

長篇之二

四簽名

福爾摩斯探案

插圖本



柯南道爾原著

程小青等譯

世界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5 8740B

序

自從奧寒柯南道爾所著的福爾摩斯探案流行到我國以後，差不多已有二三十年的歷史了。這個理想中的大偵探，不但在讀過他探案的人們的腦中，佔據了一個永久的位子，就是一般不會領略他的奇功偉績的人，也莫不知道有這一個偉大人物。換一句說，福爾摩斯的名義，差不多已成了一個敏思想，精技術的大偵探的代名詞了。這是在我國方面的情形。若在歐美各國，自從一八八七年第一案血字的研究出版以後，直到一九二五年為止，將近流傳了四十年。其他傳譯的各國不論，凡識英文的人，也幾於婦人孺子，都知道有這一位大思想家。福爾摩斯的聲譽既如此廣被，他的功績又如此受人欣賞讚美，我實在沒有再來介紹的必要了。

有人說福爾摩斯探案流行雖廣，但在文學上的位置，還議論不一。這就因人們對於偵探小說專述兇暴行徑，是否有文學價值，還有些懷疑的緣故。但我以為文學的標準，應當把筆意為憑，不應當以體裁為限。因為文學的條件，以是否能動人的情感為斷。偵探的上品，

寫幽微奇祕的事實，也能使讀者忽驚忽疑忽喜忽嘆，或對於任俠尚義的偵探而崇拜，或對於窮兇極惡的罪徒而憎惡，往往神移目眩，忘其所以而不自覺。那麼，偵探小說確有文學的價值，已無疑義。例如美國的愛倫坡按命波，就是因創著偵探小說而著名的。但他明明是十九世紀的一個文豪，他的文名和華盛頓歐文沒有軒輊。又如我國的水滸傳，也專寫盜賊們兇殺劫奪的行徑，但他的文學價值，也並不因題材而有損失。故而據我的意見，小說的文學價值，應當以文的質地為衡，決不可限以題材，或一概而論；即其他題材的小說，也應如是。道爾氏所著的福爾摩斯探案，長短共五十四種之多。合計七十餘萬言。其量已可驚人。質的方面，寫福爾摩斯和華生二人，一個思想敏捷，多智善變；一個秉性謹愿，態度誠懇。這兩個人在前後五十四案中，始終一貫，一言一動之間，便能使讀者辨識是誰。又寫巨憨的好猾，暴徒的兇殘，和受厄人的驚悸惶惑，也莫不維妙維肖，也可見得描寫的深刻。並且案數雖多，結構情

節，絕無雷同，思想筆力，實非常人可及。此外敘事的委宛曲折，布局的新穎出奇，和口語的簡練，寫景的忠實，在在都有文學的價值。這不是我個人的私意，凡注意他作品的人，大概總可以同情罷。

別種體裁的小說，大半卻偏於情的方面，偵探小說卻兼注重智的方面。福爾摩斯各案，案中情節，運用科學的地方，都有根據；推解引證，也都不出邏輯範圍。並且常說偵探案件，必須理想和事實並重，偏於一面，便不免失敗。這實在是偵探學上的名言。又說偵查時屏去不近情理的理解，近理的自然顯見，這也是偵探家所應奉爲圭臬的。此種觀察的精密，雖細小不遺；和結論的審慎，收集實據以前，不輕下斷語，也都足爲模範的偵探態度。此外福爾摩斯的秉公尚俠的人格，也足以使人感受深切的印象。所以道爾氏此項作品，既經採

入韋白司脫大字典的世界人名錄中，在文學上已有了相當的位置，而實際方面，在一般人的腦中，也必可留下一個深刻難滅的印象，所以他的作品，實在是有永久價值的。

我在發表我的上述的管見以外，還抱着一種熱望：就是希望這個理想的大偵探家，不但能在我們幼稚的偵探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引他們到正軌上來，把染污的偵探二字澈底洗刷，並且提高他們的地位，而使一般無告的小民，不致永處於黑暗之中。同時我還希望一般讀者，能引起些科學興味，處事接物，都能取一種偵探家疑問求真的態度，然後才能進一步達到研求高深的地步。若能如此，這理想的偵探，在事實上真可以大有造於我們了。

十五年五月，程小青，於蘇州。

福爾摩斯
長篇探案

四簽名目錄

第一章	推斷學的小試	一
第二章	案情的陳述	七
第三章	在沈悶的途徑中	一一
第四章	禿髮者的故事	一五
第五章	本迪邱利精舍的悲劇	二三
第六章	福爾摩斯所得的證據	二九
第七章	柏油之桶	三五
第八章	培格街的偵探小隊	四五
第九章	線索的中斷	五二
第十章	泰晤士河上	六一
第十一章	大宗阿克拉寶物	六九
第十二章	史毛爾的供狀	七四

四簽名

原名 The Sign of Four

范烟橋
范佩英譯

第一章 推斷學的小試

歇洛克福爾摩斯從火爐的架子上，拿了一瓶藥水，再從一隻軟皮篋裏，拿出一件精製的皮膚注射器來，用他瘦白的手指，把皮膚注射器放在瓶裏，吸滿了水，然後捲起左臂的衣袖，注目在肘腕中間，慢慢的注射。等到臂上已經刺了無數細孔，水漬淋漓，方纔收拾了注射器，棄掉了藥水管，坐到一隻天鵝絨的安樂椅裏，默默地吁氣，似乎有很快樂的意思。

他做這樣的工作，每日要三次，這幾個月內，我已經見慣了，他雖自己很覺得意，我總不以為然。所以一天一天的過去，我一瞧見他這舉動，心上總爲了他驚恐。夜裏睡眠的時候，我也會思慮過，以爲倘然再不嚴重的阻止他，我的心上總有些未安，我雖是再三想把傷生的道理，誠懇的感動他，也許可以成功，然而我終究不敢說一句話出來。因爲福爾摩斯性情既是嚴重而冷僻，自信力又是很堅強的。做他的朋友，約略有些責

獻，他總以爲不對的。況且他的毅力和審察事理的成效，處處可以令人佩服；所以我雖是要說，反而覺得慚愧自己的淺陋，只好退避三舍了。

那一天午後，見他注射完結了，我覺得不能再忍耐了。這一個問題，我平日不敢問他的，那一天竟說出來了。這或者是我吃飯的時候，喝了些酒，壯了膽；或是因着我心裏實在容積不下了。

我驟然問他道：「你所注射的，嗎啡麼？哥加因麼？」

他那時剛拿着一本舊書，仰起了頸子，張大了眼睛答道：「哥加因啊！這是百分之七的溶液，你要不要嘗試嘗試呢？」

我道：「不！這個那裏可以嘗試呢？我的身體因着阿富汗的戰役，還沒完全強健，用他不相宜罷。」

福爾摩斯道：「說得也對，華生，我固然知道藥性

過於強烈，用了容易添病，但是因着身體既然瘦弱，不是這東西恐怕不能振起精神。我因用得很久，就也忘記了他的害處了。」

我莊重的說道：「你應該自己考慮，嚴格計算他的利害得失。他只是能夠助腦力罷了。但可知道所以能夠助腦力，不過是刺激腦府。腦的質地很弱，暫時受了刺激，覺得神志略略清楚，然而時常這樣的刺激，腦的組織未免要受傷，以後腦力的衰弱，正是不堪設想呢。須知道我所以阻止你，因着我是一個略懂醫理的人，極愛他的朋友，所以苦口婆心的勸你，這當然不是尋常朋友，敷衍應酬的說話可比。你且記着。」

他聽了，沒有反對的表示。只是把兩肘靠在椅背上，剝弄指甲，似乎在那裏辨別我所說的對不對。

他道：「我的性情是喜歡動的，假使給我一個問題，給我工作，給我極變幻的祕密，給我極複雜的辨難，那麼我倒覺得很平淡，能够一件件把理想去探索他的玄妙。倘然吃飽了飯，一天到晚不用心，這卻大不相宜，所以寧可去掉心理的探究。當我擇定職業的時候，就有這個存心。況且做這個事業的，世界上只有我一個入啊。」

我道：「私家偵探只有你一人麼？」「是啊！我實在是唯一的私家偵探。就說是偵探界中最高，最上級的控訴所也不算是誇口。像葛萊生雷斯脫拉哀斯耳瓊同等，這一輩子，所做的事，常常不滿人們的意思。並且他們自己以為是慣常了，然而到了糾紛難解的時候，總得來求我。我因着經驗，照了途徑尋出線索來，所見往往出人意料以外，事情便立刻得了解決。可是我的旨趣既不想借此賺錢，報紙上也沒有我福爾摩斯的名字，人們以為極困難的，我總能明瞭。一件事情了結，可以安慰自己，還可以驕傲於人，酬報我的勞心勞力，已經很厚了。你是個明白人，對於祈聿生霍潑一案，你親眼目親我成功的。現在把來證明我的話，或者以為確實罷。」

我道：「對啦，我平生所見的奇事，這一案要推第一了。我已經把始末記成了一本小說，題一個奇異的名字，叫他血字的研究。」

他搖頭道：「我也看得爛熟了。你這回事，實在不敢贊同。須知道偵探是一種實在科學，萬萬不能看得輕淡。你果真把小說看待他，他的結果，和把一個幾何定理演做言情小說，或是做辯論的題目，差不多相同。」

了。」

我道：「情節離奇，事實反覺得不可盡信，我只是看做小說罷了。」

「事實和小說，究竟應該辨個明白。就是或者有些相像，也應該分別比較。凡事必定有一個真理，偵探學是根本在事實的結果，探索他的原因，只要真理的見解不錯，沒有不能解決的。」

當我做這部書的時候，意思要想得到福爾摩斯的歡心，誰知他加了一個冷酷的批評，我心裏很覺沈悶。但是福爾摩斯這個人，很自負，倘然我把稿本就止，料定總要大大的改削的。我和福爾摩斯住在培格街有好多年了，曾經暗地留心他的舉動。他在靜止的當兒，未免有些驕傲虛偽。所以我常常靜坐着，養息我的腳傷，很不願意向他多說。我的腳曾經給彈子打穿，雖然沒有成廢人，但是每逢天氣變更，骨節隱隱作痛，很覺得苦楚。

停了一回，福爾摩斯放煙在煙斗裏，一壁吸着，一壁說道：「我偵探的心得，近來漸漸及到歐洲大陸了。前一個禮拜，有一個法國人叫經辣脫的來請教我。這人你或者也認得，在法國偵探界裏，可算得後起之秀，他

的資質既然好，識力也不差，可惜造詣太淺，逢到疑難案件，常苦沒有實在學識去應付。那時他所請教的，是一件遺囑案，極有趣味。我因告訴他兩件相似的案情：一件是一八五七年，我在力茄所偵探的；一件是一八七一年在聖路易士所偵探的。經着我一番解說，他的疑惑便都消滅，案情的真相，就水落石出了。今天早晨，我得到了一封信，是我的助手寄給我的，我可以拿去看。」說着，就把一張外國式的信紙給我，我看了大概，見那信全是法文，中間很多恭維的話，「*Messieurs, es, "Comp-de-mares", "Tour-de-force"*」一類的字有三處。

我看完了笑道：「這好似小學生恭維他的老師了。」歇洛克福爾摩斯輕輕說道：「對啊！恭維得太過分了。他的偵探的能力，雖是沒有到家，可是偵探所需要的，已經有了三分之二，有了推斷力，有了觀察力，只欠缺學力罷了。其實只要他求學心切，學力也並非難事。他現在正想翻譯，要想把我的作品，譯做法文呢。」「什麼？是你的大作麼？」

他笑道：「我有許多著作，豈你也沒有知道麼？這部書所記載的，不是理想，專取事實。例如煙灰辨識一

節，說煙草的多，就雪茄，紙煙，斗煙三種，已經有一百四十類；灰的辨色，各有彩圖，另外還加着精當的解釋。在偵探的時候，一些煙灰，也可以看做全案的導線。譬如一個殺人的兇犯，倘然能夠斷定他的煙灰是印度煙，那麼，追尋的時候，範圍就減小了。並且煙灰的辨識，也很容易。閱歷多的，見了志列次拿泊牌煙的黑灰，和「鳥眼」煙的白灰，好似疏菜和馬鈴薯，可以一望而知的。」我道：「你有過人的天賦，所以精明如此。」

「關係既重，實在不能不如此。我的作品中，還說腳印的辨別法。但是腳印容易湮沒，所以再說一種石膏保存法。其餘像手指印，雖是痕迹極小，可是石工，水手，木匠，礦工等一類的人，職業既然不同，手指印也各各不同。所以我也畫成了圖樣，詳細解釋，使做偵探的，有了依傍，對於無名屍體的辨認，和探索罪犯的行蹤，極有益處。但是我瑣瑣碎碎的對你說這些話，你可要疲倦了麼？」

我回答道：「非但不疲倦，並且很快意。我把這些話證明你以前探案的事實，還能够身歷其境，眼見你的成功，豈不是幸運。但是你所說的觀察力和推斷力兩件

事的範圍，未免有些混淆。」

他把背心穩靠在椅背，竭力吸他的煙斗，濃烟縷縷，從煙斗裏出來升過他的額角。他又說道：「且把你來做一個例子。照觀察力說起來，我知道你今天上午，必定到過維克漢亞街的郵電局；照推斷力說起來，我知道你必定在那裏發出一封電信的。」

我道：「是啊，兩件事的確沒有錯誤。但我不知道你怎樣猜到的。這實在是對於我一種突如其來的感觸。我並沒有告訴別人啊。」

他道：「你雖沒有告訴別人，事實本身卻能够告訴我呢。這件事很簡單，解釋起來卻很繁複。然而就此可以分出觀察力和推斷力的界限和範圍。觀察力告訴我，你的鞋頭，有一些紅泥，就我所知道的，維克漢亞街郵電局門外，剛在修築街道，從地下掘出來的紅泥，堆積在局門外，往來不留神的，就要踏着這泥汗。這泥色卻明明和尋常所見的不同。今天上午，你既然沒有遠行，近處街道，又沒有這相似的紅泥。這是觀察力，此外便是推斷力。」

「是啊。但推斷力還告訴你些什麼？使你能够決定我發過一封電信呢？」

「這也是很容易了解的。今晨我和你對面坐着，沒有見你寫信，你的桌上郵片郵花，也沒有變動，你既然不發電信，爲什麼要到郵電局去啊？凡事，在推斷的時候，丟掉那些不能決定的，那麼，這可以決定的，就顯見了。」

我略略想了一想，又道：「這件事的情節，誠然像你所說的話，然究竟也簡單而容易猜透。我再給你一個比較略爲煩難些的試驗。你可恨我的放肆麼？」

他答道：「儘管放心說，或者因此可以免掉我第二次的哥加因注射了。凡是你所問的，我差不多沒有不願意解釋的。」

我因道：「曾經聽見你說過，人們日用的東西，過了許久時候，這東西之面，一定有這人的特別誌識。精於探事的人，可以見了東西就知道這人，和讀書一般。現在我有一隻表，是新近得的，然而表卻是舊貨，你能够看出特別誌識，知道他的舊主人麼？」

我說時把表給他，私想他是喜歡獨斷的，現在把一件不能獨斷的試驗，窘他一下。不禁有些好笑。他接到了表，起初放在手裏，掂估他的重量，後來細細看表的面。再開了後面的蓋，留心查察內部的機件。同時，從

他的衣裝裏摸出顯微鏡來精密的察看。我見他面色時時變化，忽而氣沮喪，一語不發，幾乎使我笑出來。後來他把表還我。

他道：「這件事很難，幾乎沒有頭緒可尋。因爲這表近來已經修理過，紋路痕迹都化去了。」

我答道：「是的，人家果真先修理了，然後給我的。」說的時候，私想他要自己文飾他的失敗，故意說這些話來塞責。假使我把一隻沒有修理過的表給他，大約也不過如此了。

他仰起了頭，注目在屋頂的天花板上，分明在那裏默想。他慢慢地說道：「雖是所知道的不能滿意，然而僥倖沒有完全失敗。現在姑且說說看，請你指教。我想這東西必定是令兄的，令兄又是從令尊處得來的。」

我問道：「這是從表的背面H·W·兩字上知道的麼？」

「不錯，W一字是你的姓。表裏面所刻的製造年月，離開現在已經有五十年了，經過這樣長久的時間，可知是祖先的遺物了。並且講起傳統習慣來，凡是金玉珠寶一類的東西，傳給長子的多，長子的名字，又往往襲用父親的名字。倘然我所猜測是不错的，令尊已經去

世多年了。所以我敢斷定這表必定在令兄的手裏了。」
我道：「是，還有別種說法麼？」

「令兄的行爲放浪無度，歡喜揮霍，不能創業。雖有很厚的資產，不久就完了，所以常常在窮鄉。後來到底因着飲酒過量，糊裏糊塗的死了。我所知道的，都說出來了。」

我聽了，頓然觸起舊時的感念，因立起來，說道：「福爾摩斯！爲什麼？對着人家的阿弟，宣布他阿兄的壞處？合理的麼？並且你所說的，也未必都是出於推斷，恐怕預先知道家兄的慘史，借此來欺侮我呢。果真此，你不是要自己減損自己的價值麼？」

他很和緩的說道：「華生醫生！請你恕我荒謬。我推斷了長久，偶然有所心得，便直言無忌，不料感觸了你的懷抱。但是你說我預先知道令兄的慘史，卻不敢承認，因我沒有看見這表的從前，簡直不知道你有阿兄呢。」

「那麼，你何從知道他的行爲？又何從知道這般確實呢？」

「僥倖之至！我只猜度大略如此，不敢斷定事事都確實啊。」

「那麼，你所見到的，也是憑着理想麼？」

「不！不！我決不把理想算是能力。凡事必定先有理由；倘然只憑理想，往往容易失敗。你聽了我的話，所以吃驚，就因還沒有知道我在細微的事體上，可以知道他的大事。倘然照我的理想去尋索，沒有不可以立刻解決的。現在我來說出理由來。我先說令兄的行爲很不謹慎。請看這表！不但下面邊沿有瀰痕兩處，並且四邊還有傷痕無數，這顯見這表常和金錢鑰匙一類的堅硬東西同放在一個袋裏的。這表可值五十金幣，任意亂放，不知道愛惜，那麼，這人的不謹慎，也可想而知了。況且家傳的東西，單是一隻表，已經如此貴重，若說是遺產不豐厚，也沒有這個道理的。」我聽了點點頭。

「倫敦典肆的慣例，每每當一隻表，必定把尖銳刺當票的號數在表的內部，免掉纏誤，現在用放大鏡看他，照見這類號數，前後有四次；可知令兄必定常在窮鄉。但思有豐富家產的人，還要常在窮鄉，倘然不是揮霍無度，不能治產，那裏會到這地步？再看表的裏蓋，鑰匙孔的四周傷痕有千數，七橫八豎，這必是喜歡飲酒的人，醉後開表，心神恍惚，手腕顫動，所以如此。這中間有什麼祕密奧妙可說呢？」

我答道：「這件事經過你一番解釋，祕密就像暴露
在青天白日之下一般。我方纔冒犯，請你饒恕。從此我
信仰你的心，必格外真誠了。但是我要問你，你勞心勞
力，如此專一，不是要傷生的麼？」

「不，有『哥加因』在着。我不用腦，差不多不能
過日子。並除了用腦以外，還有何種生活呢？試想在這
窗畔，看屋外昏沈的黃霧，迷迷濛濛地，街市都迷失
了，屋舍也隱沒了，不是昏悶已極了麼？人們倘然吃飽
了飯，一天到晚不想怎樣去解悶，不是要頹喪而死麼？」

第二章 案情的陳述

密司蒙斯吞慢慢的進來，舉止穩重，體態也很大
方。伊是一個正在青年的少女，金黃的秀髮飄飄地覆在
伊的額上，身體很清瘦而有秀氣，衣着也很雅潔，但是
眉睫間似乎有甚深的苦楚，一望而知是來商量案情的。
所着褐色的外衣，並沒有裝飾的東西，帽兒也是褐色
的，手上戴着手套，帽邊插着白羽，面貌雖不過是中
等，神情極溫厚可親，蔚藍的眼睛，水汪汪地好似在那
裏訴他的愁苦，格外足以引起人們的憐憫。我所見的女

醫士，試思既經有一專長，卻不去使用，又何必再要這
專長呢？人們做犯罪的事，是極尋常的，我一個人人生在
這世界，也是極尋常的，若使終究沒有益處於社會，不
是很荒謬麼？」

我正要開口回答他，忽然門上有敲門的聲音。女房
東密昔司黑暹托着一個銅盤，放着一張名片，對我的同
伴福爾摩斯說道：「先生！有一位少婦要見。」

他看了名片道：「密司梅麗蒙斯吞。我不認得伊。
密昔司黑暹！請伊上樓罷。華生！你也不要離開。」

子也很多了，經過三大洲十數大國，然而從未見有能够
在容色之間表出天然忠厚的。當伊就坐在歇洛克福爾摩
斯所招待的座位裏的時候，櫻唇微動，手也有些顫振，
不安的形狀，顯然可見。我禁不住對伊表一種深厚的同
情。

「密司脫福爾摩斯！我所以來請教的，因為我的女
主人密昔司西西爾弗來司脫曾經請你探過案，很相信你
的能力極充足，並且爲人極謙和，所以命我到這裏來

的。

他一壁想着一壁說道：「密普司西西爾弗來同脫啊，我盡力於伊的地方很少，並且記得案情也極容易的。」

「你說容易麼？伊卻不敢輕視。倘然你把前案算是容易的，恐怕對於我的案件，也要棘手了。我想世間奇怪而不易推測的事，沒有再像我所處的地位了。」

福爾摩斯竭力摩擦他的手掌，兩目直視，他那沈毅而像蒼鷹一般的面目，頓然露出異樣的狀態。他從他四坐的椅子裏，俯下他的身子，微微俯向前方。他問道：

「那麼，案情如何？快些說來！」

我恐怕在那裏旁聽，伊有所不願，因立起身來，對伊說道：「恐怕我在這裏有些妨礙，請暫時告別。」

伊驟然伸起伊戴着手套的手止住我，對我的同伴道：「貴友若能够略等一刻，或者也可以補助我一點。」

我因此從新坐下來。

伊因繼續着說道：「這件事的大概，說起來也極簡單。我的父親是軍官，以前駐紮在印度。不幸我的母親老早就去世，那時我還小襁褓。父親因着撫養多累，就送我還到英國。倫敦雖是故鄉，親戚卻很少，沒有法

子想，就到愛丁堡讀書，寄宿在一個學校裏。到了十七歲畢業。一八七八年父親就大尉的職位，請假十二個月回英國。到了倫敦，拍電喚我，說是住在蘭亭旅館，我還記得電報中間的語氣，十二分懇切。我到了倫敦以後，坐車到蘭亭旅館，司事的告訴我：蒙斯吞大尉果真住在那裏，但是已經在前天晚上出去，至今沒有回來。我在旅館裏等了一天，一點沒有消息，到了夜裏，因着旅館裏司事的請求，去報告警署。次日又在晨報中間登了廣告，他的效果卻等於零。從這天以後，凡是關於我父不幸的消息，一個字也沒有到我這裏來。我父很快意的回來，意思要想享些故鄉的清福，誰知——」

伊說到這裏，哭得咽不成聲了，伊因把兩手放在喉間。

福爾摩斯拿出衣袋中的小冊子來，問道：「失蹤的日子，還記得麼？」「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三日，距離現在幾乎有十年了。」

「他的行李在那裏？」「還在旅館裏，但已檢查過，也沒有什麼線索。衣服書籍以外，有安達門島的奇異玩具很多，這島是罪犯流徙的地方，我父親曾經做過島中的監察。」

「他在倫敦有沒有朋友？」「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人，叫歐爾托少佐。他和我父是同僚，都是隸屬孟買步防第二十四隊的。少佐退職在我父請假以前，住在上那胡街，我們也向他問訊過，他非但不知道，並且我父告假回國的事，也一點沒有聽見。」

福爾摩斯道：「奇啊！真是一件奇事！」密司梅麗蒙斯回答道：「然而這件事情的最奇怪之處，我還沒有說到。六年以前，那是一八八二年五月四日，泰晤士報上忽刊着一則不署名的廣告，說道：『密司梅麗蒙斯吞倘然能够在報上告出伊的住址，必可得着利益。』這時候我已經在密昔司西西爾弗來司脫的家裏，教伊的幼子念書。費因和伊商量，伊以為可以辦的。我就照着登報。當日就有人從郵局寄一隻小匣給我，開了開來，忽得一粒明珠，大而光澤，又是圓潔得很，但是匣子裏一張字樣兒都沒有，寄的人是誰，也沒法去探問。後來每年到了這一天，總得着一粒明珠，大小光澤一般無二，就是放珠兒的匣子，式樣也是相同的。這樣連接六年，得到了六粒明珠，可是寄珠的人的影蹤，終究沒有知道。並且這些珠子都難得的珍寶，價值很大。兩位請看，應該你們也要稱讚這珠子的華貴了罷。」

第二章 案情的陳述

伊說着，隨手開了一隻小匣，給我們看。我瞧見明珠六粒，寶光照耀，實在是我平生所沒有見過的。歐洛克福爾摩斯道：「你的話，很覺有味。可還有沒有說盡的話麼？」

「有的，這就是我所要和你商量的。今天早晨，我又接得一封信，你可以拿去看看。」伊就把那信箋授給福爾摩斯。福爾摩斯道：「請連信封一起給我。」

伊照着他的話，給了他。福爾摩斯一覽讀信，一覽說道：「郵局的油印，倫敦西南；——日期，七月七日。——哼，——這一個大拇指印從那裏來的，——或者是郵差染污的。紙張很好，信封每個須值六便士。他喜歡用精美文具的。但沒有發信地址。——今夜七點鐘，請到來修劇院門外，左邊第三石柱的旁邊等我。你是一個受着委屈的女子，現在應該把公義來表白了。你心上倘然不安而懷疑，來的時候可帶兩個朋友。但是不可和警察同來；來了事體必然失敗。你的沒有見面過的朋友諱白。」密司蒙斯吞，你要去麼？還打算不去麼？」伊道：「這就是我所要和你商量的。」「你和我商量，我以為必去。信上說的兩個朋友，我也已替你早預備好了。」他指着我說道：「華生醫士，就是一個。」

伊問道：「不知道他也肯幫助我麼？」說的時候，意思十分淒楚，似乎極希望我立刻答應伊。我急道：「我若能盡一點力，榮幸極了。」

伊答道：「我很感激兩位高義。我從小就遇到艱難，苦痛不能伸訴，不想在陌路人中間，卻得到兩位的仗義。我在六點鐘到這裏來，和兩位同去，好麼？」

福爾摩斯道：「不宜再遲了。並且我還要問一句，那寄珠兒來的封套，字亦和這封信相同的麼？」

伊道：「……」也帶來的。」伊隨把所帶的六張舊紙給他。

他道：「你思慮很周密。凡是委託我探案的，確應該這樣的。」他把各張紙件放在桌子上，一件件細看。又道：「封簽筆跡，和這信顯見是一個人的手筆；雖是竭力自己遮掩，然而那。字的一踢，字末的圓轉，正是相同。這怎好能不說他是一人手筆呢？密司蒙斯吞，這種筆跡，和令尊的手筆可相像麼？」伊道：「不，一點兒不像。」

「我也料到是不像的。現在已經三點半鐘了，六點鐘再來。紙件留在這裏，讓我再考究一回。」接着，又說法國話道：「再會！」

我的同伴也說着法國話道：「再會！」伊的敏銳的溫和的視線，向我們遍視了一下。接着便將伊帶來的珠子盒子重新放在胸口，匆匆走了。我呆立在窗前從後面見伊的情影緩緩地下階。直到伊的褐衣白羽雜在人叢裏辨不出為止。

我迴過頭來，對福爾摩斯道：「這女郎真是活潑之至。」

他已經重新燒了斗煙，合離他一半的眼險，疲倦似的望在椅上。他含糊答應道：「對。我沒有見。」

我道：「你真像一部自動機，又像一部計算機。凡是人們性情所有的，有時你竟沒有。」

福爾摩斯微笑道：「你就外貌取人，所見已經偏袒了，我萬萬不敢承認是正論。須知道人們把案件來和我商量，這個人不過是一個單位，也就是全部案件中的一份子。必須等案情已經明瞭以後，照着品性的好歹去論斷，這個人的善惡。方纔可以見到。現在可把兩件事來證明，我平生所見的第一美婦人，曾經陰謀詐取保險金，和毒殺伊親生的三個兒子，末後受着絞刑。還有一個男子，和我素來熟識的，外貌極醜陋，存心卻很慈善，曾經把五十萬金，周濟倫敦的貧戶。你想人可以貌

相的麼？」

「雖然，伊——」

「不要把『雖然』兩字做例外的簽釋。世間定例，差不多沒有例外的；有了例外，就是自己破壞定例。現在姑且談別的問題。你也曾經研究過筆跡的道理麼？試看這信！你可能斷定寫信的是怎樣的人？」

我答道：「筆法秀麗而有規則，大約是一個有聲望的商人的手筆。」

福爾摩斯搖頭道：「試看他上面長字母，出格極少，d字和a字幾乎相等，i字和e字也幾乎相等。凡是有聲望的商人，寫信必定很謹慎，就是潦草，長短字母，總有不同的式樣。並且這人所寫的k字，也很歪斜，各個大寫字目，都是杜造。那一定不是有聲望的商人了。我現在要出去了。或者可在外邊探聽消息。」

第二章 在沈悶的途徑中

這時候是五點半鐘了，福爾摩斯方才回來。他的面色很得意，和他出門時候的沈悶憂慮，完全不同。

我旋了一杯茶給他。他一壁喝，一壁說道：「這件

又隨手拿起一本書，對我說道：「這是李德氏 (Win. Wood-Read) 所著的成仁記 (Martyrdom of Man)。你可以看着，消磨這個長日。我在一點鐘以後回來。」

福爾摩斯去了以後，我靠窗翻看這本書，可是心思不定，那少女的音容笑貌，和伊所受的困苦，都盤旋在我的方寸。我想伊十七歲就沒有父親，今年應該二十七歲；孩子們的脾氣沒有了，世間的閱歷也漸漸的充足了。我坐着只是默想，一顆心不知不覺漸漸到了幻境，後來忽然想到了危險的境界。因此，急急立起來，在桌上拿一本新出版的病理學，細細的讀着，借此遏制。我是誰？一個軍醫罷了，左腳受了傷，銀行裏的存款又少，怎好存這般妄想？這女子是案中的一個主顧，我實不應該存念。假使我將來的運命要陷於黑暗的，那麼，與其在幻想中聞求光明，還不如安心在黑暗裏倒好些。

事很容易啊，一點沒有神祕。經過了一回解釋，就能够明白了。「什麼？你已經得了真相麼？」

「只得到一點頭緒罷了；得了頭緒，真相也沒有得

不到的道理了。不過這頭緒必須條分縷析的解釋，那麼，真相方能發見。方纔我在舊的泰晤士報裏，尋着一條訃告，說是：『前孟貴步防第三十四隊歐爾托少佐，在一八八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疾終上那胡街住宅。』

「我遲鈍極了，福爾摩斯！不知道這訃告和這案件有什麼關係？」

「你還說沒有關係麼？奇啊！我來解釋這個理由。

當蒙斯吞大尉從印度回來，倫敦既是朋友極少，和他往來的，必定是歐爾托少佐。後來大尉失蹤了，歐爾托雖說不知道，豈能推脫乾淨。四年以後，歐爾托死了，不

到一星期，蒙斯吞大尉的女兒，就從郵局裏得到一個寶物——明珠。從此六年中間，每年總有這麼一粒；現在並且給伊一封不署名的信，說明伊是一個受委屈的女

子。試問除掉伊父親突然失蹤的一件事以外，還有什麼委屈呢？並且歐爾托死了沒有幾天，就有寶物寄給伊。

倘然不是蒙斯吞和歐爾托兩人，有重大的祕密，歐爾托的兒子深知中間的因果，要想借此彌補先人的罪惡，怎麼有這些事呢？你對於這一席話，可還有不同的見解麼？」

「這事奇怪極了。他不在六年以前寫信，卻在今天

寫信，又爲什麼呢？信裏又說：『現在要把公義來表白了。』試問多年舊案，死的死了，失蹤的失蹤了，還有什麼公義呢？說是伊的父親還生存麼？於事理決然不能相信。說是不生存了麼？公義也無從表白。」

歐洛克福爾摩斯想了一回，說道：「這中間還有疑竇哩。或者今天晚上走了一趟，可以完全知道這裏面的祕密了。啊！窗外有一部四輪車，密司蒙斯吞來了。你已經預備了麼？這時候已經過了六點鐘。我們速即下樓，不要再說閒話了。」

我拿了帽兒，還帶了一根最粗重的手杖做防衛。福爾摩斯也從抽屜裏拿了手鎗，放在衣袋裏，似乎料定今夜的结果，必然要用武的。

後來我們會見了伊，就一同登車。那時伊穿的是黑色的衣服，姿容雖好，面色卻十分慘白。我想假使伊沒有這件事，伊活潑沈毅的狀態，當然不是尋常女子所及。因爲現在雖遇到了這樣奇怪神祕的事，伊的自治力和自制力，還是沒有減少。在車廂裏時，歐洛克福爾摩斯有所詢問，伊回答得非常明白。

伊說道：「歐爾托少佐和我父親很親熱，我父書信中間總稱讚少佐的，因爲我父和少佐既是同屬在一個聯

隊，又會同在安達門監督罪犯，往來很長久，就不知不覺的成了知己朋友。我又在我父書桌裏，尋出一張紙兒來，竟沒有人能够解釋的。這紙雖是和此案未必有關係，你們大概很喜歡看的，所以我也帶了來。」

伊把紙兒給福爾摩斯，他鋪在膝蓋上，拿出放大鏡來仔細看了一遍。

他道：「這紙兒是印度的土產；角上有細孔，是以前曾經釘在板上的。紙上所繪的圖，是一所大屋，廳堂臺榭，長廊，甬道，多至無數。中間一點，有紅墨水所畫的小十字形，上面再用鉛筆寫『自左三·三七』，顏色已經退了。紙的左角，是一個奇怪的圖形，四個十字形聯合成功的。圖的外面有四個人的簽名，他的名字是約納生史毛爾，諷罕默德心淡，阿勃度拉罕，達司德阿克白。字跡都是很粗陋的，不像是上等人手筆。嘻！我竟不明白了。但是形跡如此奇異，必定是案中要件。並且這紙兒正反面都潔白無二，可見平時摺疊也很留心，定是夾在日記簿裏的。試想倘然不是要件，爲什麼常常放在衣袋裏呢？」

「這紙兒確是在他的日記簿裏。」

「密司蒙斯吞，希望你珍藏好這紙兒，將來或者有大用。我起初以爲這案件很容易解決，現在卻覺得一案

中間，也許還有別案，比我所料的更複雜幻祕了。我現在不能不作再進一步想哩。」他說完這話，閉目靜想，端坐着不再開口，我趁此和伊閒談。雖不知道這回的結果究竟怎樣，姑且胡亂揣測，做我們的談話資料。隔了一回，我的朋友，福爾摩斯，始終沒有開口，我知道他的心已經深深放到案情裏去了。

這天是九月的傍晚，太陽將要下山了，路上走過的人漸漸的稀少。雖還沒有到七點鐘，極濃的迷霧，已經籠罩這倫敦城，成了黯淡的光景。地上污泥既多，天上陰雲又重重的下壓，似也表示十分慘傷。從施屈思大衛下去，路燈黯淡，光兒小得像豆一般，照街上，閃閃地成了圓形，十分可怕。兩邊店鋪，點燈也是黃色，透出玻璃窗來，和空氣動蕩。人們經過這樣的光線之中，不問他的心上快樂和憂愁，在我看去，都覺得慘怖得很。忽然從黑暗至明亮，忽然又從明亮到黑暗，正和世間升沈的遭際一般程序。我的性情本來是很堅定而不易給各物屈服的，但是所到的境界，既如此沉悶，所逢的事，又是如此怪誕，也不禁有些毛骨悚然了。我聽那密司蒙斯吞也是這樣。祇有福爾摩斯的強毅氣象，卻仍沒有減少。他拿出一盞懷中電筒，把所帶的小冊子放在膝

上，時時在那裏書寫。

後來到了來修劇院，見兩邊入口處，擁擠得很。那車兒馬兒，真像游龍流水一般，到了門前，都停止了。男子露出他雪白的襯胸，女子披了肩衣，加着金剛鑽的裝飾，從車中出來，好似運貨車急急卸下所載的貨物。那時我們也下了車，雜在人叢裏一起走。剛走到第三根石柱，忽見有一個短小精悍的人，他的裝束像車夫模樣。

那人招呼道：「你們和密司蒙斯吞同來的麼？」

伊答道：「我就是密司蒙斯吞，這兩位都是我的朋友。」

那人就抬起他灼灼的怪眼，向我們逼視，並且又聳動他的兩肩，好似一隻猛犬。他問道：「請你恕我。我要問兩位中間，可有警官在着麼？」

伊答道：「我踐約而來，怎好和警官同來呢？」

那人不答，弄他的嘴唇，做吹叫的聲音，就有一個街上的無賴，聽了聲音，趕一部四輪車來。那車夫開了門，請我們上車，那短小精悍的人，也就跳上了車夫的座位。我們還沒有坐定，車夫已經舉起了鞭兒趕馬了。那馬走的很快，發狂似的不肯受他的拘束，車子就十分

顛震，穿過濃霧的街道前進。

那時我們所處的地位既很奇怪，又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我們所幹的究竟是什麼事呀？這人招呼我們去，或者把我們當做玩物；或者含着善意，要把伊父親所受的委屈報答伊。但不至全案真相的畢露，我實在不能猜測了。那時密司蒙斯吞坐在車廂裏，驚恐得什麼似的。我因把前年在阿富汗親身經歷的冒險故事告再伊；一天深夜，一隻老虎走進幕帳裏來，我立刻放一響雙管的鎗轟死他；我並竭力揣摩當時的神氣。然而伊聽了，雖也嘆為奇聞，心思仍舊沒有安定，也不很注意我。我也覺得心和口有些不相應，嘴裏雖講冒險的故事，心上仍舊像轆轤的急轉，不能脫去幻境，所以所講的也減色不少。當我們上車的時候，車兒所走的方向還能够辨識，後來迷霧格外濃厚，我在倫敦的經驗又是很淺，不多一刻，早弄得不知所之，我所知道的，但覺過去的時間已經很長久了；路程當然也很遠了。但是馬蹄聲得得，車兒出入大路或小街的時候，福爾摩斯仍舊正襟危坐，注目在車窗以外。

他喃喃說道：「這是魯其司德街，——這是文新街。現在我們走出伐克司嚇爾梅路了；將近要到休梨路

了；——是啊！我所見的不錯，現在又在橋上了，水光閃閃，你們也照見了麼？」

我們從車窗中望到外邊，果然照見泰晤士河平鋪石橋下，又平又闊；那停泊在兩岸的船上，還隱隱發出黃色的燈光。但是車兒行得很快，眼光剛射到水上，身兒已經到了橋的彼岸了。

我的同伴繼續着說道：「這是溫德華司路，——柏里奧里路，——拉克嚇爾街，——史托克威爾區，——洛勃脫街，——夸爾德哈盤街，——嘻！這地方漸漸冷僻了，似乎不是上等人所住。爲什麼招我們到這裏來呢？」

我向窗外探視，見那地方既是幽寂，兩邊灰色的舊屋很整齊的排列着。間或在轉角的地方，酒樓茶肆的中間，還有燈火射出來。但是也陰森可怕。心想這等荒涼冷僻的地方，平時倫敦人都看做禁地，不肯來的，現在

第四章 禿髮者的故事

我們跟着印度人進去，照着通道走下，中間陳設既是粗劣，燈火又暗淡像患病一般。通道完了，右邊有一

我們到這裏，心上不由的不十分疑惑。後來，又到一條街上，兩邊都是兩層的小樓，家家門前，各有空地，種着花草，雖是很小而極有幽趣。接着我們進了一條街，那街很長，房屋都是新建築，磚色簇新而動目。到了這裏，倫敦的都市已完，將進郊野的區域了。最後，車兒停在那街的第三家門前，我們就都下車。見新街中間的房屋雖多，有人居住的，卻只此一家；這家又是隱藏得好像沒有人住的一般，僅僅在屋旁的廚房裏，約略露些燈光出來。

我們舉手敲門，就有一個印度的守門人，答應了開門。那人穿着白色的衣服，非常寬大，腰帶和頭布都是黃色。我暗忖一家三等的住宅，有一個印度人守門，也有些不稱當。那印度人一走出來，就說道：「主人等候長久了。」沒有說完，已經有人在裏面高聲喊道：「客人來了麼？快些請進來！不要耽擱！」

扇門，印度人推了一推，門便開了，有黃色的燈光，從門裏射出來，撲到我們的身上。光之中間，立着一個瘦

小的人，身材很長，頭髮紅色，鬢曲着好像刺蝟。披到肩頭；頭頂上已禿，有些兒光亮，突出於紅髮的中間，極像一座濯濯的山巔，從深林中蠶透出來。他的神氣十分奇異，似乎是滑稽而喜歡多辯的。站立的時候，常把兩隻手互相摩擦；面色有時笑有時憂愁，沒有一刻靜止的。老天再給他一張下垂的下唇，黃色而不整齊的牙齒，盡行暴露在外面，醜態可笑。他要自己掩飾，常常把一隻手放在鼻下嘴唇間，然而他的醜陋仍舊不能掩去。他的頭頂雖是禿着，年紀卻不甚大，猜起來大約在三十多歲。

我們進了門，那禿髮的就對伊說道：「密司蒙斯吞，我願爲你執役。」又對我們說道：「我願爲兩位執役。請諸位進來。這屋子雖簡陋，陳設卻是照我的意思的。倫敦的南郊，荒野極了，有了這樣的點綴，或者可算在沙漠中間，得到一片膏腴之地了。」

我們到了屋內以後，四面看了一遍，也禁不住駭異起來。因爲起初沒有料到這個幽寂的屋內，陳設竟十分華貴；正像一粒最美麗的金鑲鑽，丟棄在頑石破鐵中間了。屋中許多東西，都不像尋常人所有的，錦帳繡幔，四壁都生光采，圖畫和東方古磁器的一類，也着實不

少。地毯是黑色和琥珀色的花紋，又厚又厚，踏在上面，好像踏了青苔和草茵，另外還有兩張虎皮平鋪在上面。屋角放一張桌子，桌子上有一隻大水煙筒。屋頂點一盞燈，是銀質鳩形的，從高的地方用金練懸掛着，幾乎看不得親切；點的時候，明亮的光彩四邊着射，並且有異香，都是東方奢侈的東西。

我們坐定了，那禿頂少年一壁笑，一壁說道：「我是密司脫薩丟司歇爾托。這是我的姓名，你當然是密司蒙斯吞了。兩位是……？」

女子答道：「這位是密司脫歇洛克福爾摩斯。這位是華生醫士。」

他聽了，忽驚喊道：「你是醫生麼？那真求之不得。不知道你可帶着聽診器麼？我很疑惑我的心房血脈，或者有些損壞。動脈自信總算完好。你倘然能够聽聽我的心，感激得很。」

我依了他的話，拿出聽診器來聽他的心。覺得心血搏動和平常一般，一點沒有病狀。但是這人從頭到腳，都在那裏顫動，似乎住在恐慌的中間。我就對他說道：「你的心房血脈，運動很適當，沒有病象。請不要擔憂。」

他道：「密司蒙斯吞，恕我冒昧，我常常遇到不幸，性情既不能忍耐，又不舒快，故而就疑惑心房有病。現在幸而聽說沒有病，我真快樂極了。因此，知道世間的事情，第一須把忍耐去對付。倘然令尊也能够自己克制，不使他自己的心裏受那挫傷，他至今還可健在咧。」

我驟然聽了薩丟司說這冷酷的話，又裝出極平淡安詳的態度，心上不禁火冒，幾乎要撲到他面前。密司蒙斯吞坐着，面色十分慘白，嘴唇也沒有血色。伊說道：「我心裏固然知道我父親已經去世了。」

他道：「這事極詳細，我能够盡行告訴你，並且能够替你伸冤；就是家兄白沙洛或者反對，我也終究要做的。現在你和兩位同來，我心上很快活，因為兩位同來，非但可以保護你，並且可以證明我的言行。我們既然有了三人，已經足夠和家兄白沙洛抵抗了。凡事應該我們自決，不必再有什麼官警來參與了。倘然這件事經了公衆知道，家兄必定要感到困難。」他說時坐在一隻低榻裏，眼瞧我們，等我們的回答。

福爾摩斯道：「既然如此，無論如何，我終不宜布這回事。」

我也點點頭。

他道：「很好，很好！密司蒙斯吞，要喝一點香梯麼？還是『托開』麼？可惜我沒有好酒。」伊搖頭推卻。他又道：「不要麼？那麼，也討厭煙草麼？我的腦力弱，不是吸煙，不能壯膽，所以把水煙筒看做無價的養腦劑。然而這煙出產在東方，還沒有什麼惡味，諸位大概不會阻止我罷。」他自己拿了水煙筒，裝了煙吸着，勃洛勃洛地響着。這時候我們環坐成了半圓形，頭都傾向到前方，各自把手支撐着面頰，靜候他的說話。他坐在中央，禿頂的油光，偶然轉動，便和燈光照耀；身體既是瘦小得奇怪，他的滑稽善辯的態度，也時時流露出來。

後來他說道：「當我寫信給你的時候，起初要想把住址告訴你，後來恐怕你們不明白，就和警察同來，所以不說明。我吩咐一個僕人叫威廉的，坐了車兒去迎接。我預先叮囑他，倘然碰見了警察，就不必迎接他們來了。這就為免掉煩惱起見，不得不如此，料想諸位一定能够原諒。我的性情喜靜的，很不願意和粗俗的人，——和熱鬧場所的酒肉朋友們交接。所住的地方也是十分冷靜，獨是喜歡美術、雕刻、繪畫的作品。但是這也

是我的弱點。我這個身體，此刻好似在美術陳列所裏了。」

密司蒙斯吞道：「密司脫歇爾托，這時候已經不早了。你招呼我們過來，請你把要告訴我們的，簡單的說出來，不要再來雜閒話了。」

他答道：「這事終究要廢些時候的。我們應該同到上那胡街，訪問家兄白沙洛。倘然家兄不像以前的固執，這事就容易辦了。我雖不懂事，但是凡合乎公理的事，必定盡心去做。現在我對於這事，覺得所見的沒有錯誤；家兄卻竭力拒絕，所以昨天晚上，我們兄弟倆竟至互相惡罵，家兄怒極的時候，他的暴躁的形狀，我們所想不到。不知道這時候他的憤怒可能減少一點呢？」

我道：「果真要到上那胡街，請快一點罷。」

薩丟司歇爾托笑得耳根子也紅了。他又說道：

「不！我倘然驟然和你們去見，家兄一定要罵我魯莽，或者野蠻的舉動。所以我們在不曾見他的以前，必須先明白我們間的關係和地位。這裏面還有幾點我也不明白，現在先把我所知道的告訴你們。我父親約翰歇爾托少佐，從前會駐防印度。十一年以前，退休了還到倫

墩。他的資產很富，搜羅了東方珍貴奇異的東西，多得數不清，還有許多印度僕人，也帶來使喚。那時他景況很好，就在上那胡街買了一所大屋住着，稱他本迪邱利精舍。至於日用的奢華，更不能形容了。我和白沙洛是雙生兄弟；我父親所生，只有我們兄弟兩個。當蒙斯吞大尉回國後，忽然失蹤的時候，我們倆還小，然而因為大尉是我父親的密友，我們見了報紙上的消息，很覺奇異，常在我父親跟前，討論這一回事。我父親或也和我們一樣，作種種的猜測，好似要想探尋他的秘密。誰知道這秘密的，只有我父一人；人們所不知道的，他卻完全明瞭。但是這種秘密，我父始終沒有說明過。只有一件事，很覺得奇怪，就是我父親平時不敢單身出門了。我父自從住在本迪邱利以後，就出重價用健者兩人，做他的保護。內中一個叫威廉，是倫敦有名的拳術家，就是今天替你們趕車的。我們見我父常在恐怖中間，雖不明白所以恐怖的原因，可是他平生的行事，已經給我們斷定，一定是有什麼秘密無疑了。我父對於裝木脚的人，尤其加意戒備。曾經有一次，我父忽然把手鎗打一個裝木脚的人。那人受了傷，總算沒有死，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個商人，來查對帳目的；我父因重重給

了一筆傷費，方纔了結。從此以後，我們兄弟倆常常私下議論，說：『父親儼然不是發瘋，怎麼如此？』誰知我們說他發瘋，那正是做夢呢。一八八二年的春間，我父忽然接到一封信，從印度寄來的。他將信拆了開來，神色大變，身體發顫，牙齒發震，幾乎要昏倒了。這時候我們父子三人，正在吃早飯。我們望見信上的字跡潦草，屈曲好像蚯蚓，並且沒有幾句話，但信中的語意怎樣，卻沒有知道。我父有脾脹的病已經好多年了，這回，病勢頓然加添，一天危急一天，到了四月的盡端，醫生便斷定他不行了。我們就到他房裏去，聽他最後的遺囑。到了裏面，見我父伏在枕上，呼吸很急促。他先吩咐我把房門鎖上，然後分立有病榻的兩旁，握着我們的手，一壁喘息一壁說話，似乎痛楚得不堪。他說道：『我將要去世了。可是有一件事，心上很抱歉，就是那蒙斯吞大尉的孤女。我家所藏的寶物，大半是大尉的；我用強力去奪來，實在是平生的大罪。我既經把這些東西奪了過來，又覺得累墜而沒有用處；我素性是愛寶物的，所以也不捨得分送別人。不明白事理，卻只想收藏，我委實愚笨極了。那邊藥瓶的旁邊，有一串明珠，你們應該瞧見了。這珠兒我早想送還給密司蒙斯吞了，

然而想了幾回，總捨不得。我望你們繼續我，把所藏的東西分送給伊，贖我的罪。但是我的一息呼吸不斷，總是不忍見這些寶物落在別人的手裏；就是這一串明珠，也應該等我死了以後，方始可以送人。總之，我既是活着做了惡人，現在雖已知道是惡，仍舊要做惡人而死了。』略停一停，他再繼續說道：『我要把蒙斯吞大尉死的狀況告訴你們了。大尉素來有心病的，平常不肯告訴別人。因為我們倆友誼極好，只有我一人能夠知道。當我們在印度的時候，意外得到了大批寶物。在我退職的時候，就帶還倫敦。等到大尉回倫敦的那夜，一運乘火車來看我，我家老僕拉爾周達開門請他進來，現在這老僕也已死了。大尉既和我相見，就想把所收藏的東西彼此均分。我也很贊成，只因着分派的成數，意見不同。我們起初各持一見的辯論，後來破口大罵，大尉怒極，就從坐椅上跳了起來，要揮拳打我的樣子，不料在這時候，他的心病忽然發作。剛離坐椅，就把手捧住他的身體，狂喊一聲，面如土色，跌倒在地上。那時他的頭恰正和收藏寶物的鐵箱相撞，我走過去撫摩他，他頭上受了重傷，已經死去了。這時候我驚嚇得不知所措，只靜坐着細想。起初想家裏不幸有了命案，應當報法

庭，後來恐怕這件事一經宣布，大尉的死，既是由於我們兩人的爭執，而且頭部有傷，沒有人做證明，那麼，官廳倘然把謀殺的罪責我，我還有什麼話說。況且兩人所爭執的，是寶物，這寶物的來源，實在有嚴守秘密的必要。假使我把這件事告官，官把寶物的來源問我，不是我自己走到法網裏去麼？想了長久，驟然記得大尉來的時候，曾經說今天的來，沒有告訴別人，人們自然也不會知道的。既是這樣，我就是把這件事秘密起來，別的人也無從來質問我的。正在這時候，我偶然仰起頭來，見老僕拉爾周達剛立在門邊，推開了門，暗暗的進來。他偷偷的對我說道：「主人，不要怕，打死這東西，沒有人知道的。不如藏去他的屍首，那麼，萬事都了結了。」我道：「我實在沒有打殺他。」拉爾周達搖頭微笑道：「主人！這件事我聽得很清楚，起初爭鬧，後來打架，聲音從這裏出來，早進了我的耳管。主人何必再要隱瞞呢？然而我的兩片嘴唇，正像加着火漆印，決不會宣傳出去的。這時候家裏的人都睡着了，我們倆速即合力藏去這個屍首，遲了恐怕有變。」那時我想老僕尚且不信我不是殺人犯，到了法庭上對質的時候，還有什麼可辯呢？因此，決定和拉爾周達二人，當夜合力

藏去大尉的屍首。於是過了幾天，蒙斯吞大尉失蹤的消息，已經鋪張在倫敦的各家報紙上了。現在我已說明這事的始末，你們當然能够明白我的罪惡，不在大尉的死，卻在乾沒他的寶物。我現自知不久在人世了。我死以後，你們可以均分所有的東西，把一半給大尉的孤女，你們走來，我告訴你們。那寶物就藏在……」話未說完，我父的容色驟變，眼光兇惡，兩顎震動，狂喊道：「快趕去這惡賊！天啊！天啊！快趕去這惡賊！」這種極淒慘的聲音，至今還在我的耳邊。當時我們聽見了，向四周看着，一點沒有什麼。更依着他眼光所注的地方看去，見玻璃窗外，隱隱有一個人面，白色的鼻子和玻璃相觸，面部有鬚而多毛，兩眼閃動，兇光四射，似乎要來逼我們的父親。我們立刻走出去驅逐，到了窗口，那人已經去了，等到回進來看我們的父親，頭已下垂，脈搏已經停止，從此竟一去不返了。這天晚上，我父親就棺殮了。我們走過園裏，要尋那怪人來去的蹤跡。沒有多少時候，我們便得到一種發見，預料他們不止一人，必定在附近設立了秘密機關，合力來謀算我們的父親的。因為第二天的早晨，我父的房裏，窗戶忽而洞開，箱籠都翻得凌亂，可是沒有失去一件東西，我們

莫名其妙，來的人是誰，也無從猜測。我和家兄，因此想到我父生前，一定有什麼祕密的罪惡，這個祕密至今還沒有破露呢。」

薩丟司歐爾托說到這裏，略略停頓，舉起手裏的水烟筒來，連吸幾口。我們三人，聽了這奇怪而出乎尋常的故事，精神都給他吸住，默坐着一句沒有話說。密司蒙斯吞聽見他父親死時的情狀，格外悲傷，面色慘變，幾乎暈倒。我從桌上的一個意大利式玻璃瓶裏，旋了一盃子水，給伊喝着，方始漸漸的振作。歐洛克福爾摩斯把背靠在椅上，眼臉下垂，灼灼的目光，只露一半；這因為他的精神已經深深地進了案情中間，所以神色也有了變動。我看他的狀態，想起他平時常愁着沒事勞他的心，現在既已有了這案件，正好舒服一點了。薩丟司看了我們一遍，見三個人神色各各不同，面色很得意，似覺得他講了一件故事，居然使三個人都很出神傾聽，他也足以安慰，驕傲了。

後來他一壁吸他的水煙，一壁繼續說道：「我們兄弟倆既已聽見了我父親有寶物的話，都受了激動，心想所收藏既然很多，應該到地窖裏去尋。我們把園裏各地掘開來，盡力搜索，經過了幾個月，終究沒有頭緒。我

們一想起我父正要把收藏寶物的地點告訴我們，說話已經到了嘴唇邊，忽然給那惡奴阻住，真是忿怒得幾乎發狂。又想到一串明珠，價值已經不小，倘使得了全部的寶物，幾萬金的資財，當然立刻可以到手。然而這一串明珠，當時也是各有意見。家兄的做人，有些父風。他覺得珠子的價值既然很貴，就有些戀戀不捨。並且恐怕這珠子一經脫手，或者另外惹出禍來，釀成不良的結果，所以屢次和我辯論。我總把先人的意思竭力抵抗他的說數，爭執了好久，方始做到在報紙上登一則廣告，徵求密司蒙斯吞的住址，後來又照了一定的時間，寄一顆明珠給伊。這一片苦心，既是要了先人的宿願，恐怕伊有所需用，所以時時的救濟伊。

我的同伴道：「你這個舉動很好。」們十分感激你的盛德。」

那矮小的人，舉起他的手來，揮着道：「我既然有了這種見解，雖是家兄不贊同，料想諸位必定十分相信我們了。我們兄弟倆資產極富，我既不想積蓄，就也不想增多。又因着世間女子像密司蒙斯吞這般苦痛，倘然有良心的，決不忍淡漠而不問。所以寧可和家兄抗辯，以求我心上的安適。當時我們二人爭執十分劇烈。我不

願意再和家兄同住，發狠獨造了一所住宅在這裏，帶兩人在身邊，一個是威廉，一個就是守門的印度人。我們已在這裏住了好多時了。昨天，方始得到一個緊要的消息，說是我父所藏的珍寶，已經給家兄尋着。我聽了很歡喜，因立刻寫信給密司蒙斯吞。我在昨天晚上去見家兄，告訴他必須和密司蒙斯吞均分的理由，家兄不肯，弄到鬧起來。現在我們同去，預料家兄必沒有相當的禮貌對待的。」

薩丟司說完了，我們三人都默坐着思慮，福爾摩斯第一個立起來。

他道：「這件事從頭到尾，先生所做，極豪爽而有俠氣。這中間的祕密，你雖至今還沒有完全知道，但等我們偵探出來以後，也許可以報答你萬一罷？但是密司蒙斯吞不慣常夜深奔走的，假使我們果真要到上那胡街去的，請快一點去。」

我們的新朋友就放下了他的水烟袋，到錦幙的後面，披上一件長厚的外褂。那褂子的領頭袖口都是皮做的，鈕緊了不能通風。帽兒是一頂兔皮軟帽，他翻下了左右的帽簷，那時外面的風很冷，實不能不保護得周到一點。

這時候車兒已經等在門外，那車夫早就得到了主的命令。我們剛走上車，車夫並不問話，便揚鞭快走，車輪軋軋的聲音，就不絕的送到耳邊。但薩丟司歇爾托的談話的聲音，卻還高出車輪聲的上面。

他說道：「家兄白沙洛也很聰明，諸位要知道他怎樣的得到寶物的麼？他尋遍了園地，既是不得頭緒，就想寶物不在園裏，必定在屋內。因此屋內空隙的地方，倘然有這一方的容積，他都加搜索；沒有，再計算全屋的面積，查察中間可有複壁。末了，方始算得屋高七十四尺，一層層各室的總高，和各層相互的距離，總計不過七十尺，餘下四尺，卻不知道在那裏。猜度起來，寶物必定在這一部分。他因把最高的一層，拆去天花板，果然照見中間有一個小小的閣樓，這閣樓封鎖已經長久了，家裏人沒有能够知道的。閣樓的中央，有一個小棚，把兩根木頭攔起。他將棚弄下來，開開來一瞧，寶物都在那裏，計算他的價值，大約值五十萬金鎊。」

我們三人驟然聽見這五十萬金鎊的數目，不覺互相驚訝。我想現在的密司蒙斯吞，祇是一個自食其力的女教師罷了。果真能够把五十萬金鎊的半數分給了伊，一眨眼，就可以做倫敦最富有的繼承遺產的人了。做伊的朋

友，聽了這樣的消息，怎麼不快活？然而我當時的情狀未免爲私心所制，現在說出來，覺得很慚愧。我心上陡然像有一種橫梗的東西，峭峯雖還勉強對伊作敷衍的祝頌話，但我的頭已俯下了，好似遭到了不幸。以後我那新同伴所說，我聽了不十分明白，因爲心思不屬，聽了也不入耳。一回，薩丟司又說：他的身體多病，着實受累，因從小皮篋裏，摸出幾張祕傳而不可靠的藥方來請我評量。我模模糊糊答了幾句，深望他能够忘懷不憶。

第五章 本迪邱利精舍的悲劇

當我們到這冒險歷程的終點的時候，已近十一點鐘了。地方既是冷靜，景象幾和城市間的黃霧迷漫絕對不同。溫風從西面吹來，微雲微微的推動，半圓的新月，時常從雲的空隙裏隱人。風景很好，就是遠望也都清楚。薩丟司歇爾托尤其殷勤，拿了車燈，提在手裏，做我們的嚮導，看起來格外明瞭。

本迪邱利精舍是一所大屋，突出平地，四邊有高的石牆環繞，牆頂有高高低低的碎玻璃。前面一扇格子的鐵門，是出入必經之路。薩丟司歇爾托舉手在門上輕輕

撒福爾摩斯說，會聽得我叮囑他若進了兩滴以上的車油，是非常危險的；我卻記得我會對他過，若服多量的木鼈精，可以止病安神。總而言之，我當時說些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但等到我們的馬車突然停止，那車夫跳下來開車廂的門的時候，我覺得似釋了重負一般。

密司脫薩丟司歇爾托對伊說道：「密司蒙斯吞，這裏就是本迪邱利精舍了。」說完就挾着伊下車。

的敲了幾下。

有一個人裏面發怒似的問道：「是誰啊？」

「麥克曼，是我啊。夜深到這裏來，不是我還有那一個？」

問的人喃喃地作怨恨的聲音，接着就有鎖鑰格格格的聲音，門兒晝的開了。麥克曼立在門口，身子瘦小，面皮也有皺紋，手中執着一盞燈，放出黃光來。兩眼灼灼，照着燈光，格外可怕。

「密司脫薩丟司！是你麼？但他們是誰？我沒有得

到主人的命令，恕我不能容納。」

薩丟司驚異道：「你不容納麼？這件事奇怪極了。」

我昨夜來過，就對我哥哥說明，今天要和幾個朋友同來。他不是發昏做夢，怎麼不預先告訴你呢？」

「主人今天沒有出房門過一步，我也沒有預先知道。主人治家的嚴密，你本來知道的。你可以先進去，你的朋友，姑且等在門外，好麼？」

薩丟司因為這一着沒有想到，似乎很窘，呼叱他道：「麥克曼！你敢如此！無論如何，我做了他們的保證好了。這樣深夜，可能讓我的女友立在門外麼？」

守門的仍堅執道：「這件事很抱歉，密司脫薩丟司！你的朋友，未必就是主人的朋友。主人養我，我只知道服從主人。你的朋友，我都不認得。」

福爾摩斯忽地在後面冷冷的說道：「麥克曼好了！好了！你就是不認得別人，未必就忘記了我。你可還記得四年前，和你在亞烈生屋內角力，三次方分勝負的人麼？」

麥克曼道：「那麼，不是密司脫福爾摩斯麼？請恕我。你倘不是立在暗角裏，我就是不問，也能够認得你。你的體力和拳擊真是厲害。你若非自暴自棄，在這

一種技術上，委實是很有希望的。」

福爾摩斯笑着對我說道：「華生，我若在別的事業上失敗，還有這一種科學的職業可以幹哩。此刻諒來我友不再拒絕我們，勸我們在門外吃冷空氣了。」

麥克曼道：「請進來！請進來！你和你的朋友，都可以進來。但是，密司脫薩丟司，你須原諒我的苦衷。這實在是主人治家很嚴密，並不是我作威作福啊。」

我們到了裏面，覺得十分冷靜，沒有什麼生趣。房屋雖多，燈火極少。並且樹木參差，枝葉遮蔽，月色也不容易透露下來。我們走在這中間，好像已進了墳墓，心上不住的驚恐。薩丟司歇爾托也不快活，手裏所提的燈，時時在那裏顫動。

他道：「這事使人不明白。這裏面也許有什麼錯誤。我曾經告訴阿哥，說今夜我們一定要來。他的窗戶裏一點不見燈光，真是想不出他的原因。」

福爾摩斯問道：「令兄門禁這樣嚴密，平日也是如此的麼？」

薩丟司道：「是的！阿哥很有父風。我父在日，對待我們兄弟倆有些兒偏愛，往往把不肯告訴我的話，去告訴阿哥，阿哥也就因此獨得我父的遺傳性，試聽那邊

葉稀疏的地方，透出一線月光，映到窗上的，就是阿魯白沙洛的住屋。雖是窗外月色很清，窗裏卻黑得
很，似乎沒有火的。

福爾摩斯道：「是啊！但是那門邊的小窗裏，有微火一點，隱約可見。」

「這是管家婦密昔司柏史頓所住的。請你們略等，我先去問問伊。並且把你們的來意告訴伊，否則這老婆子見諸位突如其來，一定要驚駭的。」

話沒有說完，忽然在這沈沈深夜裏，有一種慘痛斷續的女子呼叫聲，從這大屋裏透出來。

薩丟司驚訝道：「什麼事啊？有變端麼？」他說時高舉着手裏的燈照着，卻沒有什麼瞧見，只有燈光照在他上邊動着成了圓形。那時密司蒙斯吞已經嚇得面如土色，緊緊握着我的臂膀，不動不響。我和福爾摩斯側耳細聽，長久也沒有繼續而起的聲音。

薩丟司道：「園裏沒有別的婦女，這一定是柏史頓的聲音。諸位略等，我去了就來。」他很快的走去，急急敲門，我們望見有一個長身老婦，開門接他。

老婦道：「原來是密司脫薩丟司！我很希望你來，我很希望你來！」說完了格格地大笑，就引導薩丟司到

裏面去，室門既閉，說話也模糊不能辨了。

我們的嚮導人把車燈交給我們。福爾摩斯舉起他手裏的車燈，四面遍照，見地上泥土瓦礫堆的不少，幾乎阻塞通路。密司蒙斯吞緊緊握了我的手，並肩立着，耳鬢廝磨，一點沒有顧忌。愛情這東西，原是最奇怪而不能把常理比喻的。我和伊在那天以前，既沒有一面之緣；相見以後，時間不過幾點鐘，始終沒有一字說到愛情，就是眉目間也沒有這樣的表示；可是到了患難的時候，兩心相合，兩手就自然而然的接觸了。事後追想，雖覺當時的舉動，未免有些冒昧，然而在當時的境地，若不這樣，又不能算盡職。伊後來也屢次對我說過，那時伊心中也把我當做安慰和保護人看待。所以那時我們倆的情狀，在不知不覺中間，頓像小兒女的互相提攜，覺得環境雖是沈黑可怕，心裏似乎有恃無恐。

伊四面看了一遍，說道：「這裏何以如此奇怪？」
我道：「地上多穴洞，很像田鼠所穿鑿的。爲什麼呢？」

福爾摩斯道：「他們尋覓寶物，已費了六年功夫了。地上怎能够沒有穴洞？」

那時門兒忽又開了，薩丟司喘息着奔出來。

他告訴我們道：「白沙洛一定有變端！我實在很恐怖。」他說的時候，驚慌得很，似乎已不能支持了。

福爾摩斯道：「什麼變端？到了裏面再說，好麼？」
薩丟司道：「可以！我也不能詳細，管家老婦可以完全說明的。」

我們就跟他走進管家婦的房裏。那房在通路的左面，管家婦正在裏面徘徊着。伊分明在那裏思慮，心裏急得什麼似的，但一見了密司蒙斯吞的臉面，這老婦似得了一種安慰。

他聽見我們進去，便惻然說道：「諸位神色很好，希望上帝給你們福佑！我嚇得抖了一天！諸位到這裏來，可以給我福佑了。」我們的同伴立刻把溫和的話安慰伊，並且問伊所見的事件。管家婦聽了，神色果略略舒展了些。

伊先說道：「主人今天自己鎖上了門，不許我進去。並且一天沒有呼喚我。我因着他性喜獨居，憎惡人們的驚擾，也不以為奇。在一點鐘以前，天色黑了，他還沒有動靜。我恐怕他有什麼變端，立刻輕輕地走上去，在鑰匙孔裏看他。咳！密司脫薩丟司！你快些自己到樓上去看罷！十年來主人喜怒哀樂的顏色，我也看得

慣了；今天的形狀，卻從來沒有見過。」

福爾摩斯立刻提了燈在前面走去，要登樓瞧瞧他的形狀。他留密司蒙斯吞在管家婦的房裏，請我和薩丟司一同上樓。薩丟司素來膽小的，現在聽了管家婦的說話，全體震動，牙齒也不期相擊。我拉着他就走，他的脚又是軟得很，走一步就費許多氣力。福爾摩斯一壁走着，一壁拿出放大鏡來，低下了頭，在燈光下面，精密的查察每級樓梯所鋪地氈上的腳跡。這等腳跡已經不成形狀，依我看來，一點沒有察看的價值。他卻張大了眼睛，竭力的偵察，他還恐怕脫略，所以一步一步走得很快。

那樓梯共有三曲，三曲走完，便是一條甬道。那甬道也很長，右壁懸掛着一幅印度製的絨畫，面積很大，左壁卻並列有三扇門。福爾摩斯走上甬道，仍舊低頭察看腳跡，和以前一樣。我們默默地跟在後面，彼此的腳趾幾乎相接。那燈照在前面，又是極低，人的影子格外長大，便都落在身體的後面。後來到了第三扇門，薩丟司就說：「阿哥，白沙洛就住在這裏。」福爾摩斯用力的敲着，沒有答應。又旋轉門上的門鈕，已下了鎖，也不能開動。於是舉起了燈，在鑰匙孔裏望去，剛剛到眼，

驚駭的立起來。

他短促着他的氣息，對我說道：「華生！中間或者給鬼物紛擾過罷！你快去看。」他平時總不動聲色的，現在忽然變了常度，因知道內中的變端，必定可怕。

我就鑰匙孔中望去，也不禁大吃一驚。房內沒有燈火。月色透進窗來，黯淡可怕。隱約有一個人面，頭頸以下，都埋沒在黑暗裏，一點看不出。那面目兇惡異常，對我慘笑，似乎忿怒已極。頂上也禿着，頭髮也是紅的，兩個面頰憔悴得很少生氣；長短骨格，沒有一樣不像薩丟司；倘然那矮友不和我們同來，我必疑心房內的人就是薩丟司。後來一想，這兩人本來是雙生兄弟，容貌相同，原也不是為奇。

我就對福爾摩斯說道：「房內景象，極是可怕。」

他道：「我也不明白。若不是開了這門，疑竇終究不能破覆的。」因此他就竭力推門，格格地響了一陣，仍舊不能推開。於是我們又合力的推，砰的一聲，門鎖斷了，門也開了。我們就走進白沙洛歇爾托的房中。

這房屋很像一間化學試驗室。對門的牆壁裏，陳列着玻璃藥瓶兩行，各有木栓塞住封固，桌上放着酒精燈，試驗管，蒸餾器的一類東西。房屋的角裏，有許多

藥水瓶，瓶外有籐絡，中間一個已經破了，藥水流出來，是黑的顏色。房內空氣，有柏油的惡臭。房屋的一



白沙洛歇爾托的死

邊，有一個小梯，天花板的中央，有一個洞，大小只够容納一人；梯脚有一根長繩，零亂的放在地上。

桌邊有一隻木做的圈手椅，主人白沙洛蜷臥在上面。面孔仍舊像以前的慘笑，頭向後方倒去，倒在左肩的上面，撫他的身體，僵硬而冷，知道已死了長久了。但死了還是慘笑，這事很奇怪。看他的四肢蜷曲絞旋，也和尋常死的形狀不同，死者桌子近手的地方，有一件

奇怪的器具，形狀像槌，柄棕色，有細粒凸起像米一般，頭是石頭做的，把粗鐵絲盤着。槌的旁邊有半張破紙，有幾個草書字在上面。福爾摩斯拿來看了。就給我說：「試瞧！」

我取在車燈下一看，乃是「四人的簽名。」我禁不住狂喊道：「上帝啊！誰能知道這幾個字的意義呢？」

他注視死者的身體，說道：「這意義就是謀殺！」他說的時候，把手指着死者的太陽穴，又道：「瞧着！這真不出我的所料。」我依言瞧時，竟是一根黑色的長針，刺進裏面去了。我因道：「這是一個樹刺啊。」

「這雖是樹刺，其實極毒。你可以拿出來，但是須得謹慎些，不要觸着了毒。」

我把拇指和食指去拔出來。樹刺剛纔取出，皮膚的傷口，已經合攏了，不能再見。只剩一小滴血，做一個記認。

我道：「這件事奇怪極了。我越探越疑惑越模糊了。」

福爾摩斯回答道：「我卻和你相反。我覺得案中的情節，時時流露發展出來。只是還有幾個連絡的節環，若使給我找到了，全案就可以破了。」

我們進了房後，專門搜尋房內的痕跡，那同來的同伴，幾乎完全忘記了。薩忒司也已嚇得發抖，呆立在旁邊，喃喃地囁語，不管我們的事。

那時，他忽然慘呼道：「寶物已經完全失掉了。殺我兄的，必定就是偷寶物的賊。那寶物起初放在這房內閣樓裏的。昨天晚上，我和阿哥合力鑿破了天花板，方纔吊了下來。事完以後，我就告辭，下樓的當兒，還聽得阿哥鎖門的聲音。但誰知就此長別了呢？」

福爾摩斯問道：「當時是什麼時候？」

「大約是十點鐘。現在他已經死了。警察來後，必定疑心我有分兒的。就是兩位也未必能够原諒我的冤屈。或者要疑心我起初謀殺阿兄，後來又請兩位來遮掩。天啊！我倘然無從辯護，必定發狂。」他且說且敲着胸脯，又跳着脚，號啕大哭不止。

福爾摩斯拍着他的肩頭，安慰他道：「密司脫歐爾托！不要怕，你沒有害怕的理由。姑且聽我的話，坐了車子去喚警察來。你應竭你的力，幫助警察偵探。我們應當在此等你。」

這矮人薩忒司點點頭，就含淚出室，從黑暗中下樓而去。

第六章 福爾摩斯所得的證據

福爾摩斯磨擦他的手掌道：「華生，這時候我們有半點鐘的時間，應當好好地用他，不要使他空過。我對於這一件事，要領雖已經完全得到，但還不敢過分自信。因為這件事表面雖簡單，裏面或者有更奧不易猜測的地方，不能就此滿意的。」我道：「你說這件事簡單麼？」

他淡淡的像講學老師回答他學徒的一般說道：「很簡單，很簡單。你姑且靜坐在角裏，不要走動，怕亂了賊的脚印。我要着手了。第一，我要查究賊的來去蹤跡。昨天夜裏，門既然沒有開，賊必定從窗裏進來的，我要研究這窗了。」他就提了燈在窗邊細看，又把所見到的告訴我道：「這窗是向裏開的。質料很堅固。兩邊沒有絞連。我要開窗了。窗外沒有水管可以依傍。窗戶離開屋簷很遠，人們也不能從屋頂下來的。昨夜下雨，窗檻上有汗泥脚印。這裏還有一個汗泥的圓印，地板上還有一個印，桌上也有一個印。華生試瞧，這是重要的證據。」

我就所指的地方看着，說道：「這不是脚印。」
「這是一根木杖的印。他的關係比足印還要重要。試看窗檻上，有一個粗重的脚印，顯然可見。脚闊，鞋跟鑲鐵，緊靠在旁邊，卻有一個木脚的印。」「這必定是一個裝木脚的人。」

「是啊！但是還有一個舉動敏捷的人幫助他。醫士，你自問也能够從平地上驟然上樓麼？」

我探出頭去，向外四望，月光一角，仍舊明亮。從窗到地，足有六十尺高，牆上既沒有搭脚手的地方，又沒有磚縫可以依靠。答道：「決定不能上來的。」

「倘然沒有助手，確乎不能上來。然而假使先有一人進了這房，把剛才在梯脚旁瞧見的長繩的一頭，結在牆上一隻鐵鉤上面，又把另外一頭垂下地去。那麼，你兩手有力，就是裝了木脚，也可以緣繩而上。等到你進了房，你的朋友解去鉤上的繩，放在梯下，再鋪一幹事，事體完了，方始各照着原路走去。但是細細察看那裝木脚的人，雖是擅長攀登，也不算熟練，還不及舟子

升桅杆的敏捷。」他便指着梯腳下的長繩，又道：「我會經把放大鏡驗看這繩，下端隱隱有血跡，足見這人不是一慣常做這種事的。那人的手很嫩，下樓的時候，偶然匆忙，就傷了他的手。」

我道：「是啊！這件事經過解釋，真相就不能逃遁了。但是還不知道他的同伴從那裏進來的？」

福爾摩斯道：「案中疑竇，就在這一點。這種案件，在英國社會上，不易碰見；印度一帶，或者有的。」

我道：「門關窗閉，或者是從煙囪裏來的麼？」

福爾摩斯道：「不！煙囪裏鐵格狹小，不能容人。我早已想到，剛才已經查察過了。」

我道：「那麼，究竟怎樣呢？」他搖頭道：「你怎麼忘掉了我以前所說的話？我會經說，凡事除去不可能的，那麼，可能的情理，自然可見。門窗煙囪，既然不是他所能夠進來的通道，房內又沒有可以躲匿的地方，那必定是從別的地方進來的了。」

我道：「可是從屋脊裏鑿洞下來的麼？」「當然！除此以外，那裏還有別條路？你替我提了燈，我要和你同登這收藏寶物的閣樓，看看他的形狀。」

他就把燈給了我，取過房內的小梯，靠在天花板上所鑿的洞口一級級的走上去。我也跟着上梯。到了洞口，福爾摩斯先把兩手緊緊握住洞口的橫木，翻身進洞，伸出手來接我的燈，我也依樣翻身上去。

我們到了裏面，見那閣樓容積很小，直約十尺，橫約六尺。下面托着橫木，空隙的地方，鋪着薄板，人們走到上面必須步步踏着橫木，方始沒有危險。閣頂是尖角形，一看便可決定這是全屋最高的地方。閣樓裏一點沒有陳設，灰塵積得很厚，好似十幾年沒有灑掃過。

他提燈在手裏，約略看了看四壁的模樣，就指着一個斜壁對我說道：「這是一個有機關的小窗，窗外就是屋頂。」他因就開那窗，又道：「你可瞧見那屋頂雖是斜坡形，但斜度極微，並且勻整可以行走麼？我料定那木腳入的朋友必定先從這窗裏進來。現在須要辨認他的蹤跡，決定他是什麼樣人了。」

福爾摩斯說到這裏，把燈向下照着，橫木的上面，堆積灰塵的中間，果有無數赤跳的腳印，那印很小，長不及平常人的一半。他見了十分驚駭，我也很以為奇怪。

我低聲問道：「福爾摩斯！難道這一件可怕的事，

是一個童子幹的麼？」

福爾摩斯神色略定，答道：「我爲什麼如此健忘？」



這道童子幹的麼？這種脚印，驟然見了，很覺奇怪。其實也很尋常。現在我們在這個閣樓裏，已經沒有

什麼要搜尋了。應當快些下去，慢慢地想捉拿盜賊的計

策。」

我們既走下來後，我問道：「你見了這種腳跡，意

見如何？」

他道：「我至愛的華生！你試想想，我和你同事很長久了，凡是我所仗着探索隱秘的工具，你已經約略知道。這件事倘然你能够想得周到一點，便不難明瞭了。」

我道：「我的推斷力很笨拙。就是把證據告訴我，

還恐怕不能完全明瞭呢。」

他似乎露出厭惡的意思，冷冷的說道：「少停你總可以知道，姑且不要多說。現在這房內的重要點，雖已都給我尋到，我還要搜查一下哩。」他從衣袋裏拿出放大鏡和一根量地的繩索，跪着在地上走。他一瞥量，一壁察看，幾乎一些子塵埃，也要揣測。他本是善於聞嗅的，鼻尖離地不到幾寸，很像獵犬的尋野獸，他的灼灼的眼光，注定在地上，瞬都不瞬；又像老鷹要想抓燕雀。我在旁邊看了，不禁暗暗驚駭。默念他這樣精細，假使換了他的執業，不做偵探，卻做犯罪的人，那又怎樣可以抵抗他呢？福爾摩斯伏着察看了長久，嘴裏喃喃自語，末後卻發出一聲歡呼。

他忽然說道：「我們好運氣！這裏有一瓶柏油，瓶已碎了，油流出來。那脚小的人，不幸踏了這油。油的旁邊還有一個脚印。我們得到了這個，可說全案破了。」

我道：「得到了這個，全案就能够破了麼？」他道：「這油極臭。我友有一頭犬，嗅覺極敏銳，就是到世界的盡頭，也能够憑着鼻子去找尋。那麼，盜賊還可以逃遁麼？所以這件事後來的光景，已像算學中間的比列。三率已經得了，第四率沒有不能求的道理了。」

這時忽然聽得樓下人聲，脚步声，非常喧雜，客廳的門，也砰的開了。

福爾摩斯呼道：「警官到了。你且乘他沒有來的時候，按摸死者的四肢。」

我按摸了一遍說道：「身體僵硬而冰冷，竟像堅硬的木頭。」

「人死了已經很久，莫怪僵冷如木了。但是四肢失了常態，面目又是猙獰慘笑，既不像尋常的死，又和暴病不同，你猜起來也知道他怎樣死的麼？」

「這個人的死，必定由於植物中一種有機性鹽基毒物，像『斯篤里規尼』一類。這東西的毒性極強烈，能够使死者肢體蜷曲，成拘攣的形狀。」

「是啊，我進來一見死者的形狀，就料到這一點。

後來再細看毒質從什麼部分進去，就得了那一根刺。那是一根尖銳的刺，從遠處刺進他的太陽穴去。我想那小脚的人，從屋頂下來時，主人白沙浴必定坐在這圈手椅裏，有些事情做着。那賊就從天花板的洞裏把毒刺投下來，殺死了他，然後再引那木脚的人到樓上，把寶物完全劫去。你倘然一看這刺的形跡，必定能够明白些。」

他把刺給我，我在燈光中驗看。那刺黑色，尖而

長，尖頭蘸着藥，鬚鬚像蘸了什麼膠水已經乾了。那鈍的一頭，卻用刀削成圓形。

他問道：「這刺是英國貨麼？」我道：「不！英國植物中間，沒有能够生這樣長的刺的。」他道：「既然如此，你已能得到了頭緒了。照此去探尋，立刻可以破案了。」

我們說的時候，脚聲漸漸的近了，已經到了門外的甬道中間。

他又道：「警吏來了。我們應當退避，不要和他爭功。」

福爾摩斯說話的聲音湮完，就有一個着灰色衣服的人，蹣跚地進來。那人面孔很紅，眼睛很小，舉動極可笑，兩眼不住流動，顯出他敏銳的能力。隨在他後面的，是一個穿制服的稽查員，再後就是那薩丟司。

那灰衣的警探走了進來，就發出巨大的聲音，狂喊道：「這裏出了岔子了！這裏出了岔子了！你們是什麼人？怎好走進來？這裏紛擾得像兔窟一般了！」

福爾摩斯冷冷的答應道：「密司脫哀斯耳瓊司！怎麼不認得我了？」

薩司一聽得他的聲音，就換了一副面孔道：「朋

友，唉，你是大理想家。密司脫歐洛克、福爾摩斯麼？我那裏會忘記！從前皮旭柏苟的寶石案，很得到你理想上的幫助！」福爾摩斯道：「前案容易得很，何必掛齒。」

瓊司道：「這案子卻完全是實地的事，似和理想沒有多大關係。方纔我因了別的事情，到上那胡警署。後來聽得屍弟把案情來報告，就跟着同來。想不到你已經先知道這件事。你既是先知道了，也能够斷定死者何從暴斃麼？」

福爾摩斯乾笑道：「這事很難，恐怕不是我用了理想能够解決的。」

「你不要故意作難。你的偵探案情，好似把鐵釘敲進人的腦門，有時也可以打破。現在這件案子，房門既是關着，損失卻值五十萬鎊。窗戶又怎樣呢？」

「窗也緊緊的關着，只有窗檻上略有腳跡。」

瓊司道：「窗既是關緊着，腳跡也許就沒有關係。

因爲窗檻上略有腳跡，也是常事，怎能便把他認做案中線索？我想人有因着失魄而死的，白沙洛或者就是失魄。但是寶物都失掉了，又是爲什麼呢？唉！我知道了！密司脫薩、司、歇爾托，你且到外邊去一回兒，我要和福爾摩斯商量。密司脫福爾摩斯，你的朋友醫士，也

可以留在這裏。」等到薩、司走出去後，瓊司又道：「密司脫福爾摩斯，我想白沙洛必定是失魄而死，死了以後，他的阿弟薩、司把寶物都拿了去。因薩、司會自己說，昨夜到這裏來過的。你以爲對麼？」

「照你的話，那麼，死者等他的阿弟去了，再起來自己鎖門的了。」

「這確是我思慮不周到的地方。但是無論如何，薩、司總不能脫然無累。試推斷他的理由，昨夜白沙洛和他的阿弟爭鬧。我們已經知道了。現在白沙洛死了，寶物完全失去，也是我們所知道的。當薩、司離開這裏的時候，已在夜深，既沒有人見他的舉動，白沙洛的臥榻，又沒有移動，可見白沙洛必定死在睡眠以前，決不是睡眠以後給他入殺死的。他既是死在睡眠以前，那麼，殺他的人，除掉薩、司外，還有那個？並且我會經仔細審看薩、司的形狀，心神恍惚，舉止不安。假使他不會殺死他的阿兄，爲什麼如此？我現在仔細解釋他的意思，好似四面張了網，準備捕捉這殺人的賊。薩、司就是狡猾，如何能够逃出我的法網呢？」

福爾摩斯道：「你的理想很好，講起事實來，還不能完全符合。死者太陽穴，有一根毒刺。桌上還有一張

紙兒，所寫的都不可解。紙旁還有一個槌，情狀也很奇怪。假使你的理想，果真正確而不能移動，這些不倫不類的東西，又怎樣安放到你的理想中去呢？」

那肥胖的便衣偵探忽正色答道：「這有什麼希奇？房內印度的物品既多，安知薩丟司不是就把這印度毒刺殺死他阿兄？至於那石槌，紙片，看來都是案件中全無關係的東西，薩丟司不過借此迷惑人們的耳目罷了。假使我們能够到他出走的路，薩丟司雖有百口，也不再能辯白。咳！有了，那天花板中央，竟有一個洞。」瓊司說的時候，快活得要跳起來，立刻把梯放好，一級一級的走上閣樓。我又聽得他嘴裏喃喃地，似乎很得意，知道他自己在那裏歡喜，他已經尋得了一個窗戶。

福爾摩斯低聲對我說道：「這人有時明白，有時糊塗。他到了閣樓以後，或者也能够有所見到。」一壁說，一壁聳着他的兩肩。

一回，瓊司已經下來了。他說道：「閣樓中有一個窗戶，外面通屋頂，現在窗兒半開着。」福爾摩斯道：

「開窗的是我啊。」

瓊司神色略略沮喪，就說道：「真的麼？那麼，你也已知道了麼？」接着，又說道：「但是無論開的人是

誰，我們的那位朋友，必定從這窗戶逃出去的。」他因高呼道：「稽查員！」那稽查員就從甬道裏答應道：「嘎！先生！」瓊司道：「請引薩丟司歇爾托進來。」兩人進來後，瓊司嚴厲的說道：「密司脫歇爾托，你現在已經不能分辯了。我警告你，你一開口，將來就須做你犯罪的反證。我現在把國法來捉你，要治你殺兄的罪了。」

薩丟司嚇極了，不敢再動，兩手下垂，眼光看來看去只注視在我和福爾摩斯兩人。他斷續說道：「兩位怎樣？我早已料到如此的。」

福爾摩斯忙安慰他道：「不要怕，我一定要替你洗刷這個冤辱。」

警探瓊司冷笑道：「密司脫大理學家，不要輕易答應這人。這人罪狀顯著，你雖是富於理想，恐怕理想也有時要窮盡呢。」

「我非但要替他洗冤，並且要把罪犯的姓名人品告訴你。我知道犯案的，共有兩人。一個人我想名叫約翰生史毛爾。這個人沒有學問的，身體瘦小，活潑異常，右腳已斷，裝着一隻木腳，左腳極闊，五趾並列成方形，靴根鑲着馬蹄鐵。他已是中年，曾經犯過罪，面孔

給太陽薰炙，非常醜黑。密司脫瓊司！我想有了這幾端，對於你或者有些益處。那還有一個……」「啊！那還有一個呢？」

歐洛克福爾摩斯轉動他的脚根，答道：「還有一個，說起來更覺奇怪。但是我雖沒有能耐，不久總能把這兩個人介紹給你。華生！我還有一句話告訴你……」他引我走出房來，到了樓梯口，說道：「有了這樣意外的事，已和我們到這裏來的本旨大相反對了。」我回答道：「是啊！我也這樣想。我以為爲密司蒙斯吞不宜久留在這裏。」

「不錯，伊本住在密昔司西西爾弗來司脫家裏，在下根勃威爾街，離開這裏不遠。你可以送伊先回去。假使你願意再來，我可在這裏等你。但是你不覺得太疲倦了麼？」

「並不覺得疲倦。我儵然不得這件事的真相，很不願意獨得安息。我平時所見，都是社會的表面，但這件事變化多端，不可猜測，我的腦筋已大受震動。故而我

的窮究這件事的心格外堅決了。」

「你來，很能够幫助我。現在我們須得單獨進行。瓊司真是妄人，不够商量，聽着他做夢罷。你送密司蒙斯吞回去以後，可以到品欽街三號。那處近倫伯司街，沿河道下去，右邊第三家，是一家飼養鳥獸的店鋪。那飼主人喚做休門，窗上畫着一個鼯鼠捉兔的圖形。你到了那裏，可以敲門喊休門，說是我要借托別一用。你就可以把托別放在車上，一同帶來。」

「托別，是一隻狗麼？」「是的，托別善嗅。我寧可得到托別一鼻的幫助，比較倫敦全部的警探，得力得多呢。」

我道：「遵命，現在已經一點鐘了。假使馬不是遲鈍的，三點鐘可以回到這裏了。」

福爾摩斯道：「好，我也要向樓下的印度僕人，和管家婦密昔司柏史頓詢問研究。因據薩丟司告訴我，那印度人昨夜睡在隔壁屋頂的樓上。瓊司自大而貪功，我只有冷眼看他了。」

第七章 柏油之桶

警探來的時候，自己坐着一部馬車，那時車兒停在門外，我就坐了送密司蒙斯吞回家。伊很是溫美，好似天上的安琪兒，鎮定的功夫，也很不薄弱，當伊坐在管家婦房內的當兒，度量這管家婆既是十分驚恐，支持的力量必不如伊，所以便竭力鎮定伊自己的心，不使伊的面色上露出一點怯弱的形狀來。我走進去的時候，還聽見伊安寧的和管家婦對坐着，一點不像有被外界的恐怖圍繞的景象。可是到了車上以後，伊就不能再忍耐了。起初頭暈，後來嚶嚶的低泣，末了低聲責備我道：「這回非常險惡，你爲什麼淡漠而不哀憐我的孤零，給我一些安慰？」這句話我固然應該承認，但是伊也沒有知道我的心和忍耐的力量，因爲天下男子，沒有不想用情於女子的，所以家室的觀念和飢渴的要求，同時並舉。我的性情並不怪特，怎會反背這條常理？只是起初兩種意思，在心上交戰，不能決定。後來自己克制的力量，不肯放任我愛情的流露，我就不能不自己遏阻將發動的愛情。其實我在園裏和伊握手的時候，愛情已經隨着手傳到了伊的手裏。不過那愛情的字樣，終究好似禁錮在我嘴裏，不敢就冒昧說出來。這就因着伊剛受着困難困苦伶仃，柔弱而沒有幫助，加着今夜這一趟，伊的心神都

震動了。我倘然在那時貿貿然向伊說愛情，那真無異乘人的急難而劫奪了。這樣，我心上能安適麼？還有最壞的一着，若使福爾摩斯真能够破獲案中的兇犯，那麼，不久伊必定要暴富了。伊既富有，我卻是一個半俸的軍醫，和伊相配，伊就是不棄我，那豈是榮譽和幸福？況且伊未必不因此鄙視我呢？所以伊雖說這樣責備的話，我總不敢冒險開口。因爲這阿克拉寶物，實在是我們倆中間的障礙物啊。

將近兩點鐘時，車子到密昔司西西爾弗來司脫的門前了。下人們都已睡眠，密昔司弗來司脫還在燈下坐着等候，故而自己出來開門，密昔司弗來司脫剛在中年，容貌也很慈善。一見了密司蒙斯吞，伊就把笑容來迎接，又和伊挽手，聲音好似慈母對於愛女。我很快活，暗想伊雖是在密昔司弗來司脫的家裏服務，卻把友禮待遇伊和雇用的不同。伊在沒有倚靠中間，得到這般待遇，也很足以安慰。我因着憐憫伊的孤零，嘴上雖不說，心上也十分感激密昔司弗來司脫，幾乎和我身受的一樣。後來伊把我介紹，密昔司弗來司脫就請我進去坐一回。又要我把所經見的事告訴伊，我因道：「現在爲着事體很緊迫，不能多廢光陰。我希望在別的日子，詳

細講給你聽。但是密昔司弗來司脫，你不要掛念。我們總竭力去做，並且有了一點空閒，就要把消息來報告的。」我說完了，就告辭登車，偶然迴過頭去，還見室門半開，兩人攙着手，立在階沿上，嗚嗚地講話。屋內燈火很明亮，扶梯和壁上所掛的風雨表，也隱約可見。在這煩悶困難的當兒，見這家庭景況，心神也略見暢快些了。

這時候路上行人已經絕跡了。路燈的光，越見慘淡。車聲轆轤的中間，我實在無聊。我因再把全案的情節，抽釋他的理由。這事的根本問題，現在已經都揭曉了。凡是蒙斯吞大尉的暴死；無名氏的廣告；明珠的寄贈；怪異的書信等等，總算都已明白緣由了。但對於印度的寶物；蒙斯吞大尉行李中的怪圖；歇爾托少佐臨死的怪狀；寶物的復得；白沙洛受着慘殺的疑案；再有腳印的離奇；紙片上所寫文字的不可解；凶徒行蹤的詭秘；和凶器的銳利等等，那麼，再三思量，也得不到一絲線索。並且愈想愈不明白，簡直要疑心是幻夢了。

我到了品欽街後，見那街果在倫伯司街下段，都是兩層的小樓，且很低小。我尋到了第三家，敲了長久的門，方始有一個人在樓上開窗。那人恨恨地罵道：

「滾！醉鬼！爲什麼來驚破我的好夢？你若不走，我要放出欄中可養四十三隻狗來，咬得你死去。」

我道：「只要放出一隻狗來，恰好和我的來意合符。」

那人越憤怒了，罵道：「快滾！你不怕我的鞭兒麼？若再不走，仰起頭來，接受我打狗的鞭罷！」

我道：「我不要鞭兒。我要一隻狗呢。」

那人就是休門。他以為我是什麼無賴，深夜去驚擾，故而破口大罵。他憤怒得格外厲害了，又咒罵道：「惡賊！必定要使我發火麼？我現在喊『一』『二』『三』。等『三』字喊了出來，你還不走，我的鞭兒便立刻打下來！」

我道：「密司脫福爾摩斯……」話還沒有說完，樓窗立刻關上，這幾個字的魔力，已經顯出功效來了。一分鐘後，樓下就有開門的聲音。門開了，休門一蹙一拐的出來，他年紀已老了，容貌也平常，兩肩聳起，頭頸瘦而多皺紋，好似袋着網，還戴了一副藍眼鏡，形狀很奇怪。

他道：「密司脫福爾摩斯的朋友，我總歡迎的。先生！請進來！但是不要走近這狗，近了他必當要咬

的。」接着對欄中一隻紅眼凶面的狗道：「惡狗！惡狗！你要咬這紳士麼？」他又對我道：「先生！不要怕。這狗野性沒有馴服，只要離開一點，也就不危險了。我因他長牙沒有脫去，可以驅除甲蟲，所以養他在屋裏。鄰家玩童，時常來打鬥，我恐怕給狗咬了，總是先把他們罵了開去。方纔先生來，我也以為是玩童，不覺又罵了出來。請先生恕我。密司脫福爾摩斯請先生來，不知道爲着什麼？」我道：「要借一隻狗。」「噫！必定是托別。」「是啊！確是托別。」

休門道：「托別住在這左邊第七號欄中。」他說着拿了桌上的蠟燭，引我向左。這時候許多狗見了光，都是張大了眼睛，在那裏看人。人在中間行走，好似走進了狗家庭。狗欄頭上，再用木頭做成格子，住着許多鳥。那鳥給我們紛擾，也是醒了打呵欠，形狀很懶，並且常常交換着提起他們的左右脚，休息他們的體重。後來到了第七號欄前，休門就開了柵，把托別拖出來。

托別的形狀很凶惡，毛長，兩耳下垂，顏色棕白夾雜。看他種類，一半是『司本尼愛兒』；一半是『魯兒權』。托別既經出來，起初不肯近我，休門拿出一塊糖來，叫我喂給他喫。托別得了糖，就跟我上車，竟好似

素來相識的了。我和休門告別，趕着車子還上那胡街。等到了本迪邱利精舍，王宮中的大白鳴鐘，剛巧鏗鏘地敲了三下。這時候密司脫薩司司歇爾托和守門的麥克曼都已給警吏捉去了，只剩兩個警士，把守門戶。我下了車，告訴他和福爾摩斯同事，方始允許我帶了大進去。」

到了裏面，見福爾摩斯口銜烟斗，立在階前，兩手卻插在他的衣袋裏。

他喊道：「你已把托別帶了來麼？好狗！好狗！瓊司已經去了。托別來，很好。自從你去了以後，瓊司和我大起辯論，不但捉一個朋友薩丟司去，並且連守門的，管家婦，印度僕人，一籊腦兒都捉了去。然而捉去也好，不捉去，我們給他們纏擾，反不能細心做事。現在樓上只剩一個警士守屍。我們可以放狗在這裏，再登樓去察看形狀。」

我們把托別結在客廳中的桌子腳上，重又登樓。我見那死者房內，和以前的形狀，沒有差異，只是屍面已遮了布，屋角裏坐着一個警士，形狀很疲乏。

我的同伴道：「請你把警燈借給我，並且請你把這紙片替我結在胸前襯着。」警士照他的話，把燈借給

他。他謝了。又對我道：「華生，我現在要脫去鞋襪，試驗凶犯攀登的技能。你替我帶了鞋襪，到樓下等我。……但是，姑且不要下樓。請先把這手巾，略蘸破瓶中流出的柏油，跟我到閣樓上去。」

我們到了上面，福爾摩斯再把燈光照着灰塵中的腳印。對我說道：「我希望你注意這一點。這個印和平常的腳不同。你心上不知道作何種感想？」

我道：「或者是一個孩子。假使不是，也是一個身體瘦小的婦女。」他道：「不論大小，只論形式，也和平常人的腳不同。」我道：「似乎差甚大異。」他道：「不！試把我所印的腳印來比較。」說着就自己印了一個腳印在灰塵中。又道：「異同如何？」

我道：「你的腳印五趾相並，這小腳的印，各趾相離，中間有空隙。」

「對啦！這就是案中要點。希望你牢牢記着。你可否替我走進小窗，嗅嗅那窗檻上所留的氣體？我因為有了油巾，恐怕混雜，不能辨別。」

我依着去嗅，覺得奇臭觸鼻，極像柏油。

他道：「這就是那人出走時候，腳所踏的地方。你既能夠辨出味來，那麼，托別辨起來，當然格外容易

了。你現在可以下樓了。放了托別，牽在手裏，看勃龍廷的走繩技怎樣？」

我下樓，到了天井裏，仰望屋頂，見歇洛克福爾摩斯已經出了小窗，沿着屋脊匍匐而行。那警燈掛胸前，很像螢光，轉到烟窗的後面，忽然不見了。後來又從烟窗的別一面，匍匐着繞出，忽隱忽現，末了，坐在屋簷的一角。

他喊道：「你是華生麼？」我道：「是啊。」「這裏就是那人升降的地方。下面黑色的是什麼？」「是一隻水桶。」「有蓋麼？」「有。」「牆上有梯般的形狀麼？」「沒有。」

「這賊好狡捷啊！牆壁既是峭削，上下不留心，身體必不免立刻粉碎。然而他既能夠如此，我難道不能夠麼？這水管裝置得很堅固，想來那賊必定從這水管上下。」

他說着，就握住了水管，騎了下來。我在旁邊看他，只見一點燈光，在牆邊慢慢地成垂直線的移動。既近牆下，他就放手跳上水桶，再跳下平地。

他把鞋襪着上。說道：「追尋這賊，還不算難。他走過屋面，屋瓦都移動，並且急於逃遁，還漏落一件東

西在這裏，你是醫生，應該能够診斷他的形狀。」他說時就把所拾得的東西給我。

這東西原來是一隻小篋，是雜色的草繩織成的。上面裝飾着幾行不值錢的小珠子，裏面放着六根黑刺，都是一頭尖銳，一頭圓鈍，和白沙洛歇爾托太陽穴裏所刺的，一般無二。

他道：「這東西很毒。幸而全數落在我們的手裏。這樣，我們追尋他的當兒，他不能再把毒刺刺我。我還怕些什麼？但是假使我們追尋着了，事理上恐怕難免要



去奔尾搖地着了鼻子把別托

格鬪。格鬪起來，就是把馬丁尼彈打我，我也不退。但是路程並不近，足有六英里路。華生，你能够一

「那是很好！」他因引狗近他的身邊，對他道：「老托別！來！來！你能够幫助我。」他一壁說着，一壁把手裏的油巾，放在狗的鼻下。托別嗅了一回，便即仰起了頭等候命令，似乎那油味已經到了他心竅裏去了。福爾摩斯把手巾擲得很遠，不使氣味混雜，隨手牽狗至水桶旁邊，等他去嗅。托別到了那裏，即跳着狂嗅，接着，就把鼻子着了地，搖尾奔去。福爾摩斯拉緊了繩，急速跟着他走，我也盡力追隨在後面。

這時候東方略略有些魚肚白了。一線冷光，淡淡的成了灰色，遠遠地透出魚鱗似的雲片。園裏牆垣高聳，人跡既少，屋內又幽暗異常，颯風吹來，不禁要打寒噤。我看到四周，地上好似瘡孔，土堆土洞的中間，間或有些短樹，也是蕪雜不整齊，簡直不像園林，我們立在這裏，還有昨夜園主慘死的情狀，纏繞腦海，也未免有些兒懷懷危懼。

托別一壁行路，一壁嗅着，曲曲折折到了園的角裏，便立定了。這裏是兩牆銜接的地方，下脚的磚頭，似乎已經鬆動些了。牆邊另有一株桃樹。福爾摩斯就爬上樹去，由樹枝上跳到牆上，便把狗投出牆外，我也樣爬上了圍牆。

塊兒去麼？」我答道：「我一定去。」「你的脚力可走得動麼？」「啊！走得動的。」

他道：「那裝木脚的人，還留一個手印在牆上呢。你不見這白色的灰粉上面，略有血跡麼？總之，我們十分順利，昨夜幸而沒有大雨！雖是隔了二十八點鐘，油味仍舊留在路上。」

我含糊答應他，但是，心上十分疑惑，以為天雖沒有下雨，倫敦商務繁盛，行人絡繹不絕，現在事體已過了一天，路上油味，豈不要給行人腳跡，帶了去麼？後來我們跳下了圍牆，跟着那托別前進，見托別向前行去，一點沒有遲疑，很像一個旅行家舊地重來，道路山水，十分明白，絕對不必思索。我方知油味真的很強烈，他所說的當真不虛。福爾摩斯道：「你不要想這案破的破獲，全仗着那柏油的油味。倘然沒有柏油，我當然還有好多別的方法。但是天使凶徒失敗，給我們留下一條探緝的捷徑。我們現在樂得就照着這捷徑走去。否則繞道遠行，雖也仍舊可以破案，但或者到了黑暗的路途，那就不免要勞苦多而成功少了。」

我道：「你的偵探術，竟如此神奇。福爾摩斯，這件事就我看起來，實在比斯弗生霍濺一案，難上幾倍。你卻一見就能够知道中間的祕密，別的不要說，你怎麼能够知道那一個裝木脚的兇犯如此詳細呢？」

福爾摩斯和我同事長久了，平常時候往往要說些頑皮話。那時他說道：「嘻！小孩子！這件事很簡單，還不明白麼？我現在告訴你，曾經有兩個軍官同做罪犯的監察。後來忽然發見了大批寶物。所以發見的原因，中間一定另有祕密。發見以後，兩人都不知道藏在那裏，有一個英國人，叫納納生史毛爾，就畫出一個圖來。這納納生史毛爾的名字，在蒙斯吞大尉所藏的圖上。其餘三個人的名字，是他的同黨；別處所寫四個人的簽名，都是史毛爾所寫。他一個人兼做三個人的代表，就把這四人的簽名代同黨的逐個的署名。再從圖上着想，這兩個軍官中，必有一個先照了圖上所指示的地點，掘着了寶物，回到英國。他對於史毛爾四人的交涉，必定有些未妥協的地方。至於史毛爾何以不能夠自己掘藏呢？那也是很容易解答的。因為看到圖上所寫時日，就知道蒙斯吞大尉得圖的時候，剛在那裏做罪犯的監察。那時他天天和罪犯接近，就得到了那圖。史毛爾和同黨三人，一定都是罪犯，既是罪犯，當然常在監獄裏生活而不能自由，故而雖能畫圖，卻不能夠自己去掘藏了。」

我道：「這不過是你的理想罷了。」「不能說僅是理想。講起事實來，也是很符合的。試想歇爾托少佐回

到英國以後，安居了幾年。但一天他忽然接到一封從印度寄來的信，便致驚駭失魄。這又爲什麼呢？」

「想是那受委屈的罪犯，期滿得到釋放了。歇爾托恐怕他們到英國來報復，所以嚇得成了病。」

「與其說是期滿釋放，不如說越獄的來得近理，因爲歇爾托是監察罪犯的人，各個罪犯的監禁年限，必定知道的。他既知道，當然可以從容預備。但事實上他卻一點不預備，臨時竟嚇得不知所云。那不是罪犯越獄，完全是出他意外的麼？再進一層想，歇爾托得到這封信以後，對於裝木脚的人，厭恨極了。可知越獄的罪犯，一定是裝木脚的。後來歇爾托見了一個裝木脚的收帳人，驟然把手鎗射擊。這收帳人是白種人。假使歇爾托所恨的是黑種人，那麼，肌色不同，相隔雖遠，也不致誤會的。他既已如此，又可知他所要打的人，必定是白種人了。再看圖上四大所簽的名字，惟有約納生史毛爾一人，姓名是我英國所常見的，其餘三人的名字，都很怪僻，不是印度人，就是回回人。觀此，你想這越獄的罪犯，不是史毛爾，是誰？」

「是啊！這件事經過一番解釋，當真已非常明瞭了。」

「我現在設身處地，把史毛爾的眼光，說出他到英國來行竊的次序。史毛爾到英國來，有兩種目的：一，是要得着寶物；一，是要結果歇爾托的性命。他到了英國以後，既知道了歇爾托住宅的地點，就賄通宅中的一人，給他通傳消息。這人當然是歇爾托的廚司，叫辣爾勞。管家婦密昔司柏史頓會說他行爲無賴，貪財賣主的事，或者有之。然而史毛爾雖有內線，也不能知道寶物收藏的地點。因爲知道寶物所在的，除掉歇爾托自己一人以外，只有一個忠心的老僕叫拉爾周達。後來史毛爾知道老歇爾托的病不起了，恐怕他死了以後，那寶藏的祕密，要跟着他的骸骨同葬黃土。他因就冒險趕到歇爾托家裏。假使那時歇爾托的兩個兒子不在病榻面前，史毛爾勢必要闖進去和垂死的人爭執。若使如此，那麼，這案件在幾年前就可以揭布，不必到今天還要勞動我們了。歇爾托既然死了，史毛爾恨得格外深切，就在老歇爾托身死的那夜，偷偷地到了屋內，遍尋歇爾托生前所寫的紙件，要想在紙件中得寶藏的消息。但他到底沒有尋到，就留了一張寫着四個人簽名的紙片才去。這一張紙片，就表示他有特殊的原因而來，和尋常的竊盜是不同的。假使歇爾托沒有病死，卻是給史毛爾殺死的，

史毛爾也必要留下一張同式的紙片，表示他所以殺人的緣由。這種情形，諒來你不致再說我是只有理想了。」

「中間有線索可尋，自然和只憑理想的不同了。」

「自此以後，史毛爾既不能如願，只好自守秘密，等候機會。幸而他的內線還存在，還不要緊。他因有時的到別處去，有時回到英國打聽消息。隔了六年，白沙洛果然在閣樓裏發見了寶物，那內線就立刻報告史毛爾。」

史毛爾得信，急忙回到英國。他因着自己已是殘疾，裝了木脚，不能够上這高樓，就招了一個奇怪的人幫助他。

這人不幸踏了柏油，使托別能够引我們到這裏來，並且還煩着一個半棒的軍醫官追逐在狗後呢。」

「那麼，殺死白沙洛歇爾托的，不是約納生史毛爾，應該是他的同伴了。」

「是的，史毛爾和白沙洛一點沒有仇恨。他祇要等他睡着了，然後偷竊寶物，始終沒有害他的心。但他的助手，必是一個性情躁急的人，驟然間就把毒刺刺他。等到史毛爾進來，見了這狀，非常忿怒，就恨恨的罵他。我們看了房內的脚印，還可以想見當時頓足的情狀呢。那時那毒刺既已收不轉來，史毛爾無法挽回，只得留下一張紙片，帶了寶物而去。這是行兇前後的情狀，

我憑着觀察所推斷而得的。至於史毛爾這個人，步武闊大，身材必高，身上有殘疾，還能够攀登高屋，年紀一定不老。他住在安達門島很長久了，烈日曬着，面目必定不像我們的白嫩。歇爾托的兩子，曾在乃父臨死時，瞧見窗外的人多鬚鬚髮，故而那史毛爾一定是多鬚鬚髮的；並且老歇爾托臨終時所以能一見便即認識，也許就因他面部多毛的緣故。此外的情形，我卻不知道了。」

「他的同伴又怎樣？」

「這中間也沒有什麼秘密，不久你就能够知道的。」說完他仰視着天空，又道：「早晨的空氣，新鮮極了！試瞧那紅雲一點，流蕩天半，極像一片紅色羽毛，剛從鷗的身上脫下來，飄浮在天空。那初升的曉日，紅光縷縷，竭力推動這倫敦的雲陣前進。咳！同樣日光，所照的人何止億萬，然而像我和你這般執業的奇特，恐怕也找不到幾個。我們在這天地間，仰觀俯察，覺得造化的力量，真是偉大無比！德人約翰保羅的著作，你可曾研究過麼？」

「也約略看過。但是沒有讀過他的原書，只從我們英國加賴爾所著的約翰保羅中看些大略罷了。」

「如此也好。凡事，倘然照着支流，去尋母湖，母

湖總容易得到的。加賴爾的著作，措詞雖是近乎怪僻，對於精深的哲理，卻說得很透徹。我們可以知道一個人的偉大底力量，必定從細微覺悟上得來。比較和討論，尤其是日進高明的左券。你倘然能够研究李其德的學說，那麼思想的供給，更無窮盡。你現在有沒有手鎗？」「我有手杖在這裏。」

「罪犯倘使果真給我們找到了，那一定要格鬪的。我們應該預備在先。你有手杖，可以抵敵史毛爾。他的同伴窮凶極惡，我有手鎗，可以打殺他。」他因摸出手鎗來，裝上兩個子彈，重新放在右邊的衣袋裏。

那時我們跟着托別前進，離開城市漸遠，道路大半是鄉村格局。後來到了美脫洛權利村。村上有市集，勞動的人，和河邊舟子，都在那裏披衣而起。小家婦女開着百葉窗，掃除階前垃圾，也很忙碌。走到轉角地方，有一家公共飲食店，店門已經開了，主顧四集。這些都是做工的人，不能自己備早餐，到這裏來喫飽了，就要趕到工場上去的。這些人的相貌都很奇特，走出飲食店時，都舉起衣袖來揩拭他們鬚髭上飲酒的餘滴。一路上野狗很多，見我們走過，往往猜猜地狂吠；就是不吠，也是眼睛張大了，似乎注意我們的行動，有些懷疑。托

別忠心做事，不看野眼，把鼻頭碰着了地，搖尾而行。聞或逢着油味濃烈的地方，也要嗚嗚地小吠，表示他的發見。

我們再走，經過史屈里生路，和勃立克司吞路，從奧法蘭的東面，轉到更寧敦街。所走過的都是曲折小路，凡有夾道和大路成平行線的，托別必走夾道，到不得已的地方，方始走大路。可見凶犯走的時候，也預防有人追蹤而至。更寧敦街走完，向左轉彎，經防得街和折曼爾街，再入乃脫區，托別忽然不走了。他只是前後亂跳，一耳下垂，一耳上豎，似乎表示他的遲疑莫決。後來打了幾個轉，仰起頭來，向我們請示。

福爾摩斯呵叱道：「這狗爲什麼？這裏很狹窄，罪犯既不能坐車，難道能够坐着氣球去麼？」

我道：「或者他們在這裏停頓過一回。」
我的同伴道：「對啦！這句話很有道理。啊！狗又走哩！」

狗重新前進了，我們仍舊跟着走。覺得狗走得很快，鼻頭也不再着地，知道油味必定比以前更見濃厚了。福爾摩斯眼光閃閃地，面有喜色，似乎預料賊巢已近，不多時要破案了。

我們已行過了九榆地，經過白鷹酒樓的前面，就是勃洛特洛克和納爾遜大木廠。廠裏工匠都齊集了，鋸木的聲音，傳到門外來。托別走進廠門，忽地直跳起立，跳到木屑間，走過一條小路，轉到兩堆積木的前面，有一部場車，場車上面卻有一隻大桶。托別吠了一聲，便

跳上車去，搖尾吐舌，時時把眼睛瞧着我們。我們走近前去，見桶邊和車輪上都塗滿柏油，相近的方丈以內，油氣觸鼻，幾乎不能耐了。
歇洛克福爾摩斯和我面面相覷，後來不禁笑起來了。

第八章 培格街的偵探小隊

我道：「那麼，怎樣纔好？托別也失掉他的能力了。」

別條路上去了。

福爾摩斯道：「近來倫敦各地，用柏油的很多，氣

「方纔走錯，走了油桶進廠的路，現在須得防他再走了油桶的來路。」

味既是相同，莫怪托別要走錯了。」他就帶了狗下車，一同出廠。

他道：「現在須得回到原路，方始能够找到油味混

決不至一誤再誤了。」

雜的地點。」

我們一壁走，一壁說，大約十幾分鐘，經過培爾芒

「是啊！幸虧離此不遠，大約在乃脫區轉角的地方。那邊有油味兩條一條是木廠運油的氣味，比較濃厚一點；一條是罪犯的腳跡，比較的略淡。托別舍淡就濃，所以走到這木廠裏來了。」

德區，和王子街，托別忽然沿河走百老匯街。走完了這條街，就是水灘脚，有一小碼頭，是木頭做的。那碼頭突出在水中，托別走下去，上了小碼頭，一直到近水最末的一級，望着水狂吠。

我們回到了乃脫區，那狗約略轉了幾個身，就走到

福爾摩斯頓足道：「現在怎麼辦？罪犯從水路逃去

了。」那時碼頭旁邊，停着許多小船，福爾摩斯立刻帶狗上船，使他逐個嗅去，也沒有頭緒。

離開這裏十幾步，有一所小磚屋，第二扇窗口裏懸一塊木牌，寫着毛迪開史密司字樣，下面還寫着：「船隻全備，或者計論日子，或者計論鐘點，都可以的。」另外還有一塊牌，掛在門上，寫着說：「這裏有小汽輪，行走極快，價值便宜，……」歇洛克福爾摩斯見了，神色頓然非常懊喪。

他道：「壞了！罪犯事前預備得如此周密，真是出我意料之外。」

他和我同到那小磚屋的前面。屋門恰正開了，一個鬻髮的孩子，從裏面跳出來，猜他的年紀，大約六歲。後面跟着一個婦人，面帶紅色，筋肉結實，手裏捏着一大塊海絨。

他喊道：「夏克！快來洗澡！你這小鬼頭！這樣礙礙，還要一天到晚的胡鬧。你爺回來，不打你，也要罵得你半死！」

福爾摩斯喊道：「好孩子！兩頰緋紅，和玫瑰一般。夏克！也要東西麼？」

夏克想了一想，吞吞吐吐地答道：「我要一先令。」

福爾摩斯道：「你不要再多一點麼？」

夏克又想了一回道：「能够給我兩先令，更好。」福爾摩斯給他兩先令，又對那紅面婦人道：「這孩子很好！密昔司史密司。」

婦人道：「先生！天爺給你幸福，不知道先生給孩子錢，要他做什麼事情？這孩子頑皮得很，丈夫出去了，就跳盪得可厭。」

「那麼，尊夫密司脫史密司出去了麼？這事很使我失望，因為我要和他說幾句話啊。」

婦人道：「他在昨天清晨出去，至今沒有回來。儻然先生要用船，我能够代辦的。」福爾摩斯道：「我要用他的小汽船。」

「什麼！要小汽船啊！這件事不能答應了，因為他出去，就是坐的小汽船。但是船上放煤不多，借給胡爾威志來去的用，恐怕還不够。這船速率很好，就是極遠到格雷夫司恩德，也不會誤事。不過汽船全靠着煤，沒有煤，總不行。」或者可以在半路上，停靠着買些。」

「或者可以如此。先生，但是他這回去，恐怕未必這樣。有好幾個人要用汽船，他都拒絕，獨是答應了一個裝木脚的人。並且他去的時候，又是十分匆忙，裝煤

也來不及。這裏面有什麼情由，真有些不明白。這裝木脚的人，面目凶惡可怕。他每次來，往往把木脚敲地，敲得閣閣的響着，我很不歡迎他。」

福爾摩斯驚異道：「一個裝木脚的人麼？」婦人道：「是啊！這人脸孔是棕色的，好像一隻獼猴。他閒着總是來和我丈夫講話。昨夜深更半夜，合家大小都睡着了，這人忽然又來了，喚我丈夫起來。我丈夫似乎預先知道他要來的，一聽見他的聲音，便立刻披衣而起。小汽船也預先停靠在河邊，人到了就開，不像平時在開船以前總有許多周折。這件事現在想起，還覺得很不安呢。」

福爾摩斯聳肩道：「密昔司史密司，不要認錯。你怎能斷定昨夜來的是裝木脚的人呢？我不明白你怎麼能夠如此說定。」

「先生！這件事決計不會纏錯的。這人的聲音，模糊似遮着一陣濃霧，一聽就可以斷定是他，別人的聲音，決不是如此的。並且他來的時候已經三點鐘了。我們已關着門。他並不敲門，只把手指在窗格上輕輕的彈了幾下，喊我丈夫道：『史密司，快起來！時候到了。』我丈夫一聽見，立刻驚醒，連忙喚傑姆起來，和他同

去。傑姆是我的大兒子，已經長大可以做些事了，所以小汽船中間，常常喚傑姆去幫助。三人出門時一句話也沒有對我說，既沒有說出那兒去，又沒有安排家事。但在他們臨走的時候，木脚經過石板板上閣閣的聲音，還在我的耳邊。故而我即使極笨，也敢發誓，決不會錯誤的。」

「那麼，這裝木脚的人，是單獨來的麼？」「先生！這卻我不能說了。但是窗外沒有話聲，或者沒有同伴了。」

「失望之至！我今天來，正是爲着尊處小汽船的迅速，要租用一回。不幸被他人捷足先得了。我來想想看，這船叫什麼名字？」「船名『亞勞拉』。先生，你見過沒有？」

「噫！就是著名的『亞勞拉』。不是一隻綠色的舊船，上面畫一條黃線。後面船舷很闊的麼？」

「不！這船大小，和尋常所見的小汽船彷彿。船身黑色，有兩條紅線，並且是新漆，光彩極好，很容易辨認。」

「多謝你告訴我！我現在只好另用別的船，順流而下。倘然在中途碰見『亞勞拉』，我必定和尊夫作極短

的說話，告訴他夫人因着你忽然出去，十分掛念。那麼，他事體做完了，一定立刻回來。我還要問一句，「亞勞拉」的煙囪，是黑色的麼？」「不！黑色中間，間着一條白帶。」

「一定是兩邊黑色，前面白色了。密昔司史密司，再會！華生！那邊有一隻船停着，我們擺渡過去罷。」

到了船上，福爾摩斯又道：「和這等人講話，最要留心，倘然所問所答，起了伊的疑心，就和牡蠣一般，必定緊緊閉口，一句也不肯說出來了。否則你儘管問，必能完全告訴你的。」

我道：「罪犯的蹤跡，現在已經明白了。」福爾摩斯道：「是的。你的意思，打算怎麼辦？」我道：「也坐了汽船，緊緊的追趕那『亞勞拉』。我想必能够捉到這賊。」「不！如此志周折。須知自此而下，直達格林維志，沿途碼頭很多，無處不可停泊。倘然船停着，人走了，就是得着了船，也沒有用處。或是沒有得着船，向前窮追，廢時勞力，結果仍舊是失敗。」

我道：「那麼，去報告警吏。」「這也不是上策。瓊司這個人，雖沒有惡意，然而自大貪功，不能和他同事。我們須得獨出心裁，破獲中間的祕密。等到最後拘

捕的事，方始可請他來幫助，以便把大功給他。這樣，在我可以沒有紛擾的人，在他坐享其功，一定也十分感激了。」

「那麼，登報問各處管理碼頭的人，可曾見過『亞勞拉』船的蹤跡。我們再根據報告去追尋。」

「如此更糟了。你要罪犯快些逃走麼？凡事，求得越急，離開越遠。現在罪犯自以為蹤跡祕密沒有人知道。倘然我們把『亞勞拉』船登在報上，那賊知道案快破了，豈不要遠逃呢？但是瓊司雖笨，也可以幫助我一些。昨夜他自作聰明，把屍弟捉去，我料今天報上，必定宣佈這回事。這回事宣佈以後，那賊更覺得安謐而沒有危險了。那時我們要捉住他，就更覺得容易些。」

那時我們的渡船已到了岸邊，地點和密爾彭克改過局相近。我們登了岸，我問道：「既不宜追，又不宜報警，更不宜登報，那麼，怎樣纔好呢？」

福爾摩斯指着路邊一部亨斯美車，答道：「坐這車回去。喫了早餐以後，睡眠一小時，再作計較。我料定今夜仍舊要走路，精神一定够不上。托別或者還有別的用場，可帶同養着，不要去還休門。」我不作答，只跟着他上車。到了大彼得街郵電局門前，福爾摩斯喊車

夫道：「停！我要到局裏去發一個電報，」說着，跳下車去。我坐在車裏等他，停了一回，福爾摩斯重又登車。他問我道：「我發電給誰？你知道麼？」

我道：「我那裏能够知道？」他道：「在那所弗生霍潑案中，我曾經用過培格街偵探支隊。你忘記了麼？」

我笑道：「那是一班紛紛擾擾的小流氓。你還要用他們麼？」

「此等案件，非用他們不可。如果他們不能成功，我還有別法。現在我給電信的人，就是我的小朋友韋芹師，這人雖是面目醜垢，然而很忠心做事。我料我們還家以後，早餐沒有喫好，他一定領了一輩子蜂擁而來了。」

那時已經八九點鐘光景，我靜坐車中，又起了許多感想。我想，我既然不是做偵探，此等殺人越貨的事，和我一點不相干。我竟辛辛苦苦，忙了一夜，真是沒有意思。假使死者和我有關係的，那麼，他驟然給暴徒殺死，我確乎不能不捨身，盡我朋友的責任。現在白沙洛歇爾托這人，和我沒有見過一面。我不是癡獸，爲什麼竟如此不自愛惜？然而翻轉來想，死者雖和我沒有關

係，他的寶物，一半是屬於密司蒙斯吞的；既是屬於伊的，我就犧牲些身體精神，也是本分。雖是同樣的伊，得了寶物以後，身分勢必大異。照我的貧乏，萬萬不能够高攀富女。然而愛情所至，這一點也不能顧到。我但願這寶物到底歸還了伊，那麼，我心上便十分快樂，至於伊是否嫁我，可以不問。所以在福爾摩斯的意思，一心要捉拿兇手；我的意思，卻專要捉拿寶物。

我們回到了培格街的寓所，就進浴室裏去洗滌塵垢。洗浴以後，精神大振，更衣下樓，見早餐已經端來了。福爾摩斯剛正立在桌子旁邊斟咖啡。

他見我進來，含笑指着桌上的報紙，說道：「試瞧，這自大的瓊司，和那無理取鬧的訪事人，已經把這件事登了報了。但是此事前後情節，你都已明白。報上的記載，實在毫無價值。你與其看報，還是先喫這火腿雞蛋好。」

我笑着不回答他，拿報一看，是一份標準新聞。那記事標題，是「上那胡街的謀殺案」。他的原文道：「昨夜十二點鐘的時候，上那胡街本迪邱利精舍的主人，叫白沙洛歇爾托忽然給人謀殺在房內。據訪查所得，死者生前並無怨仇，只是他的父親藏着印度的寶物

很多，他父親死了以後，那寶物都給死者所有。現在這一批寶物，已經兇手帶去，兇手行兇的時刻，還沒有明白。但是最先發見這案件的，是密司脫歇洛克福爾摩斯和華生醫士。這兩人是屍弟薩丟司歇爾托領着到死者房內去的。幸而這件事發現的時候，蘇格蘭場著名的警務偵探隊隊員密司脫瓊司，恰巧在上那胡街警局裏。他得信以後，就在半點鐘內趕到那裏，勘驗一切。密司脫瓊司學問高深，經驗極富。到場不久，立刻明白中間的祕密，故已把屍弟薩丟司歇爾托，和死者的管家婦密昔司柏史頓，侍者辣爾勢，司關人麥克曼等，一併拘到局裏，聽候審理。因為密司脫瓊司精明無比，用了他的神術，查勘房內光景，知道兇手不是從窗戶進來，是從屋脊小窗中偷偷地下來的。蹤跡如此，一定是熟悉內情的，既是熟悉內情，故知道一定不是外賊。密司脫瓊司把死者的家屬拘去，眼光老到，一定不是冤屈好人。照他的聲望閱歷看來，這案件雖然奇怪，也不難立刻破獲的。」

福爾摩斯注目咖啡杯裏，笑問道：「如何？誇張的說話，法螺不是說得過響了麼？」我道：「我輩也十分危險，幾乎遭他的羅織。」他道：「就是現在的時候，

我們豈可以就安然無事呢？倘然瓊司再進一步，我輩也要恐慌了。」

這時候門鈴忽地狂響，後來聽得樓下女房東密昔司黑逞和人爭辯的聲音，我驚駭極了。

我因離坐喊道：「什麼？福爾摩斯！可是捕者已經到了麼？」

「不！事體就是不佳，怎麼竟會如此。或者我的培格街的偵探支隊來了。」

當他說話的時候，樓梯上已經有一種赤足行走的聲音，踢踢踢踢的向樓上來，還夾雜着喧嘩紛擾。有許多十幾歲的童子，一擁而進，都是襤褸醜醜，好似街上小乞丐。但是在漫無紀律的中間，似乎也經過一回小訓練。這班人見了我們，就排成一行，眼光灼灼，各各仰起頸子等候命令。內中比較略長的一個，神氣很像是個隊長。

他走到福爾摩斯跟前，說道：「先生！我得了電報，就領全隊到這裏來。車費三先令一辨士。」

福爾摩斯把車費給了他，說道：「韋芹師，以後如有消息，可以託你轉報，不必使他們一塊兒來，驚擾我們。我現在要尋一隻小汽船，船名『亞勞拉』。船主名

毛迪開史密司。船身黑色，有兩條紅線，烟囱也是黑色，前面有一條白帶。這船已經到泰晤士河的下流。船主毛迪開史密司住在密爾彭克改過局的對岸。你可以分派一個人在那裏等候，一見『亞勞拉』開回來，就來報告我。其餘的人可以散在下游各地，探聽這船停泊在那裏。章芹師，你聽得明白麼？」章芹師道：「是！都聽清楚了。」

「酬金仍照以前老例，每人每天給一先令。誰查得了這船的，就另外加獎一其尼。現在先付一天的工資。快些去探聽。」他說完了，就拿出十幾個先令，分給這一羣童子。這班人便歡笑跳躍的去了。

福爾摩斯又對我說道：「如果『亞勞拉』停在河面，我決定終究要給這輩子查到的。因為這輩子玲瓏剔透，能够到別人不能到的地方；能够見別人不能見的東西；並且能够聽別人所不能聽的說話，現在這樣一隻汽船，豈有反而找不到麼？我只希望在旁晚以前，章芹師能够來報好消息給我。現在我們倆也沒有什麼事可做，只有靜等消息。因為在『亞勞拉』，或者毛迪開史密司的蹤跡得到以前，就是有力也沒有用處啊。」

我道：「托別已經餓了，把這麵包給他罷。你也覺

疲倦要睡麼？」

「不！不！我的體質，和別人不同。有事的時候，永遠不會疲乏的。若沒有事，那才覺委頓不堪。現在可以吸煙了。我要研究這案中的條理。裝木脚的人，在社會上是不多見的，他的伙伴又是異乎尋常，我想一定可以手到擒拿。」

我道：「那麼，他的伙伴是何等樣人？你再說說看。」

「這一節也沒有什麼秘密。你若靜靜地推想，也可以明白。現在且把推想的根據匯集攏來：那人非常狡猾而敏捷，還能够放毒刺，並且赤脚，所用的木槌又是我們所不常見的。你想這是什麼樣人呢？」

我道：「照此看來，必定是一個蠻人。或者就是史毛爾同黨三人中間的一個。假使果真是同黨，那一定是印度人了。」

他道：「不！不！我初見他奇怪的兇器，也是如此。後來方知道是不對的。因為印度人中間，雖也有體格瘦小的，但他們的脚都是狹長而少肉的，和那所留的脚印不同。回回人的脚印，或者和他相像。然而因着着草鞋的緣故，大趾離開，四趾卻仍相並，和這印也有不

同。這樣，又知這人既不是印度人，又不是回國人，其餘蠻種，也可想而知了。」我道：「或者是南美洲的蠻人麼？」

他不即答，立起身來，在架上取起了一本書。他一壁翻看，一壁說道：「這是官廳新出版的調查錄，記載得很詳細。我讀一節給你聽：『安達門島，位置在孟加拉海灣中間。蘇門答拉的北面，距離三百四十英里。』

他讀到這裏，忽張目喊道：「哼！哼！這是什麼？『天氣溫熱，有珊瑚礁；產鯊魚。柏雷河商埠，羅脫倫島，——有棉花。』——安達門島土番，實在是全球最小的人種。雖是人種學家，常把非洲的薄喜門種，美洲的迪加印度種，和推拉亞洲勤種，看做人類中間最小的人種，然而實在不及這種土番的小。因為他們的平均高度，只有四英尺，那些不滿四英尺的很多。這種人體格雖小，性情卻殘忍無比，碰見了就死。然而假使能够和他聯絡，也是豪爽而愛友，肯替人盡死力的。』華生！你記着！土番頭大，容貌奇醜，眼小而有兇光，舉動神氣，

都像鬼怪，手脚更小，野性未除。英國官吏雖是千方百計的約束他們，成效終究很少。往往有海船在那海島的左近擱淺，土番必定完全把船上的人捉去，用毒刺刺死，或者把石槌打死。死了羣聚着解剖他的屍首喫去，叫做『宴會』。我料這人行兇的時候，史毛爾必定竭力的制止，所以白沙洛只有一死。否則也許屍體保不住，都要放到他的肚裏去了。」

我道：「不知道史毛爾怎樣有這種同伴？」他道：「這件事何必再問？史毛爾放逐在安達門島長久了。他豈不能結交一個土番麼？現在你已經疲倦了，並且已沒有事。你可以睡在這沙發椅上。我能够使你睡着。」他就在屋角拿起了他的那隻提琴，拉着和美的催眠曲。我躺在沙發椅上，見他的弓弦上下，面色微笑，一種懇摯的態度，令人感動。朦朧之間，覺得一身旋轉，好似坐在船裏，不多時，早已入夢，彷彿瞧見我親愛的梅麗蒙斯吞，低頭向我微笑。

第九章 線索的中斷

等到我醒來，夕陽已下山了。張開眼睛，見歇洛克福爾摩斯仍舊坐在我就寢時候的地方。不過這時他已放掉了提琴，換了一本畫，低下頭在那裏細讀，神色很不快活。

他見我醒了，就走到沙發椅邊，問我道：「你睡眠酣美極了。我很怕我們的談話，驚擾你的好夢。」

我道：「談話麼？我沒有聽見啊！消息怎樣？好麼？」

「絕無消息。方纔韋芹師來說，泰晤士河中尋遍，卻沒有『亞勞拉』的蹤跡。你想這不是使我大失所望麼？現在時機緊迫了。每遲一點鐘，罪犯就多逃一點鐘的遠。然而追尋的法子，終究沒有。怎麼辦呢？」

「我應當怎樣替你盡力呢？現在精神已經恢復。就是再走一夜，也沒有困難了。倘然有所命令，儘管說罷。」

「這時候用不着你。就是我也不能做什麼事。只好靜候外來的消息。倘然走了出去，消息的傳來，或者就在我出門以後，事體又要兩歧了。你倘然有事要出去，儘不妨去。我可在這裏守候的。」

「既然用不着我，我要趁這空閒的當兒，坐車到康

伯威爾街，去見密昔司弗來司脫，答謝伊昨天邀請的盛意。」

「你只要一見密昔司西西爾弗來司脫麼？」

我道：「既是見了伊，自然也要見見密昔司蒙斯吞了。他們倆都是急要打聽這案件的消息，我須得約略告訴他們些。」

「不要說得太詳細。天下最不可靠的，就是婦人。」這句話我不和他爭辯，只道：「我去了以後，約一兩點鐘，就可以回來的。」

「希望你得到幸福。但是你倘然要渡河，請把托別帶去，還了休門。」

我依他的話，帶了狗上車。到品欽街，見了休門以後，還他的狗，又給他半個金鎊。後來趕車到康伯威爾，敲開了門，進見那密司蒙斯吞和密昔司弗來司脫。他們倆見我來了，都很快活，互相問安，就問案情如何。我把所經過的告訴他們，悲慘的事，卻略去不說。但伊們倆聽了，還是十分驚恐，伸着舌頭，縮不進去。密昔司弗來司脫道：「這件事很像小說。一個孤零的女郎，有五十萬鎊價值的寶物，又是給一個木脚的人和一個黑色小蠻人盜去，真離奇得莫明其妙。怎麼世間

竟有這等新聞？」

密司蒙斯吞道：「還有兩位俠士參與，事體格外奇異了。」

「梅麗！你給這事所擾，苦惱極了。然而有一天寶物都到了你的手，你立刻成功巨富，無異把全世界放在你的腳底。一得一失的相差，真是速極了。」

伊聽了這話，也不露出驕矜得意的顏色來，好似金銀寶物，一點不能動伊的心。我見了這狀，十分快活。伊慘然道：「這事無論如何，總要設法替密司脫薩忒司歇爾托雪恥。這人哀憐我孤零，竭力救濟我，竟得到這惡果，我心上很抱不安。」

我道：「是啊，一得了兇犯，寶物也可以得到。那麼薩忒司的罪，也自然昭雪了。」

我們說了一回閒話，已經夜了。我方始離開康伯威爾，坐車回寓。到了室內，見我同伴所吸的烟斗，和所讀的書，都丟在椅中，人已不見。我又在桌子上找尋，也不見片紙隻字。

那時恰巧女房東密昔司黑逞走進來。我就問道：「密司脫歇洛克福爾摩斯出去了麼？」

伊道：「不，在臥房裏。我恐怕他要因勞成病了。」

我道：「病麼？如何就病了昵？」

「就是不病，也很奇怪。自從你出去以後，他就立起來，在室中走來走去。他的囊橐的皮鞋聲，教人聽了生厭。後來靴聲以外，再來雜些自言自語的聲音，不知道他說些什麼。門鈴一響，他必定走到扶梯口，高聲問道：『密昔司黑逞，是誰啊？』問了幾次，方始走進臥室去。仍舊走來走去。我恐怕他身體不舒服，進去勸他喝一點涼爽劑。他怒目而視，並且斥退我。你想，這件事不是很奇怪的麼？你靜心聽着，現在他的臥室裏還有脚步來去的聲音呢。」

我聽了，果然有蹀躞之聲。因就道：「密昔司黑逞，不要多心。我和他同事長久了，知道他的本性多思慮，心上有些不舒服，身體就不能安定。這等模樣，我是見慣的。請你不要放在心上。」說完了，再安慰了一番，伊方始釋然去了。我知道他的走着不停，必定是他苦心焦思的時候。不應當進去紛擾他的思路，就獨自喫了晚餐去睡。後來偶然醒了，聽得那皮鞋的聲音，到天亮還沒有歇。

明天早餐，福爾摩斯和我同喫。我見他容貌憔悴，兩頰微紅，似真有了熱病了。

我道：「老友，你爲什麼終夜開步走？不怕病魔來攻擊你麼？」

他答道：「此案不破，斷不能高枕而臥。我對於全案，已經十得其八。人名，船名，也探聽着了，自以爲即刻可以破案。誰知卻停頓到如此？」

我道：「這事既然不是韋芹斯所能夠做到，那麼，你應當另行想法啊。」

福爾摩斯道：「我因着韋芹斯不能成事，昨晚又派密司的妻子，也不得伊丈夫的音信。難道罪犯神通廣大，能够預料我福爾摩斯要出來追尋，竟把汽船沈沒了麼？否則這泰晤士河裏上下幾十里，船舶雖多，『亞勞拉』究何從遮掩呢？」

我道：「或者我們已受了史密司妻子的愚弄，只要伊把船名和船身油漆的模樣，胡說白道一回，那麼，我們尋到頭白，也不能見那『亞勞拉』的了。」

他道：「不，我也疑心到這一點。我會派人去問史密司的鄉鄰。但結果卻和那婦人所回答我的話一般無二。」我道：「可會到上游去了？何不到上游尋一遭？」

「這個我也想到。我已另派一分隊到上游去，命他

們尋到理查門脫爲止。倘然還不得消息，一到明天，我要自己出去和罪犯拚命了。然而我料定今天一日之中，無論如何，總有些消息給我的。」

天下的事，往往情勢和志願相違背的。這一天，我悶坐着等候消息，竟一點兒沒有。報紙對於這案件，也是記載不一，但大致都集中在薩丟司身上。他們又把瓊司稱讚得不堪入目。那記載中只有官廳要在明天去相驗的一件事，有些可信，此外都是無稽之談，看了昏昏欲睡。到了晚上，我無聊極了。我因再到康伯威爾，和密司蒙斯吞閒談，告訴他們時機緊迫，罪犯還是杳無蹤跡。伊和密昔司弗來司脫都是太息不止。等到回寓，已是黃昏時候。福爾摩斯住在室中，不言不笑，呆呆地發癡似的，我偶然問他，也不很高興回答。他只把一塊藥片，放到玻璃試驗管裏，加了些水，在火酒燈上燒着，發出惡臭來。我耐不住了，便獨自進我臥室裏去，約略喫了些夜餐就睡了。夜半，偶然醒來，還聽見玻璃管相碰的聲音，知道福爾摩斯這一夜又沒有安睡。

天亮了，剛張開了眼睛，福爾摩斯已經立在我的牀邊。他已換了舟子的裝束，着一件粗絨衫，頸上圍了一條紅色的粗布圍巾，形狀極粗陋。

他道：「我現在要親自到泰晤士河下游去走一遭了。這一遭或者有些效果。我想了好幾回，船既不停在江面，難道沒有別處可停麼？凡事不在這裏，就在那裏。如何可以顧此失彼呢？」我道：「我如何幫助你呢？可要跟你去麼？」

「不！你不要到別處去。留在這裏，很可以幫助我。韋芹師昨天不得消息或者今天可以得到一些。倘然兩人都出去了，恐怕失誤，不如請你在這裏做我的代表。倘然有寄來的電信，可以替我拆看，並且一切儘你斟酌處置。你不要有負我的屬望才好。」

「可以的。既是承蒙你屬託我，一切應當盡我的力。」我這回行蹤不定，你不能發電告訴我。倘然命運不惡，我可以就回來的，回來以後一定有許多消息報告你聽了。」

他說完了，就反身出門走去。直到早餐時候，還沒有回來。標準新聞報來了，見上面所載的上那胡街暗殺案，措辭和以前不同了。說道：「上那胡街暗殺一案，已經迭誌前報。現在知道此案內容，非常複雜。蘇格蘭場有名偵探家密司脫瓊司已經四面探聽，證明屍弟薩丟

司無罪。現在屍弟和管家婦密昔司柏史頓已經一律釋放。另外由密司脫瓊司探到罪犯線索，帶同警士前去緝捕。像密司脫瓊司的幹練，早晚總可把這案破獲的了。」我看完了，心想薩丟司既已釋放，確是幸運。只是不知道瓊司所得的線索，和實在案情，究竟有沒有關係。

後來我又在報後廣告欄內，見一則廣告，標題是「尋人」，下文道：「船主毛迪開密司和他的兒子傑姆在星期二早晨三點鐘左右，趁小汽船「亞勞拉」離開史密司碼頭到別處去，至今沒有消息。那船船身黑色，有兩條紅線，煙囪黑色，有一條白帶。誰知道他的蹤跡，請到史密司碼頭，告訴密昔司史密司，或者通知培格街B字二百二十一號，都可以的。酬金五鎊，決不食言。」

這廣告中間既有培格街住址，那麼，登載的必定是福爾摩斯了。培格街的前面，先說史密司碼頭，罪犯見了，勢必以為是妻子尋覓丈夫，決不致有別種疑心。他佈置如此周密，令人佩服不置。

早餐以後，我依着福爾摩斯的話，靜候外來消息。我既沒有伴侶，一個人默坐着，覺得時間過得非常

的慢。我一聽見了敲門聲和街上奔走聲，心上便快活，以為不是他回來，或是閱報人來報告消息。然而快活了幾回，我的願望始終空虛而不能實現。我覺得沈悶極了，要想看書消遣，然而眼光剛放到書上，心就趕到別處去了。我暗思密司蒙斯吞把這事委託我們，不料結果卻如此變幻。我腦海中，又像有一個木脚的人，和一個小黑蠻人，在那裏跳着很不安靜。因此，無論什麼書，都不能讀完。後來又想，我自從和福爾摩斯同事以來，雖沒有見過他失敗，可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大概福爾摩斯對於這案的理想，已進了歧途。再因着他的自信力過強，一誤再誤，故而就把一個極平淡的問題，反而弄成了一件極晦澀，而艱難的疑案。現在罪犯趁機脫逃，前途茫茫，不是很可慮的麼？然而回過來一想，這案子自始至終，凡是福爾摩斯思想所能及到的，我既眼見他都成事實。並且事事順流而下，好似鐵練的節節相聯。就情勢而論，斷無到了現在，反有中斷的可慮。如果他所料果真都錯誤了，那麼，正確的又在那裏呢？我想來想去，這疑團總不能打破。

下午三點鐘光景，門鈴忽然大響，鈴聲停了，就聽得樓下客廳裏有雄壯的話聲。不多時女房東領一個人上

來，不是別人，正是瓊司。我很奇怪，瓊司竟變了在上那胡街時候那種驕傲的情狀，卻和顏悅色，說話時語氣也很柔順。他對我鞠躬道：「晚安！先生！晚安！我知道密司脫福爾摩斯已經出去了。」

我道：「是的，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回來。請吸一支雪茄，坐下來等一刻罷。」

瓊司謝了一聲。他一壁坐下來，一壁摸出一方紅手巾，揩着面道：「我應當等他。」我道：「可要喝些蘇打威士忌麼？」「謝謝，只要半杯够了。天熱，不宜多飲。近來天氣既熱，我又忙極，非常感到困苦。上那胡街一案，你知道我的用意麼？」「你前天所說的話，我還記得。」「前天所說，我自以為料想得當的當，屍弟薩丟司實在罪無可逃。後來細細研究他的事理，再四面去探聽察看，方知出事的那天，薩丟司離開上那胡街以後，始終有人和他在一起。這些同伴，都能够證明他沒有單身到別處去過。那麼，那殺兄的處分，便不能隨便便加到他的身上去了。然而正兇是誰？至今還沒有頭緒，所以我很願意有人來助我。」

我道：「要人幫助也是常事。那一個人沒有困難的時候呢？」

瓊司道：「貴友密司脫歇洛克福爾摩斯，真是奇人。失敗這兩個字，他的字典裏是沒有的。無論怎樣離奇的案件，一到了他的手裏，差不多沒有一件不是從黑暗中放出光明來的。因着他的偵探方法，千變萬化，悟性又是敏捷，別人就再也及不上來了。倘然他投身警界，我決定他不久就可以得到上峯的器重。就是我也只好望塵莫及。」

他說的時候，又從袋裏摸出一張電報給我，說道：「我在十二點鐘光景，得到他的電報。」我看上面寫道：「密司脫瓊司，見電請速到培格街敝寓，如我未歸，請少待。歇爾托案，現已查明。如果你要知道案情的結果，今晚可和我同去。福爾摩斯從巴柏拉街發。」

我道：「電文如此，福爾摩斯或者在失望中間，得到成功的轉機了。」

瓊司道：「噫！他也曾失望過了麼？我們做偵探的，就是極敏捷的人，也難免有失望的一天。他既是以前已失望過了，或者這電有些誤會。但我既是警務官員，倘然有機會，不管他可靠不可靠，總不肯被他輕輕滑過的。」

這時樓下有一種聲音。似乎有一個人，在那裏走上

扶梯來，一壁走着一壁咻咻的氣喘，聲音很重墜。走了幾級，又停頓一回，似乎這人已經很衰老，有些走不上來。停了好久，方始氣喘着進來。我見了他的形狀，和我所聽見的聲音，果真互相證明了。那人年紀既大，又十分衰弱，彎腰駝背，行動時候，膝蓋也有些搖動，好似一棵老樹已經過多次的風霜，但是衣服神色，又像在海上生活的人，穿着舊絨的外衣，鈕扣密排，直到頸下。頸上還圍着一條絨圍巾，把兩頰埋在中間，頰上鬚鬚很多，蓬蓬地成了灰色，頭髮也是這個樣兒。長眉下垂，好似蘆葦，目光從蘆葦中透出來，越覺得閃閃有光，因着他臉上的毛多，除掉這兩隻眼睛以外，幾乎不能再見皮肉。他這形狀，見得他在少壯的時候，是一個航海業中間極有聲望的人，後來窮途潦倒，就成了這個模樣。

我問道：「朋友，你到這裏來，做什麼呢？」他把我們細細端詳了一回，答道：「你是密司脫歇洛克福爾摩斯麼？」

我道：「不，但是我可代理他的事務。你要對他說的話，儘管對我說就是了。」他道：「我只要對他說。」

我道：「我已經說明，我是福爾摩斯的代表。你可

是要說些毛迪開史密斯的汽船消息麼？」

「是啊！我知道這船的所在；我也知道船上的人的所在；並且我知道船上人所盜的寶物的所在。我知道這一切的大概。」「那麼，請你告訴我。我可以轉告他的。」

那老人現出很不高興的神氣，答道：「這是關係他的。我只要告訴他。」我道：「既是這樣，你等他回來罷。」「呸！呸！我爲了這件事，已費了好多時候。密司脫福爾摩斯既然不在這裏，只好讓密司脫福爾摩斯自己幹去。我



瓊司把背靠在門上阻
住老人的去路

總不願向你
或別的人說
出一個字來
。」

他轉身
把門帶上，
要回出走了
。瓊司急急

立起身來，走過去阻住他。

他道：「我友！請等一回兒。你既是探得了緊要的

消息，無論如何，不能就去。我們同伴沒有回來以前，我們總要看守着你。」

那老人不理，要想奪門而出。瓊司把背靠在門上，阻止老人的去路。

老人舉起他的手杖向地板上怒擊着，說道：「豈有此理！我來要看一個上等人。不料竟碰着你們倆。我平生沒有見過這般荒謬的人，竟把非禮待我。」

我道：「你不要性躁，我們決不敢冒犯你的。就是你費了一些光陰，也總要補償你。並且他不久就要回來了。請坐在這沙發椅上等一歇罷。」

老人聽了也不回答，一逕向沙發椅上坐下，他又氣喘吁吁的把兩手掩住了面孔，好似十分懊喪的樣兒。我見他已經背坐着不去，就不再注意，仍舊迴過頭來和瓊司吸煙閒談。

一剎那時，福爾摩斯的聲音，忽地到了我們的耳邊。他道：「我想吸雪茄，請你也給我一支。」我們從椅子上直跳起來。忽見那福爾摩斯坐在那沙發椅上，笑容可掬。

我驚喊道：「福爾摩斯！你在這裏麼？但是那老人到那裏去了呀？」

他從背後拿出一把白髮來，笑道：「老人在此。鬚啊，鬚啊，眉啊，都在我的手掌中了！我想我喬妝的技

能，着實不差。竟使你們也上了一個大當。」

瓊司十分快活，答道：「啊！你真滑稽極了。假使你在舞臺上，一定是個名伶。你的咳嗽的聲音，已經是出神入化了。你那兩條衰弱模樣的腿，也可以每星期賺十鎊。但是閃閃的眼光，仔細辨別，還容易認出來。」

「既是這樣，第一，就請你替我代辦一隻穩速的巡查用的汽船。你吩咐那船在今天七點鐘，停在惠司明斯脫碼頭。」

他道：「我今天在外面幹事，完全是這樣子化妝的。因為我做了偵探，那些無賴們多半已認識我，我的這位同伴，又常常把我所經歷的事情，盡行披露，我更覺得困難異常，所以只能借此面目，才能出去實地工作。——你已經接到了我的電信麼？」瓊司道：「是啊。所以我才會到這裏來。」「那麼，你對於這案子怎麼辦呀？」「一點沒有頭緒。屍弟和屍者的管家婦，都和這案件無關，我已經釋放了。其餘兩人，似乎也不便把罪犯加上去啊。」

「這個容易。那邊常有警部所用的小汽船停着。我只消打電話過去，關照他們，不要開到別處去就是了。」

「船裏還要兩個有氣力的人，防備有什麼抵抗。」

「船裏本來有兩三個人管事的，都是精壯可用。你還要別樣麼？」

「就是這樣。但是還有一件，也要請你答應我。罪犯捉住了後，那寶物的箱，須得讓我的同伴帶到他的女友那裏，使這孤零的女郎，開箱一見巨富的財產。華生！你以為如何？」「這是我所極端滿意的了。」

瓊司搖頭道：「這手續卻有些顛倒了。案情如何，此時還有些難說。就是事實都和理想合符，在理那寶物的箱子，也應得先經過官廳的開驗，方纔可以發給有所有權的人。」

「不錯，這也容易處置的。還有一件，你必須答應

我。史毛爾捉住以後，我先把私人資格，向他盤詰。使他自己說出罪狀來，然後再移解官廳。」

「你現在已經做了這案件的中堅人物。倘然所料不差，這件事可以答應的。只怕史毛爾未必真有這個人呢。假定說是有的，我恐也未必就能捉住他罷。」

第十章 泰晤士河上

我們的共餐，十分歡洽。福爾摩斯擅長談論，一到心上舒暢的時候，談鋒更好。今天的健談，尤其是我和他相識以來的第一回。凡是音樂戲曲，以至東方的佛理，世界將來的戰亂，意思想得到的。總要發揮他心上的妙論。所論又是極切合事理，似乎都有過湛深的研究。看他的神氣，好似這幾天所鬱積的沈悶，現在已經一掃而空了。瓊司謙虛得很，恭謹的情狀，布滿在顏面上。他彷彿在那裏懊悔以前時的粗莽。現在方始眼見福爾摩斯的成功，不覺起了一種佩服的心。我因着破案就在目前，快活的程度，正和福爾摩斯一樣。

喫完了飯，福爾摩斯立起來，拿出表來看了一看。他說道：「時候到了。我們各喝一杯，慶祝我們的成

「那麼，假使果真把他捉住，你可答應了麼？」

「自然，我答應你了。還有別的事麼？」

「還有一件。我現在要請你喫飯。大約半點鐘可以好了。我有蠔和一對松雞，還有白酒。華生！你替我做一個陪客。」

功。」說時，就旋滿了三杯，我們各喝一杯。他又問道：「華生！你有手鎗麼？」

「有一枝老式手鎗，是從前在軍隊中服務時候用的。現在還在我寫字臺的抽屜裏。」

「快去拿來。寧可備而不用，不要用時沒有預備。」他低下頭去，看着樓下，又道：「我叮囑的馬車，在六點半鐘到這裏來的。現在已經在門外等候了。兩位快去罷。」

上了車，福爾摩斯只是說些雜事，一點沒有提起這案情。大約七點鐘光景，到惠司明斯脫碼頭。一隻小汽船已經停泊在河邊。

福爾摩斯看了一回，問道：「這船是警部中用的

麼？船上有警察的記號麼？」瓊司道：「有的，那船邊的綠燈就是了。」「那麼，快些把綠燈除掉了。」

接着，就一同走上船去。我們三個人，都坐在船尾。另外有舵工一人，司機一人，各管他的職司。還有兩個警察，形狀很勇敢，坐在艙裏，在我們的前面。

我們都坐定了，瓊司問道：「到那裏去？」福爾摩斯道：「可以吩咐司機人向倫敦塔開去。到了葉考柏孫船塢為止。」

開船以後，駛行穩速得很。兩邊帆船，雖是順風，沒有一隻不是落在我們的後面。在船裏看去，好似一部火車，在那裏狂奔，帆船卻像那不動的車站。後來我們又追出了一隻小汽船。

他快活道：「我們的船如此迅速，這泰晤士河裏的不論那一隻船，都可以給我們追着了。」

瓊司道：「是啊。這船速度極好。雖不能算泰晤士河中第一，然而能够和這船比賽的，已經少見了。」

「能够如此，那『亞勞拉』號，雖有快船的名稱，又逃到那裏去？華生！我現在不妨把破案的經過告訴你。你要聽麼？」「那是再好沒有哩。」

「我來告訴你。以前，我因着這案件的線索，總是

尋不到，憂慮得很苦。就放掉了不問訊，專心試驗化學做休息。等到輕炭的分析，已經成功了，精神大暢，然後又竭力研究案情。我想韋芹師一班人尋遍了泰晤士河，不見那『亞勞拉』號在河面上，那船又沒有回轉。若說沈舟滅跡的事，究竟不是容易，那麼，必定有一個地方，容納這一隻小汽船了。我又想史毛爾這人機警非常，然而沒有學問的，行動究不免疎忽。他在本迪邱利精舍偵伺的時候，已費過好一回功夫，附近必定特設一個機關，處理這一件事。這機關，設着既不是一兩天，那麼，取消也不是倉卒可以做到的。猜度起來，至少有一晝夜的時間。既是要一晝夜的時間，那麼，『亞勞拉』船另外必有躲藏的地方，可想而知了。」

我道：「不！這話未必正確。他在行兇以前，儘有從容布置的時間。等到寶物到手，自然也一走了事。何必要等行兇以後，再耽擱一天，自投羅網呢？」

「不對！史毛爾的覬覦寶物，已經有好幾年了。當他行兇以前，雖已得到了內線的報告，究不能自己決定，一舉手寶物就可以拿到。既是不能，豈肯把辛苦經營的機關，在沒有成功以前驟然撤去呢？還有一層，他

的同伴，既非常醜惡，倘然不善隱藏，就容易受人疑惑。所以行兇在夜間，逃走也在夜間。據密昔司史密司說，那木脚人隔窗呼喚史密司的時候，已經三點鐘了。試想近來日長夜短，三點鐘以後，天色不久便即大明。倘然不在一點鐘內，使他的同伴銷聲匿跡，那麼，天明以後人們勢必要注意到那小黑蠻人的身上，事情必連帶立刻失敗。你想想史毛爾的機警，肯這麼辦麼？所以我料定他們登船以後，走了不多路，就重行登岸，帶着他的寶物，藏在他所設的祕密機關裏。一面厚謝史密司，叮囑他不要聲張。一面在機關裏看報，觀察警部的動靜。幸而這兩天的報紙，都和史毛爾沒有關係。史毛爾自然也放懷得意，從容撤去他的機關。等到布置妥當，他可夜間從格拉弗孫脫，或是陶恩斯兩處登上輪船。然後照他初定的計劃，開到美國或是加拿大，就鴻飛冥冥。那時儘你法網大張，也是無可如何了。」

「你的話雖是近理，但不知道這麼大一隻『亞勞拉』小汽船，也能够帶到祕密機關裏去麼？」

「我料想那汽船雖不在江面，也未必遠行。因為事情還沒有大定，這汽船還有需要的時候。倘距離過遠，到應用的時候，招呼就不便當。史毛爾是一個精細的

人，我現在設身處地，替他想出一個好地方來，這地方，就是到船塢裏去修理。這樣，萬一警察知道了，既是不容易探得這船的蹤跡，到了應用的時候，招呼也很容易。故而我想來想去，實沒有再比這樣兩全其美的方法更好的了。」

「是啊！這件事真是顯而易見的。」

「世間惟有顯而易見的事，能够在頃刻間忽略過去。我既見到這一點，就換上舟子的裝束，沿泰晤士河而下。問遍了各船塢，到第十六個船塢叫傑克柏孫的，果然尋着了『亞勞拉』號。據修船的人說：『兩天以前，有一個裝木脚的人，說是船舵已壞，要來修理。我們察看他的舵，和新的的一般，毫無損壞。然而那人卻竭力說是壞的，一定要修理，並且答應多出些錢。我們沒有法子拒絕，只得答應他。』正說到那兒，有一個人，現着一副喫醉的面孔，慢慢地從船裏走起來。那人發一種舌音不很清楚的聲音說道：『我是『亞勞拉』船的主人毛迪開史密司，你知道麼？』又對廠裏的人說道：『今夜八點鐘，我的船要出塢去，開到別處去。你記着！今夜八點鐘！不要就誤！因為有兩位紳士，一定要在今夜八點鐘開行。你不要誤了我的事。』他說完了，仍慢慢地走出塢去。行時振動他的衣袋，先令的聲音，

鏗鏘鏘，好似表示近來交着好運，身邊着實富裕。我見他出去，也跟了他出去。曲曲折折走了多時，見他又走進了一家酒店裏去。方知這人酒是性命，喝酒以外，幾乎沒有世界。我暗忖跟着他也沒有益處，因便仍舊還到船塢裏。恰巧逢着一個童子，是隸屬於我們韋芹師部下的。我就命他在水邊等候，到『亞勞拉』開行的時候，揮巾爲號。現在我們的船到傑克柏孫船塢的時候，可以停在河中，不要靠近船塢。但見手中揮動，那船離開船塢，我們便追上去，那就百無一失了。如此布置，我總想把人贓並獲呢。」

瓊司聽說，因道：「無論史毛爾是不是真兇，你的布置，已足令人佩服了。但假使我處於你的地位，我一定立刻召集許多警察，吩咐他們守在傑克柏孫船塢裏，等史毛爾到來，就上前捉住他。這樣，不是更省事麼？」

「這件事我不敢贊同。史毛爾既是專門做壞事的，船塢附近，總有心腹替他偵探。倘然警士到來，史毛爾既不是極愚笨的人，決不肯身入險地。須知史毛爾的寶物既已得着，假使沒有人宣告他的祕密，這麼大的倫敦，隨便什麼地方，都可以逍遙自在。只要他一星期不

到船塢，我們派許多警察在那裏伺候，已經使我們疲勞不堪了。況且除掉『亞勞拉』一隻船以外，難道沒有別法可以幫助他逃走麼？」

我道：「何不先把毛迪開史密司捉住，使他供出罪犯匿跡的地方來。」

福爾摩斯道：「這一着似乎很巧，其實還是很笨。不過多費時間罷了。史密司這人，糊塗得很。只要給他酒喝，給他錢用，凡事都可以不問，那麼那罪犯的機關，他豈能一定知道？既不知道，捉住了他又有什麼用處？須知我在破案的法子上，凡是能力做得到的，已經想完了。只有現在這一個法子，似乎比較好一點。」

說時，我們的船，已經過了幾條橋，將要到市梢了。紅日已向西沈下，一抹殘光，反照着聖保羅禮拜堂的屋頂，變成黃金色。後來已近了倫敦塔，夜色蒼茫，遠處已辨不清楚了。

福爾摩斯遠遠指着一處桅檣林立的地方，說道：「這就是傑克柏孫船塢了。」他就從衣袋裏摸出照夜鏡來，望了一回，又道：「我已瞧見我們的童子了。但是還沒有揮動手中。」

瓊司似很性急，說道：「我們的船可以移到下游附

近。等『亞勞拉』出場，就上前襲住他，似乎比追趕來得便利。」

這時候船上的人，沒有一個不是躁急的。就是那兩個警士和司機舵工，嘴雖不說，看他的神色，也以爲快要決鬪了，都在那裏躍躍欲試。

福爾摩斯答道：「停在下游，確乎很便。但是在這緊要關頭，事事要求萬穩萬當。我雖決定他必向下游逃去。但萬一罪犯狡猾，竟向上游。那麼，我們的計畫反生阻礙，停泊在那裏，不是出了岔子了麼？所以不如就停在這裏，上遊或是下游，到那時一撥舵就行。並且船塢就在目前，童子揮巾時也很清楚，罪犯卻不能瞧見我們，地位再好沒有哩。華生！你見船塢裏煤氣燈光的面，往來的是誰啊？」

我道：「是啊，我看見的。這是船廠裏的工人啊。」他在百忙中，往往喜歡高談哲學，好似沒有什麼事在他的心上一一般。這時他忽道：「他們外觀雖是粗陋，天良卻沒有失掉。我們不應當見他們醜陋的形狀，就輕視他們的人格。人是一種奇異的動物，不論什麼人，不論他原因結果如何，人人都有一個天良，這是一定的。」

我道：「無論何種動物，必定有一個靈魂。人的天良就是靈魂啊。」

他道：「溫何禮特曾經研究過這一點。他說：『人們初生的時候，好似未經分析的礦物。等到他和社會接觸，就變成一種機械了。善惡之途徑分開了，在勢不容易挽回。所以在人們剛踏到社會上來，我們雖是不能斷定他將來要做什么事，可是他將來成功怎樣的人物，卻可以預料的。不過人格雖不同，天良卻永遠不滅。凡是研究性的統計，都是這般說的。』」

說到那裏，忽然舉起手來，指着船塢道：「那邊不是手巾麼？」我道：「是的，就是你的童子。我可以瞧見的。」

福爾摩斯道：「那麼，那邊是『亞勞拉』號了。機工！快些開足機力！追那黃燈的汽船！天哪！他已知道我們的計畫了。我把這計畫洩漏出來，真是該死。」

那時『亞勞拉』號已經開出船塢，靠近了岸，向下游很快的開行。片刻間，已趕出河面上的幾隻商船。瓊司見了，只是搖頭。

他道：「這船神速極了。我們要追着他，覺得很不容易。」

福爾摩斯咬緊了牙齒，說道：「我誓必追着他！機工！快些加火力！盡他的速度！就是燒掉了我們的船，我們也要追着他的！」

機工聽了，就拚命把煤加上去。汽笛狂吹，引擎也是格格地狂響。火聲轟轟，也因此加壯我們的膽。船在水裏，好似一隻巨大動物，衝波突浪而進。那時潮水正在靜止的當兒，我們的船驟然猛烈的激動，浪花就從船舵的左右，分開着湧起來。船頭上也掛了一盞黃色的大燈，光線射得很長。河面上正對我們船頭的，遠遠有一點黑影，就是『亞勞拉』。他的尾部，也是浪花捲起像一堆堆的雪，足見他機力的神速。那時河上船隻極多，往來好似穿梭一般。我們的船橫穿側繞的過去，掠過許多船隻。恐怕在黑夜中誤撞別船，因此一壁前進，一壁還大聲嘩噪。『亞勞拉』雖是很快，我們的船也是拚命的追趕。

福爾摩斯時時看着火輪，火簇薰灼到他的面上來。他還是狂喊道：「加速力！機工！加速力！剩一磅的煤，也要盡量加上去。」

瓊司的眼光看定了『亞勞拉』船，說道：「我們的船已經接近那船，不久可以追着了。」

我道：「是啊！再隔幾分鐘，那船必定給我們追着了。」

正在這時候，不幸的事來了。忽地有一隻汽船，拖了三隻貨船，橫在我們的船的前面，好似故意為難。我們的船急速撥轉舵來，避開他，僥倖沒有碰撞，然而『亞勞拉』已經有二百碼的距離了。只是望過去，還能够看得見沒有出視線以外。因為這時候暮色既重，星月漸升，比較晚時的光線，來得明亮些。福爾摩斯見那船相離漸遠，格外催促機工。機工也發憤了，不管危險不危險，盡力把巨大的鐵剷，刮足了煤，倒向煤爐裏去。汽鍋也膨脹到極度，船身震動，比以前更加劇烈。不多時，已經穿過一個小湖，掠過西印度船塢，和第脫福特船塢，又繞過狗島的旁邊，離開『亞勞拉』又漸漸的近了。瓊司急速把我們船上所設的放射夜光機，旋準了光頭，正照在『亞勞拉』船上。見那船上，有一個人坐在船尾，兩脚踏着一種黑色的東西。還有一件黑物在他的旁邊，似乎有毛的，極像鈕芬蘭種的狗。一個童子把舵，料想就是史密司的長子。史密司在艙裏火光濃烈的地方，曲着背，彎着腰，兩手如飛，盡力把煤送到煤爐裏，一刻沒有停止。看他們的情狀，似乎初出船塢的時

候，船裏的人並不知道我船在那裏追逐。等到瞧見我們的船曲曲折折的跟着，方始知道我們的目的，特地爲追趕而來，於是他們也就不能不竭力的狂駛了。追到格林維志，兩船相去不過三百步。到了白拉克華爾又近五十步，相離已只有二百五十步光景。咳！我曾經打過獵，又經過不少地方，然而總沒有像今天那一般冒險。我們竟在泰晤士河上，不顧性命發瘋似的追人！這時候我們的船，和前面的逃船，一步步近一步。夜已深了，無論什麼聲音都沒有了。因此「亞勞拉」的機聲，更聽得一清二楚。看那坐在船尾的人，仍舊坐在那裏，只是已不像以前那般從容，驚恐的形狀全露出在面上。時時迴過頭來，看我們的船，似乎在那裏估量兩船的距離。兩手常常揮動，十分忙碌，不知道做些什麼。後來我們的船追得更近了，兩船距離只有四隻船的空隙。瓊司大喊道：「前面的船，快些停下來！」那船不答應，開得格外快。我們又一步步追緊。大家都把性命放在腦後，一壁逃，一壁追。沒有多時，已近河口，一邊岸上是裴京官路，一邊是柏倫斯坦荒野，環境非常冷靜。那時坐在船尾的人，忽地跳起來，握拳透爪的向我們的船大罵。那人容貌醜惡，聲音粗大，一望而知是個有力氣的蠻漢。

並且他立了起來，下部也看得清楚了。他的右腳，的確是一段木頭做成的。那旁邊蟠伏的黑物，聽見了他的聲音，也在那裏蠕動了。那東西慢慢地立起來，原來是個黑人。體格的短小，我從來沒有見過。然而頭部特大，頭髮蓬蓬鬆鬆，形狀可怕。那時福爾摩斯已經拿定了手鎗。我見那黑人，也拿出手鎗來準備。那黑人身上裹了一條黑絨毯，不見身體，只露出面部。然而只消一見這醜惡的面目，已經足使人夜裏要做惡夢了。他的面色極黑，眼睛極小，又凸了出來，好似兩顆銅鈴。並且凶光閃閃，又彷彿像兩盞火。嘴唇極厚，向上翻去，血牙完全露出。面部筋肉突起，張開了血盆大口，向我們的船狂罵，聲音怪異，也很像獸鳴。

福爾摩斯輕輕對我說道：「這東西毒極。你見他舉起手來，趕速就開鎗。不要讓他先發毒刺。否則我們必定死在他的手裏。」

我道：「是！」那時兩船距離，只好再容一船，看得格外清楚了。白人指手畫脚的罵，小黑人跳腳拍手，發出礮礮格格格的怪聲來。後來從腰裏摸了一回，摸出一個圓形木質的東西來，有些和學校裏所用的規尺相像。他把那東西放在唇邊。我們也立刻扳動鎗機，兩彈一齊

出去，果打中了黑人。黑人朝天一個勦斗，便從船舵邊滾下水去，在波浪裏忽沈忽浮，眼光還在那裏閃閃爍爍，不多時也就沒有影蹤了。那時白人見事情危急，自己趕到船頭上，用力扳那舵柄。那船忽轉向南去，我們也照着同一方向追去。沒有多時，『亞勞拉』漸漸靠近河的南岸，岸上荒野冷靜，月色黯淡，沿岸蘆葦隨風披掛，蕭蕭颯颯地作響。我剛想到這木脚的人，撥船向岸，一定要登岸逃遁。然而一剎那間，我們的船距離『亞勞拉』只有幾尺。再一霎眼，『亞勞拉』已經擱淺了。船頭聳起，船尾沒在水裏。木脚人窘極了，立刻從船裏跳到岸上去。可憐木脚又陷在泥裏，掙扎了長久，終究拔不出來。並且越動越下陷，漸漸陷到膝蓋邊，一步也不能移動，只能把左脚亂跑，狂喊命運的不佳。我們看了，不禁大笑起來，就把船靠近了岸，從船上擲一條長繩過去，套住了木脚人的脊下用捉魚的法子盡力把他拖到船裏。木脚人長嘆一聲，低頭服罪，也不再想逃走了。這時候『亞勞拉』擱淺在水灘上，史密司父子倆，仍呆坐在艙裏，沒法擺布。福爾摩斯吩咐兩人過船，把鐵練拖住了那船，我們的船開動了引擎，『亞勞拉』就回復自由。史密司父子倆見了，似也都快活了。

『亞勞拉』船尾有一隻黑色的鐵箱，就是木脚人坐的。拿起來十分沈重，大約就是歇爾托所以受禍的寶箱。我們要開箱，就沒有鑰匙。就



我從船上擲一條長繩過去套住了木脚人的脊下

把他運過船來，放在艙裏。我們部署妥當，方始吩咐機工轉舵，向西回去。這時船行得很慢，不再像來時的匆忙。船上除掉木脚人以外，都是笑容相對。到了先時打死黑人的地方，燈光照水，已不能再見黑人。我因想這黑人不遠萬里而來，想不到竟死在泰晤士河底的沙泥之中。這也是殘忍行兇的報應啊。

福爾摩斯指着艙面，說道：「試瞧！」我依言瞧時，艙面上有一根毒刺，大約在我們發鎗的時候放過來的。幸而沒有給他放着，否則我們也早死了。福爾摩斯對着毒刺，聳肩嘻笑，和平時一般的快活。我卻回想到

方才的情景，彼此的性命都在呼吸之間，還覺得十分驚恐。

第十一章 大宗阿克拉寶物

那一隻鐵箱，本是那所捕的罪犯等了好幾年功夫，費了千辛萬苦得來的。現在忽然到了我們的手裏，他的心上當然說不出的難過。這時那木脚人仍對着鐵箱坐着，形狀非常沈悶。我趁此機會，細細着他的容貌。他的面色極黑，很像鬼怪，兩眼閃爍地轉動，兩頰皺紋很多，七橫八豎。我因料他必時常曬在太陽裏，飽受了風霜，方始成這模樣。他的剛毅的性情，可以從兩頰上看出來，額骨闊大而外突，虬髯森森地遮滿了口腔。這種面相，一望而知決不是優柔寡斷的人了。他的頭髮短而濃黑，間或有幾莖白髮，夾雜在中間。猜他的年紀，總在五十左右。這人平時似乎不是多憂慮的。這時候，悲憤之氣，卻充滿了兩眼，低下了頭，常常把手上所帶的鐐，敲着膝蓋太息。或者張大了眼睛，看看鐵箱，看看我們的面孔，發出些可怕的冷笑來。

福爾摩斯摸出一枝雪茄來，點着了火吸着，慢慢地問道：「約納生史毛爾，我很抱歉。不想結果到如此地

步。」

史毛爾逕直答應道：「是！先生！我也沒有想到結果竟會如此的。但是我有一句話，請你相信我。那歇爾托的兒子白沙洛，我實在本不想殺死他。爭奈吞加這廝，天性殘忍，不聽我的命令，就把毒刺放他。我當時見了，心上十分忿怒，立刻把繩尾打那吞加。然而死者已經不能復活了。」

福爾摩斯道：「吸一枝雪茄！並且你身體已溼，更喝一些酒罷。」他說時，取了雪茄煙給他，又親自拿酒瓶來，斟了一杯，授給他飲。福爾摩斯問道：「你如何可以料定這弱小的黑人，能够抵抗白沙洛，竟冒險攀繩而上呢？」

史毛爾道：「你已知道我攀繩而上麼？你對於這事既然像眼見一般的明瞭，我怎好不把實情來告訴你呢。我攀繩而上，意思是想奪取寶物。心上既沒有殺機，也很不願意和白沙洛抵抗。因為我們進房的時候，正是白

沙洛平時就晚餐的時候，倘然他仍舊照着老例，去就晚餐，我們乘隙而入，盜竄而去，既可不必抵抗，更無用毒刺。誰知白沙洛那晚偏偏不會出去，吞加又太殘忍，就意外的釀成了血案。但是假使主人並不是白沙洛，卻是歇爾托本人，那麼，我殺死這個老賊，真像吸這雪茄一般，毫無憐惜。現在老賊沒有正罪，先自死去，竟致延禍他的兒子。他兒子和我不沒有冤仇，因我而殺死他，我心上真十分不安的。」

「現在你已經屬於蘇格蘭場警探官密司脫瓊司的權力之下，殺人越貨的罪惡，再不能逃免了。但是密司脫瓊司是很仁慈的，將要把你押到我的家裏，使你在未審以前，先招了供。你倘然能够把心中所有的意思盡行說出，我或者可以幫助你一點，使你的罪名減輕些。我知道吞加的刺，毒性很厲害，一進了人們的皮膚，立刻就要死的。我想在你上樓的時候，白沙洛大約已經死去了。」

史毛爾道：「是的。我上樓時候，見死者仰起了頸子，作可怕的笑容，我幾乎嚇煞。因為我雖請吞加做助手，吞加殺人的情狀，這一回還是第一次看見。那時我恨極了，假使吞加不逃，一定要打得他半死。事後吞加

告訴我：他在匆忙的時候，遺留一小匣毒刺在房裏。咳！倘然沒有這一個失着，我那裏會給你們捉住呢？雖是你們的探術高明，往往出人意外，但是這一隻小匣，着實幫助你們的成功不少呢。」他勉強笑了一笑，接續道：「這是我自己不好，本不能怪怨你們的。這事離奇得很，若把前後經過回想起來，真是可笑。我爲着企想那五十萬鎊的寶物，冒了這個險。我前半生囚禁在安達門荒島，經過了別人沒有經過的危險，受過了別人沒有受過的苦難。但是假使這寶物到了我的手，我還可以在達脫摩爾建築着精舍，享後半生的福，償還前半生的損失。可是天竟不饒赦我，一定要使我把後半生也斷送在監獄裏。那麼，這一大批寶物，委實是世間唯一的毒物。得着了非但不能享福；反而足以召禍，至今迴想，我實懊悔碰見了那印度商人阿格梅。當我初見這人的時候，以爲此後已轉入佳運，一生喫着不盡了。誰知碰見他的日子，就是罪惡的開端日子，一過了這天，我就永遠在地獄裏，不能振拔了，並且不單是我喫了阿克拉實物的苦，就是阿克梅特也因此受了殺身之禍；蒙斯吞大尉因此不得善終，歇爾托老賊，因此憂懼而死；我和我的同伴，也因此陷入牢獄。」

瓊司從外面走進艙來，聳肩笑道：「你們三個人，好似親戚情話了。我須得喝一杯酒，慶祝成功。雖是我們只捉住一人，然而一人已死，可以無慮。福爾摩斯！我想不到你的推斷事理，這樣神明，竟出我意想之外呢。」

福爾摩斯道：「這事已完全成功，結果總算圓滿了。但是我想不到那『亞勞拉』竟有這般速度。」

瓊司道：「史密司說：這船在泰晤士河上，速度算得第一了。倘然還有一個人幫助着司機，那我們的船決不能追着。然而史密司自己陳辯，他對於血案情形，完全沒有參加。」

史毛爾道：「是啊，史密司的確沒有和我同謀，我也沒有告訴他一個字。我因着他的船行得很快，所以出重價雇他。並且和史密司約定，倘然能夠開到克拉維生脫，和我自備的汽船『愛史滿拉德』號相遇，換船開到布羅塞，那麼，船價以外另有重謝。史密司貪我的錢，故而替我做事；對於我奪取寶物的事，委實一點不知道。」

瓊司道：「既然如此，他沒有罪，自然不能胡亂科罰。並且我們的責職，在乎追捕；按律論罪的事，原不

能在短時間決定的啊。」說時，有得意的顏色，似乎對着罪犯，表示他的尊嚴，和破獲的功勞。福爾摩斯看了他的情狀，略露些不屑的語氣。我也因着他毫無功績而驕傲如此，有些輕視他的意思。

停了一回，瓊司又說道：「這裏離開克斯哈爾近了。華生醫士，到了橋塊，你可以帶了這鐵箱上岸。這一着我是負重大責任的。因贓物得到，照例須先由官廳開驗，然後發還原主。但我們既有成議在前，自然不能失約。不過帶這鐵箱去，責任很重大。我應當派一個警士保護你。你坐車去麼？」我道：「是。」

瓊司道：「可惜沒有鑰匙。否則我們不妨先行開看，他的內容究竟如何。你帶了去，恐怕也要敲破箱蓋，方纔能夠開看呢。罪犯！鑰匙到那裏去了？」史毛爾道：「在泰晤士河底。」

瓊司道：「嚇！我們三人已經爲了你大費心力。到了就擒的時候，你又要作難別人。那麼，你平時的罪惡，一定很多。現在可以有法子懲罰你了。醫士，這事是應很謹慎的，證來不必我再叮囑。你回來時，須帶了這鐵箱，到塔格街和我等相會。我們未往警署以前，一定先在那裏休息，並且等候你回來。」

那時，我船已經到了克拉惟生脫橋。水手把船傍岸。我提了這笨重的鐵箱，上岸就雇了一部街車。瓊司派了船上的一個警士陪送，那人體格極魁梧，似乎有大氣力的，就和我一同上車。車兒走了一刻鐘光景，到了密昔司西西爾弗來司脫那裏。一個女僕聽見了敲門聲，出來開門。見我深夜到來，面上露出驚訝的神氣。伊問道：「先生何以來得這樣晏？主母已經出去了。出去的時候說，要到半夜方纔回來。現在只有密司蒙斯吞在應接室裏。」我就吩咐警士在車上等候，自己提了鐵箱，一逕走進應接室。

密司蒙斯吞靠窗立在一隻籐椅邊。周身穿着白色的衣裳，腰間和頸間，都束着紅色的帶。房內燈火，靜悄悄地，光采很溫軟。伊立在那裏，慘白的面龐映着燈光，格外見得幽嫻可敬，和孤零可憐。伊的美麗的細髮，在光下飄拂，一絲絲都成了黃金之色。伊一手放在椅背上，肌膚潔白，從後面瞧去，更覺使人心醉。這時候，伊呆立着不動，心中似乎有許多思慮。等到聽得脚步聲音，迴過頭來，看見是我，兩頰上略呈異彩。

伊又驚又喜道：「我聽見門外車聲，以為密昔司弗來司脫回來了。那裏夢想得到是你呢？你現在帶了些什

麼消息來？」

我一壁笑，一壁把鐵箱放在桌上，答道：「我帶來的東西，比什麼消息都好。恐怕世界上各種消息都不能和這東西相比了，因為這東西是密司一生的幸運啊。」伊道：「那麼，就是那寶物麼？」說時語氣極淡漠，不像尋常女子，一聽見寶物兩字，要發狂似的跳起來。

我道：「是的，這鐵箱中間，就是阿克拉寶物，一半屬於你，一半屬於薩丟司歇爾托。總計他的價值，每半年坐收利息，至少也可以得到一萬鎊。試問倫敦婦女中間，可有像你那般驟富的麼？」

伊道：「我是一個伶仃的人。若不是你的助力，那裏能够如此？」

我答道：「不！不！我不敢當這種稱譽。你所以得有今日，都是受着我友密司脫歇洛克福爾摩斯之賜。須知此人料事如神，世界雖大，只要他一用腦力，就是一黍的微細，也不能逃遁。然而這事已經很危險了。這一箱寶物，終究能到我們的手裏，一半雖是人力，一半還出天意。假使天意不如此，『亞勞拉』不擱淺，或者仍

不免失敗。恐怕最後的五分鐘，還是讓罪犯逍遙遠去的呢。」

伊道：「那麼，這中間一定有奇異的新聞。你倘然沒有要事，請略坐片刻，把這事告訴我，也可以解我的寂寞。」

我就把福爾摩斯怎樣偵探，「亞勞拉」怎樣發見，瓊司怎樣誇大，今夜怎樣追趕，凶犯怎樣強悍，和小黑人怎樣打死，一節節都說出來。雖是不過說些大略，然而伊已經聽得津津有味，唇張目定，好似聽講什麼小說。講到毒刺留在艙面，我們幾乎遭他刺死的話，伊不禁狂駭色變，幾乎昏倒。

我立刻走到桌旁，斟了一杯開水給伊喝。伊道：「不必，我恐怕我友因我而遭險，所以聽見了毒刺，心幾乎碎了。幸而你沒有給他射中，我心也安定了。」

我答道：「過去的事，都是凶險可怕，以後不必再提起了。只就已交的好運說，也可以自己安慰了。這鐵箱得到以後，還沒有開過。我因爲一半屬於你的，所以帶來請你自己開看罷。這個辦法，你也贊同麼？」

伊道：「這再好也沒有了。我快活得很。」伊引手撫摸那隻鐵箱，又道：「很精美的。大約是印度製造

的。」

我道：「是的。這是印度彭奈兒斯冶工製品，在工藝中間很有名望。」

伊把兩手捧起那鐵箱，估量那箱子的重量。說道：「重極了。就是這一隻空箱，已經值不少的錢了。但是鑰匙在那裏呢？」

我道：「已給賊人擲向泰晤士河裏去了。我們可以借密昔司弗來司脫家裏所用的鑰匙試試看。倘然對的，就不必再喚工匠了。」

伊把一串鑰匙取出來。我見鐵箱的前面，有一根鐵栓，鐵栓上刻着一個佛像，佛像下面有一個小孔。我把鑰匙放進孔去，一試就對。轉了一轉，箱蓋已經開了。在一般人想來，必以爲這時候我們倆一定快活得難以形容了。因爲開了以後，中間的寶物，勢必歷歷可數了，誰知大大的不然。箱蓋開了，我的身體發抖了，伊也呆了，大家一聲都不響。原來箱中空空如也，那裏有什麼寶物。然而既是沒有東西在內，又爲什麼如此沈重呢？仔細察看，全箱都是用精鐵鑄成，有三分之一英寸的厚，似乎供給貯藏寶物用的，所以體積雖小，卻十分笨重。

停了一刻，伊才說道：「寶物失去了。」那時我暗想到寶物既已失去，伊或者可以嫁我，我們倆的愛情，倒反而沒有阻力了。無意之中，我忽喃喃地說道：「感謝上帝！」

伊似奇怪極了。問道：「你怎麼這樣說法？」我攙着伊的手答道：「寶物不失，我不敢高攀。我自從和你

見面以後，心上的情愛，給寶物箝住了我的口，竟不能說出來。現在寶物既失去了，我可以把『愛你』兩字說給你聽了。所以我才說感謝上帝！」

我又把伊攙近了些，伊也低聲道：「那麼，我也要感謝上帝。我失去了寶物，卻得到了你。」

第十一章 史毛爾的供狀

門外馬車上的警士，等候長久了，但是卻沒有厭倦的顏色。我把空箱給他看，方始失望。

他道：「罷了！寶物失去，我的黃金也失去了。否則，今夜我和孫向郎可以各得十金鎊的鈔票。」

「你不要失望。密司脫薩忒司歐爾托是一個富翁，不論寶物有沒有得到，總要酬勞你們的。」

警士心上總有些不快，搖頭道：「這事很掃興。我們千辛萬苦，結果竟如此。恐怕不單是我一個人掃興，就是瓊司一定也是大大的失望呢。」

我點點頭，就重新上車。車到了培格街，福爾摩斯一輩子三個人已經先到。但是他們到了也沒有多少時

候。因為他們起初想先到培格街的，後來變計，先到了警署裏去報告，然後押同罪犯到這裏來的。當我把空箱給瓊司看的時候，果然不出那警士所料。我見瓊司的神色大變，兩手握著，時時嘆息。我友福爾摩斯雖也驚訝，然而因為寶物的得失，和他沒有一點權利上的關係，所以仍舊安臥在椅上，休息他疲勞的身體。史毛爾坐在福爾摩斯對面，把木腳擱在左腳的上面，格格地苦笑。

瓊司叱他道：「罪犯！寶物那裏去了？是你丟掉的麼？」

史毛爾聽說笑得更起勁了。他說道：「是啊！是

啊！我已經丟到人跡不到的地方去了。你們的手，已永遠不能接觸我的寶物。須知這一批寶物，理應歸我所，我既不能安享，豈有讓別人受用。我現在告訴你，這世界上，除掉安達門島上的三個罪犯，和我本人以外，無論何人，都不能享受這寶物的權利。現在我自己知道不能享用，他們三人也是如此，我就有權可以把這大批的寶物丟掉了。你們如何可以責備我？並且我從印度到英國來，勾留了好幾年，喫過了不少苦頭，又是我一個人，代做了四人的事。所以我每逢做了一件事，必定留一張紙片，寫下四個人的簽名字樣，見得我不是無端到來。等到我失敗的時候，你們追得很急。我就起一個狠心，把寶物盡行拋到泰晤士河裏去，以洩我們四人的憤恨。這樣，我們雖沒福享用，但也不至落到歇爾托，或是蒙斯吞兩家人的手裏去了。因為我們謀殺阿格梅，奪取寶物的當兒，本來爲了我們四人的利益起見，並不是替別人造福，那歇爾托蒙斯吞兩家的人，如何可以染指呢？那寶物和鐵箱的鑰匙，都在吞加落水的地方。你們來去辛苦，竟不能得一盧卜的酬勞，我也替你們可惜。」

瓊司更憤怒了。狠狠地道：「惡奴！太可惡！你要

丟掉這寶物，索性把鐵箱一氣丟掉，就是了。爲什麼要把這空箱留着給別人？」

史毛爾斜視着他，冷冷地道：「丟掉他容易，撈尋他也容易。你們能够在河上捉住我，怕不能够在河底撈起這隻鐵箱。現在我把寶物散掉在河裏，有五英里的長，你們儘聰明，恐怕也沒有法想了。當你們窮追我船的時候，我憤怒已極，心房跳動，不能抑制，就把這寶物都拋棄了。雖是未免太犧牲，過後也並不懊悔。因爲我生平做事，不論的當不當，既已做了，絕對沒有翻悔的。不比那些婦人女子，起初發火，把牛奶倒翻在地上，後來氣平，又要對地上的牛奶，掩面哭泣哩。」

瓊司道：「你的計惡毒極了。史毛爾！倘然能够略存些公義，那麼，審判的時候，或者可以減輕你的罪名。」

史毛爾嗤的一聲，說道：「公義麼？這樣好名詞，我不要聽。倘然這寶物不歸我們所有，你的意思，應該歸誰？難道我們辛苦得來的東西，我們自己不能享用，卻給陌生人享用？這樣的顛倒，可算是合於公義麼？你現在把公義的話對我說，大約還沒有知道我以前千辛萬苦的經過咧。我住在荒野溫熱的地方，前後有二十年。

日間在門格洛夫樹下做苦工，夜間有笨重的鐵鍊加在身上。我住在監獄裏，蚊蠅來咬我，疫癘來侵我，禁卒又虐待我，經過了種種的磨折不死，方纔能够逃到英國來，奪取這阿克拉寶物。你倒說我不顧公義，不肯把這寶物給別人。天下有這個道理麼？唉！現在我想到做罪犯的苦況，心上驟覺刺痛。寧可受警士鞭打二十次，或者受了吞加的毒刺，卻不願再得到這寶物了。」史毛爾說的時候，眼紅手震，聲音鏗鏘格格，好像怪鳥。又夾着鐵鍊叮噹之聲，格外覺得慘厲可怕。那歇爾托少佐，當初一聽見他越獄逃到英國的信息，就嚇得幾乎發狂，大約也因平時知道此人殘暴，和他結了仇怨，沒法抵當的緣故。

福爾摩斯等史毛爾的氣憤略平，才對他說道：「你還沒有把以前的始末情形告訴我們。你雖說你在公義上沒有虧欠，我們也無從相信。你且詳詳盡盡的說出來，讓我們評一下子。」

史毛爾道：「可以的。你說話很和平，我必定聽命。我雖知道這一副鏽鍊，是你送給我的，然而我不敢怨恨你。因為你很直爽。你做這事，不是單爲着獎金啊。我現在情願把一生的事蹟，都告訴你。可以請上帝

做我信實的保證，沒有一字虛假。你倘然能够把水瓶放在我身旁，讓我講到口渴的時候，可以潤潤喉嚨。謝謝你！我是英國完塞斯脫省人，那地方和伯爾休相近。我史毛爾一族，在伯爾休素稱繁族。族中人雖是貧乏，都是耕種生活。往往起初貧無立錫之地，不到幾年，驟成小康之家。我喜歡游蕩，從小就在外邊胡鬧。雖也很掛念我的故鄉，可是故鄉的同族，卻都不把我放在眼裏。我恐怕回去受辱，所以索性不回去了。我在十八歲時，更窮困了，我又愛了一個女郎，窮而用情，格外見得困難。夜間細想，倘然不尋些生財之道，總是不了之局。那時恰巧國家徵兵，我大快活，自念以後我可以拿到皇后的先令了。就趕緊入了第三師的軍籍，開到印度。我既得到了喫飯的地方，又脫離了情障，不是一舉兩得麼？但是我身雖做了兵，心卻只在軍餉上面。凡是軍士皮毛上應做的事，像上操，托鎗，開步這一類，我也依樣葫蘆的做去，可是實際上並不注意在軍事。我喜歡游泳，卻又不很擅長。一天，在更其斯海灣裏學習，不到一半路，驟然碰着一個鱷魚，右腳竟給他咬了一口，膝部咬斷，血流如注，幾乎暈去。幸而有一個同伍的軍佐，叫約翰呼爾脫，他的游泳，是全隊都佩服的。

他見我受傷了，就跳到水裏，把我救起，背負到醫院裏，總算沒有死。我住在醫院裏五個月，傷勢漸漸的好了，就裝上了一隻木脚。然而終身不能步履如常了。自此以後，我想到我的年齡還沒有滿二十歲，卻已經成了殘廢，我既不能在軍營裏喫托鎗開步的飯，又不能做別的事務，天怎樣如此的窘迫我呢？不料我聞蕩了不多時，就有一個人叫阿佩揮德的，從英國倫敦來，經營種靛青的事業，要招土人作工，缺一個人做監工。這人和我們軍營中的聯隊長相識的。那聯隊長可憐我的殘廢，知道監工的事，殘廢的人還可以作，就把我薦過去。以後，我漸漸的交着好運了。脚雖受傷，還可以騎馴良的馬。因為小腿雖給鱷魚咬去，那大腿還有夾緊馬背的力量。每天日間，我騎着馬巡行田間，監督工作。到了夜間，把各工人的勤惰，報告揮德。事體既簡單，薪水又多。我就自己營造了一所小屋，有終身在靛青業裏生活的意思了。揮德的待人，也很和善可喜。他在空閒的時候，到我小屋裏閒談。一同飲茶吸煙。因為我們同是異鄉人，自然更覺得融洽了。然而此種好運，竟不能久留。我做監工不到幾時，忽地發生了印度兵譁變的事。事前一個月，各處一點沒有消息。下一個月，從休

利肯脫兩處蔓延到全國，一時各地都成了變亂的狀態。二十萬個黑頭，一天脫離了約束，那放肆橫暴的情形，你們總可以在報紙上見過了。我識字不多，除掉親眼目覩以外，簡直沒有什麼可說。我們的靛青種植場，在麥屈洛和印度東北幾省相近。亂事起了，工作只好停止。張開眼睛來看，夜裏火光燭天，那些小屋都燒去了，火星四迸，十分可怕。日間常見歐洲人，扶老攜幼，三五成羣的從種植場號泣而過，到阿克拉去。阿克拉是一個兵站，有英國兵駐守的可以保護。凡附近的僑民，能够托庇性命的，只有這一處地方。但是我主人揮德，頑固不明事理。他說印度兵的暴動，不要緊的，來勢雖是洶湧，剿平也並非難事。因此，他常常高坐在露臺上，喝威士忌酒，吸及洛脫煙，逍遙自在。他委實一點想不到殺身的禍殃，快要來了。我雖和陶孫，竭力勸他防備。揮德總是不聽。陶孫也是英國人，已有了妻子，是替揮德管帳，和總理庶務的。一天，是暢晴的天氣。我騎馬出去，視察我們的種植場，有沒有損傷。我走得略覺遠些，所以回來時已經傍晚了。我正自慢慢的行來。山凹裏，瞧見一種怪物，毛蓬蓬地血肉模糊，原來是陶孫的妻子的頭。屍體已經分裂，大半給野獸喫去，只剩下殘

餘的骨肉，真是慘不忍親。我再走了不多路，又瞧見一個屍體，手裏握着短鎗，鎗彈已經完了。那人面目反伏在地上，瞧不清楚。看他的衣服，卻就是我同事的陶孫。屍體邊還有四個土人的屍首，都是張眼吐舌，有憤怒的表示，似乎和陶孫格鬪，卻給陶孫鎗斃的。咳！那時我驚駭的形狀，現在已不能形容，但記得兩手捏着馬韁發抖，只任着馬蹄所至，一點沒有自主力了。我的驚魂未定，遠處又起濃烟，火焰從一個屋頂上透出來，望去乃是密司脫阿佩揮德的住宅。那宅子的四面圍繞幾百個黑頭。穿着大紅衣，對着火拍手拍腳的笑。後來中間忽然有幾個人，把手指着，我，接着就有兩個鎗彈，在我的頭上飛過。我想揮德既不能自保，我還要在這裏做什麼，不如趁早逃走。我就竭力趕我的馬，連夜奔到阿克拉城，求他們保護。亂事一天天的擴大，全國都震動了。暴徒們像狂蜂似的逢人便螫。阿克拉雖有安全的名，也沒有安全的實在。因為亂兵就是我們英國軍官訓練的兵，步馬礮工轆一切都有。軍械也是英國製造的，銳利無比。當教練的時候，要想用他們，希望他們成功精兵。現在這精兵卻反咬了我們平民。有些自備軍械的人們，雖是結成團體，然而寡不敵衆，形勢已經不能

了。因為倉卒成軍的平民，去抵敵訓練有素的精兵，力量上也是萬萬不可能的。況且亂事起了，土匪也利用這個機會，一塊兒鬧起來。區區僑民，平時絕沒有做過防衛的工作，驟然要他們去防兵防匪，真是難事。阿克拉所駐的英軍，除掉孟加拉步防第三隊，另有許多士兵，兩隊馬隊，一隊礮隊。以外還有一隊義勇軍，是商人書記一輩子臨時集合成功的自衛團體。我因着沒有事做，也到義勇軍裏去報名。軍中人見我身體殘廢，還肯盡僑民的義務，十分器重我，派我做輕鬆的事務。於是我的飲食起居，又有了着落了。那年七月初，我軍和亂兵在夏根地方開戰，亂兵敗退。我軍起初想窮追的，後來因着子彈缺乏，仍舊保守阿克拉城。以後雖是按兵不動，然而四面的警報，正像雪片飛來，聽見了很是恐怖。就是這阿克拉孤城，也是岌岌可危啊。阿克拉是印度中央都會中的一個。南面距離康頗亞不到一百英里，東面距離拉克拿也差不多。雖然有兵駐防，因着地方繁盛，無賴流氓，都看做利藪。所以荒僻的郊野，劫掠暗殺的事，反比別處來得多。阿克拉有新舊兩城，新城就是我軍駐紮的地方，很合宜通商，卻不宜作戰。我軍人數不多，散布在小街曲巷，立刻可以隱藏不見。不但防守困

難，就是瞭望圻堞，也不容易布置。因此，我軍的首領主張移駐舊城。在舊城和新城之間，橫亘着一條大河。從新城到舊城，景象大變，幾乎像從天上下降到地上。新城裏房屋毗連，道路平坦，住在那裏和住在倫敦無異。舊城就冷靜不堪，我平生實沒有見過像這樣的都會。至於你們，不要說是沒有見過，就是讀書也讀不到這種遊記的。舊城地界極廣，好像沒有開闢的荒島；景象蕭條，又好像是古代的墳墓。中間雖也有舊時所建築的大屋，然而大半坍塌毀荒廢，已不能住人。齷齪的街道，曲折高低，樹木遮着，陰森森的有些鬼氣。新城裏的人，既是怕舊城中藏躲着野獸，又恐怕走了進去，走不出來，平時都大家警戒，不要進去。即使偶然有人進去，一定是好事的青年們，故而敢於冒險。然而若不是聚集許多人，點了大火把，和敲鑼嘩噪，借此壯自己的膽子，終究還不敢舉步的。但是把形勢講起來，舊城扼要而容易固守。能够守住了舊城，就可以做新城的保障了。我軍的領袖，計畫了長久，後來就決定把軍隊移駐到舊城裏去。舊城一面靠河，亂兵不能飛過來的，所以不必守。其餘三面，卻都有城牆。城上有許多門，爲防守嚴密起見，本應在各門上都駐些兵。然而我軍人數既

少，軍械又缺，不够分配，不能不另外想一個救濟的辦法。因此，在城裏設立了一處防務總部，全軍的主力軍，都駐紮在那裏。各城門又各設一處警哨處，派一個白人，領兩三個土人輪流放哨探聽。部署定妥，我也受派做警哨。哨地在城的西南，城門很小，比別門更要荒涼。屬下有兩個印度兵，做我的衛隊。受委的時候，我軍領袖對我說：「倘然得到警訊，就放你的鎗。防務總部聽見了鎗聲，立刻會來援助。」我嘴裏雖答應，心上很懷疑。暗忖哨地距離總部很遠，萬一有亂兵來攻打，不知道總部的主力軍，能够來得及來援助麼？而我是新兵，又是殘廢的人，軍中的領袖，既把這警哨的重任給我，還撥士兵兩人聽我指揮，我就是沒有能力，怎好不勉爲其難呢？兩個士兵，一個叫謨罕，一個叫阿勃度拉罕，都是容貌奇醜，勇敢慣戰。細利亞瓦拉那一回戰事，兩人曾經隸屬土軍，和我英兵抵抗，土軍戰敗，他們就即投降。他們在英軍中多年，自以爲能够說英國話極純熟。實在他們的英國話中間，仍舊夾雜些印度話，我聽了很不容易清楚。我受委以後，每夜必定立在城門口，下面望望城外的河道，和新城中人家所點的燈火，借此解些寂寞，軍中鼓號的聲音，和遠遠地亂兵

吶喊的聲音相應，一夜到天亮，不會中止的。住在那裏，自己想想很危險可慮。每過兩小時，必定有一個值的軍官，到我的暗地來觀察一遍，恐防有什麼疏忽。我可以約略和他說幾句話，減掉些沈悶。這樣我過了兩夜。第三夜，霧氣重得很，間或有些濛濛細雨。抬頭一望，四面都是黑越越的。我立着很無聊，勉強學着土語，和士兵談話，然而又是大家不十分明白。到半夜後兩點鐘，我倦極想睡眠了。把鎗放在地上，拿出煙斗來，擦着了火吸着。一個士兵突然向地上拾起我的鎗，對我做放射的姿勢。還有一個，又把大刀加在我的頸上，咬牙切齒地罵我，『你倘然動一步，立刻打死你。』我嚇得沒做手脚。想這兩人必定做亂兵的內應。現在把軍械挾制我，要我開門降敵。我倘然愛惜生命，竟給他挾制，城門必破，城裏婦孺的命運，必定和康普的人一般不幸。我負着圻埃的責任，天良未滅，怎肯如此。不如拚命發一聲喊，使總部知道，早些準備，我的主見方才打定，但等不到我發聲，那兩人似乎已知道我的隱情。一個人低聲道：『不要響！我們的事，和守城的事，一點沒有關係。你不要疑心我們是亂兵。那些亂兵，那裏能夠渡河而來呢。』我看他的神色，似乎這話

不是虛假。就說道：『既是和守城的事無關，快些說出那原因來。』一個身材高大，形狀兇惡叫阿勃度拉罕的，說道：『你聽着！現在有兩條路，你可以自己選擇。一條路和我們合夥；一條路我們把你放在永遠沒有聲息的地方。你倘然真的肯和我們合夥，須把你的靈魂，供在耶蘇十字架的前面，自己發一個誓。否則，不到天亮，我們倆必定把你丟到城下河裏去，然後投降亂兵，英軍能夠怎樣？這事有生死兩路，你細細的想一回，我限你在三分鐘以內答覆。』我道：『你們不把所做的事，明白告訴我，我何從決定？但是假使這事關係全城的安全，我決不肯依從的。你快把手裏的刀殺死我罷。不要多說了。』阿勃度拉罕道：『這事和大局一點不相干。我現在問你，你和你的國人，幾萬里趕來，爲些什麼？』我道：『要發財啊。』阿勃度拉罕道：『那麼，我們也是正要使你發財。你倘然肯依從我們，我們在大刀的面前發誓。必定把寶物的四分之一給你。』我道：『發財果然是所希望的。但是在這亂離的時候，你們不肯把發財的法子告訴我，我實在不懂有什麼方法可以發財？並且寶物又是什麼東西呢？』阿勃度阿罕道：『你既要發財，快些發誓。須說把你母的身體，你父的

名譽，你宗教的信仰，在神明前發誓，以後永遠嚴守秘密，決不反唇相譏，不反手相縛。」我道：「但求無害此城，我情願發誓，永守不忘。」阿勃度拉罕道：「你既肯發誓，那麼，我們也可以發誓了。我們把所得寶物，平均分作四分，你拿四分之一去。」我道：「我們只有三人。怎麼要分作四分？」阿勃度拉罕道：「還有達司德阿克白，也是這事的主人翁，論理不能不一分給他。他不久就要來了。謨罕默德心夫，你可以到城外去等他。我要把這事的祕密，告訴密司脫史毛爾。史毛爾既已發了誓，我料定他決不反悔的。我們印度人注重發誓，只要在神前發過一回誓，就終身遵守了。雖是大刀加在頸上，也不怕的。密司脫史毛爾，你住在印度長久了，這事大約也相信的。你既相信我，我當然也相信你。萬一你有違背的日子，我們難道沒有處治你的方法麼？現在既到了這個時候，我不能不把始末情形告訴你。我們印度的北部，有一個酋長。他的領土雖小，財產極富。一半是先世傳下來的；一半是他自己向小民搜括來的。亂事起了，這酋長眼見白人的慘遭厄禍，要想附和亂兵，和白人抗拒。然而又恐怕白人一天得手，自身必有不利，遲疑長久，不能決定。後來想到一個妥當

的計策，把所有財產，分而爲二：凡是金銀錢幣，都放在酋長的宮裏，預備臨時的用度；凡是鑽石珠寶，放在鐵箱裏，差一個親信的人，扮作商人模樣，帶到阿克拉避難。然後自己投身亂黨，殘殺白人。預料亂黨如果勝利，金銀錢幣可以無礙。白人勝利，鑽石珠寶也可以保全。這個計算，真是好極了。然而你想想看，這人良心如此的壞，倘然讓他保有財產，還有天理麼？我打聽得喬裝商人的，喚做阿格梅，現在住在新城裏。因爲新城不及舊城的鞏固，所以要想搬到這裏來。他還有一個夥伴，喚做達司德阿克白，是我的同胞兄弟。他知道阿格梅帶了這大批寶物來，就來和我商量。他在今夜引他到這裏來，把那人殺死，奪取他的寶物。我們把鐵箱中的寶物平均分配，不怕不成富翁。這裏冷僻得很。殺掉一個人，那裏會有人知道？你以爲這事好麼？」當我在完塞斯脫省的時候，人命看得很重，幾乎當他神聖。無論事情如何，心裏決沒有殺人的一念。然而住在這裏，慘殺焚掠的事，幾乎沒有一天不看見的。就把阿格梅的性命，也看得和空氣一樣輕。我自以爲殺掉他，未必算是罪惡，況且又可均分他的寶物，足以使我變成富翁。那麼，我來時一個窮措大，去時頓成富家翁。故鄉的族

人，向來不把我放在眼裏的，那時也必定要變爲十分敬重我了。我真是何樂不爲呢？我想到這裏，正要回答他可以的，話，阿勃度拉罕恐怕我活動，再說道：『你不要遲疑。倘然我們把阿格梅的祕密，報告了軍中首領，阿格梅固然一樣要死，寶物卻悉數充公。在阿格梅總是一個死，與其殺死他使別人發財，何如殘殺他使我們發財。你快些決定。答應我，是我的朋友；不答應我，就是我的仇敵。』我道：『我想定了。決定遵命。』阿勃度拉罕很快活，就把鎗還我，說道：『如此最好。我們可以等我的同胞兄弟和阿格梅來了。』我道：『你的同胞兄弟，也知道我們有這個非常的舉動麼？』阿勃度拉罕道：『他是主謀，那裏有不知道的道理。你可以和我同到城門外，和謨罕、默德心夫一起等候了。』就帶了鎗，立在城外。這時候雨還沒停，天上有棕色的雲，來去推動。霧氣又重，隔着投擲一石的距離，就一點兒看不出了。城外有一條很深的戰壕，一壕裏的積水已經乾了，可以走得過去。我兩眼注視戰壕以外，希望阿格梅早些兒來，心上很覺焦急。隔了好久，果然瞧見壕外存有一點燈光，從遠處移近來。忽然那燈光給土墩子遮滿了，不一回又重新現出來。我對阿勃度拉罕道：『他們

來了。』阿勃度拉罕輕輕說道：『是的。等他走近來，你可以照着守衛城門的例，向他盤問，吩咐我們帶他進城。進城以後，我們兩人自有計畫，可以殺死他。但是你須得把燈籠照他的面孔，使得我能够認清他，究竟不是這一個人？』話剛說完，前面燈光格外近了。隱隱約約有兩個黑影慢慢地走過壕來，將要到城門口了。我就大聲問道：『是誰？』那人答道：『是老朋友啊。』他的意思，表示願意做我們的朋友，不像亂黨做我們的仇敵。我就把手裏的燈，細細照著兩人的形狀。一人非常偉大，黑鬚過腹，見了可怕。一人矮小而肥，身體成了圓形，頭上裹着黃布，手裏握着一個包，似乎很沈重。這肥人的神色很驚恐，兩眼閃閃，好似出穴的老鼠。我見了這光景，也會想到殺人的事，不是我所應該做的。但是爲了巨大的利慾，反把我的殺心激動了。就問他道：『你到這裏來，爲的什麼？』他道：『來求保護呢。我是做商業的，名叫阿格梅。從拉帕吞南到這裏來。因爲不肯附和亂黨，所以一路都遭劫掠。現在徼倖到了這裏，諒來我的身體和我所有的東西，可以保全了。』我問道：『你帶些什麼東西？』阿格梅道：『這是一隻小鐵箱，都是祖上傳下來的遺物。別人拿去，未

必值錢。我卻很不願意落在別人的手裏，所以一路竭力保護。但是我並不是窮漢，家裏也略有產業。倘然你許我住在這裏，將來還復太平，必定有些孝敬的。」我聽他的話，非常哀宛，不高興和他多講，就揮手對兩個土兵道：「快些把這兩人押到防務總部去，查究他們的來歷。」兩個土兵就帶了阿格梅進城去，和他一同來的印度人，跟在他的後面。我依舊拿了燈籠，立在城門的外面。我聽得許多人的脚步声，從近處慢慢的走遠。一回兒脚步聲忽然停了，立刻發生一種呼號聲，和格鬪的聲音。我正想回過頭去，看看他們的情狀，恰巧有一個

人，滿面都是血，從裏面拚命似的奔出來。我舉起了燈，仔細一看，原來是阿格梅。他背後緊緊跟着一個人，形狀彷彿一隻餓虎，希望得到一些點心，裝在他的肚子裏。那人身材很偉大，鬚也極長，差不多過腹部光景，就是那個和他同來的人。他手裏拿了一把尖刀追著阿格梅，慘淡的燈光，映射到刀口子上，立時發出可怕的寒光來。我見了這一回慘怖的事，便生了惻隱之心，幾乎想去救他。但是一時方寸已亂，轉念間又以爲機會一失，不能再來。我不應當放這已到手的金錢，隨着城下的風雨同去。因此，趁他快奔的當兒，舉起鎗來，瞄



那同來的土人又奔過去刺了兩刀

準在他的兩手之間，放了一鎗，阿格梅便隨聲而倒。那同來的人又奔過去刺了兩刀，阿格梅就不能再動了。咳！諸位，這就是我當時行兇的實情。到了現在，我肯和盤托出。你們果真能不能因着我真實的招供，把我的罪名減輕些麼？」

史毛爾說完了，把福爾摩斯所調和的威士忌水喝着。我細察他的形狀，知道這人當真兇惡得很，不但他行兇的時候，目不忍親。就是今天的一番口述，語氣中帶着暴厲，聽了也驚恐非常。將來雖是處他死刑，也是可憐不足惜的了。福爾摩斯和瓊司，抱膝靜思，面上露着不快活的神氣。

史毛爾覺着了，反而表示出自然的態度，說道：「我有這大罪，確是不能逃免。然而在當時，利慾既是

遮滿了我的心，士兵又把我的性命來要挾，我也是不得已做了。早知今日，就是窮困也安心了。那裏敢把監獄的滋味來嘗試呢？」

福爾摩斯道：「不必說這些空泛的話了。行兇以後，你又怎樣？快些說完那結果。」

史毛爾道：「阿格梅既是死了，我就吩咐護罕默德心夫守門。我們三人合力搬運那個屍首，搬到了一所破屋裏。這破屋是兩個士兵事前預定的，雖在城中心裏，和城門口距離略遠，並且還要經過一條曲路，方始能够走到。破屋裏的牆壁，都已損壞，磚石搖動，地板也陷下去了。我們就在隱僻的地方，掀開一塊地板，把屍首塞在下面。另外再抽出了幾塊牆上動搖的磚石，遮滿了屍體，不讓他露出一點痕跡來。然後仍還到原處。我們把鐵箱拿過來看。這鐵箱就是現在給你們拿到的，他的形式我已不必多說。但是當時箱環上面，還用一根絲編的繩，繫着一個鑰匙。我們開了箱，舉起燈來照着，見箱裏的寶石，真是多得計算不清，光彩照耀，幾乎眼花。我一時疑心身體在夢裏，不相信世間竟有這一回事。等到心神略定，方始一樣一樣的拿出來。我把那東西仔細檢點，又給我看一個飽。共計上等鑽石一百四十

三粒，中間有一塊，喚做「大模孺兒」，是世界第二大鑽石。綠玉九十七塊，紅寶石一百七十塊，但有幾塊很小，不值多少錢。紅玉四十塊，青玉二百十塊，瑪瑙六十一塊，以外還有白瑪瑙，貓眼石，土耳其玉也是很多。還有些寶石，我當時也叫不出他的名字，後來研究了長久，方纔知道。寶石以外，還有明珠三百多粒，中間有十二粒最大，用金絲穿起來，現在這珠兒不知已送到了誰的手裏去了。我從上那胡街重新得到了鐵箱以後，會細細檢點過。別的東西，都是完好如前，只缺少這一串明珠。料想在這世間，那全部的阿克拉寶物，只有這東西還存在哩。我們既已把寶物檢點過了，就再放在箱裏。走出城去，請護罕默德心夫也看了一遍，然後再大家發誓：「以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倘然違背，天人共殛。」發好了誓，又會議安頓這寶物的方法。大家以為這時候兵亂未定，倘然隨隨便便把寶物拿出來，必定要起人家的疑心。況且我們四個人，都是沒有家室的，又那裏去找妥穩的安頓地方？心想不如暫時把這鐵箱放在破屋裏，到亂平了，再拿出來均分。我們議決了，就一同到破屋裏，見一處復壁已經壞了，就扳開了磚石，把鐵箱放到複壁裏去，再把磚石砌好，回復了原

狀，另外做了一個暗記號在上面。到了第二天，我畫了四張圖，四人各執一紙，圖上有一個紅墨水的小十字形，就是寶物貯藏的地方。下面有四個十字連寫，四人在十字旁署名，就是我們發誓的表示。從此以後，我的舉一動，總是做四人的代表，儘管困頓，不肯背盟。所以凡是做一件事，和這四人都有關係的，必定留下一個四個人的簽名字樣，表明我所做的，並不是一人的私利，實在是四人的公共利益。不到幾時，亂事漸漸平復了。英軍四面逼攔來，起事的酋長潰散而逃竄。阿克拉一處，漸漸到了安謐的地位。我以為已經交到了好運，只消邀集了三人，到破屋裏均分寶物，就可以適意一世了。不料謀殺阿格梅的案件，就在這當兒發覺了，我們就同時被捕。起初，阿格梅受了酋長的命令，帶了鐵箱到阿克拉避難。酋長是一個多疑的人，恐怕阿格梅得了大宗寶物，要想起不良之心。趕緊派一個心腹，暗暗裏跟在阿格梅的後面，一步也不離。等到我們行兇的一天，那人從遠處望見阿格梅已進了舊城，方始折回新城。明天走到舊城裏來，卻找不到阿格梅，心中十分疑惑。就把這件事告訴一個軍官，軍官又去報告軍統。我軍軍統，是一個精明強幹的人，以為阿克拉是保護商民

的地方，不能讓他發生這等疑案。立刻吩咐軍士在城裏竭力搜查，果然在那破屋裏的地板下搜到了阿格梅的屍首。於是就把我們捕去，發在監獄裏。我們四人中間，三人是當日的坼壞，一人是和阿格梅同行的。大眾既都指定了我們，也無從辯說。判定了，我要抵命，其餘三人，終身監禁，後來我也得到減等，和三人一樣。但是這時候，那酋長已經因着附和亂黨，逃到別處去了。他的心腹也只好把謀殺阿格梅的事告訴，不敢把別的事宣布。恐怕這件事給別人知道了，不但那大宗寶物，一定要盡行充公，那告發的人，也要照附和亂黨治罪了。所以那人雖是知道寶物已經落在我們的手裏，終究不敢在質對的時候說出來。只說商人阿格梅略有財產，所以給我們四人謀殺。我們對於這一點，很有希望，以為現在雖是在監獄裏，倘然有一天重見天日，寶物必定仍舊要回到我們的手裏。所以當我們在監獄裏，嘗那鐵窗風味的當兒，想到以前的事，往往憤恨得發狂。但是一想到將來，又要快活起來了。我因着有這不絕的希望，所以維持我的生命到現在。不多幾時，我從阿克拉城流逐到摩脫拉島。再從摩脫拉島流逐到安達門羣島中間的柏來耶島。我的重見天日的機會，果然到了。因為這島異常荒

僻，白人犯罪流遂到這裏來的很少。我一個白人住在許多的黑人中間，官長自然要因着同種的原故，特別優待了。所以黑犯都是囚在一處的，我卻得到獨自住在黑利德山腳的希望鎮裏，自己建築了一所小屋。這屋的四周風景極好，雖是狹窄得不堪，但是做罪犯的能够如此，已經很不容易了。然而不過島上氣候壞極，瘴氣可以殺人，土番的毒刺，更是可怕。我剛到那裏，照例做苦工，或是開溝，或是種椰子樹，一天到晚工作，必定要到了夜間纔得休息。後來島上有一個軍醫，要我去幫助他料理藥物，我就脫離了勞動的工役，可以約略知道些醫藥的門徑。在那時候我脫逃的思想，終究沒有停息過，只爲了荒島孤懸在大海中間，水天無際，不知道那一天的風，才可以把我吹送到海外去呢。軍醫名蘇木登，少年盛氣，又喜歡賭博。每天晚上，公事完畢以後，就邀島上的軍官管獄員，到他家裏打牌，輸贏也很大。聚賭的地方，和藥室接近，並且有一扇小窗相通。我在藥室裏，沒有事做，總是息了火，從小窗裏看他們的賭。因爲我也是喜歡賭的，既不能賭，就是作壁上觀，也可以消遣消遣了。賭友大約有六七個，那歇爾托少佐，蒙斯吞大尉，白郎副尉，都是軍官，帶兵監察罪

犯的。其餘兩三個，都是管獄員，賭術極精，逢賭必贏，那軍官們卻常常輸的。我在旁觀，很替他們不平。暗想他們倘然不是作弊，何至於此。那些軍官都不明白每賭必輸的緣由，還說是手氣不好。不知道這輩子滑吏，自從到了安達門島以後，就把賭博做生活，手段既辣，經驗又深，門外漢去抵擋，沒有不輸的。如此又過了幾日，那些軍官因爲輸得很多，手頭未免有些窘了。但是還要費盡心思，要想翻本；所以越輸下注越大，下注越大，越是要輸。內中歇爾托少佐輸得最多。雖是間或也有小贏，可是小贏了格外興豪，輸起來就格外多了。後來弄到現金沒有了欠了不少的債。歇爾托就愁眉不展，終日不安寧了。一夜，歇爾托少佐又是大輸，和蒙斯吞大尉一同經過我的小屋門前。他們倆是知己朋友，出進總是結伴的。那時我聽得歇爾托恨恨地說道：「蒙斯吞，糟了！我已債臺高築，沒法料理。你想怎樣辦？」蒙斯吞把手拍他的肩頭，說道：「老友，不要怕。這個境况，我也嘗過，但是……」說到這裏，兩人離開我小屋已遠，下文已聽不清楚了。但是就這兩句話，已經很可以耐人尋味了。過了兩天，歇爾托無聊之至，到海邊去散步，低着頭胡思亂想。我趁這當兒，對

他說道：『少佐！我有一句話告訴你。』少佐道：『史毛爾！你有什麼事？』他說時從嘴裏拿下煙斗來，捏在手裏，等我回答。我道：『現在有大宗寶物，我不知道應該交給誰人的手。要請少佐解決。這大宗寶物可以值五十萬鎊，我不能自己用，情願送給應當得這寶物的人。但希望得這寶物的人，或者能够縮短我流逐的日期。』歇爾托聽得呆了。直視着我的面，詫異道：『史毛爾！你說什麼？五十萬鎊麼？』我道：『是五十萬鎊的珠寶，現在靜臥在一處，專等應當得寶的人去拿。他的原主，已經因了犯罪，逃到別處去了，不能再得這寶物。倘然有人捷足，就可以先得。』歇爾托道：『這件事確實麼？必定要報官！必定要報官！』他說時語氣突兀，似乎有些說不出的意思。我知道他中了我的計了。我就說道：『少佐，不要着急。少佐的意思，可以為報官妥當麼？』少佐道：『是的，這件事那裏有不報官之理。但是你必先把始末情由告訴我，我方始可以決定辦法。』我就把行兇前後的事實，都告訴他，只是不把寶藏的地點說出一個字來。歇爾托聽完了，呆呆地立着，默默不發一聲。我看他兩眼轉動，知是他的心已經着了魔了。隔了好久，歇爾托道：『史毛爾！這件

事關係重大，你不要洩漏給別人知道。我不久有回音給你。』又過了兩天，已經夜深了，全島在沈寂的空氣中間。歇爾托同他的好朋友蒙斯吞，手裏提着一盞燈籠，到我小屋裏來密談。歇爾托道：『史毛爾！你再把前天告訴我的話，說給隊長蒙斯吞大尉聽聽。』我依他的話，再述了一遍。歇爾托道：『這件事倘然確實，很可以一做。』蒙斯吞點點頭，應了兩聲『是！是！』歇爾托又道：『我和我好友蒙斯吞商量過，都以為與其報告，不如秘密。但是不知道你要什麼酬勞？倘然你要求的是我所辦得到的，我一定願意和你合作。你終須先把寶藏的地點說出來，讓我探聽虛實，然後決定。』說的時候，態度很冷靜，但是他心裏的火熱，卻可以從冷靜裏瞧見。我也把冷語回答他，熱中的情形，自問和歇爾托彷彿。我說道：『我所要求的並不奢吝。只要兩位能够把我釋放，並且同時釋放我的三個同伴。我就可以均分寶物為五分，把五分之一送給兩位。』歇爾托有些不快活的神氣，說道：『你說五分之一麼？為數很小。那也不值得了。』我道：『雖是只有五分之一，然而兩位已經可以各得五萬鎊哩。』歇爾托道：『然而你的罪案已經定了。要釋放你，很是困難。』我道：『不必兩位

正式釋放，只消監視得寬一點，並且略略幫助些，我們就容易自己離去。現在我們最感困難的，就是重洋不能飛渡。但是印度各處的船隻很多。兩位倘然能够代我們雇一隻船到這裏，船裏只消準備幾天的需要，不必太多，我們就可以連夜上船，開到印度。兩位另外從別船趕到印度，和我們相會。然後均分這寶物，那麼，一切都可以舒齊了。」歇爾托道：「想逃走的，只有你一個人麼？」我道：「不！我們四人生死在一起。若不是全逃，我決不單獨逃的。」歇爾托對蒙斯吞道：「這人不忘記他的朋友，還可以信託。蒙斯吞！你以為和他合做這一件事，不要緊麼？」蒙斯吞道：「不要緊。這件事雖是很卑鄙，但是一天得了錢，卻很快樂了。」於是，歇爾托便對我說道：「既已如此，你就應該把寶藏的地點說出來。我可以請假到印度去，探聽你說的對不對？」我見他心上的熱度漸高，格外說得冷淡些。我答道：「你且不要性急。這件事還要去徵求我同伴三人的同意，不是我一人可以獨斷獨行的。」歇爾托發怒道：「那些黑奴，和他們多說什麼？」我道：「不管黑奴，藍奴，當初既是和我同事，我當然不能够半途拋棄。」歇爾托見我不能通融，就約定下一天續議。到了下一

天，我邀到了謨罕默德心夫，和阿勃度拉罕，達司德阿克白三人。我告訴他們這一回事，三人都答應了。就議決先由歇爾托告假到印度去探聽，有沒有這大宗寶物。假使有的，就雇一隻船到島上來，停在隱僻的地方，使得我們四人能够連夜逃去。歇爾托仍舊到島上銷假做事，另外派蒙斯吞告假到印度，和我們均分寶物。歇爾托應得的分兒，就由蒙斯吞代拿。這件議案決定了。六個人再發誓，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我就在燈下加畫兩張圖，交給歇爾托蒙斯吞兩人，各執一紙。圖上仍舊有四個人的簽名，表示不忘本來。」

史毛爾說到這裏，忽而長嘆道：「咳！我絮絮聒聒的說了一大堆的話，你們一定覺得討厭了。密司脫瓊司性急，面上已有了不高興的神色了。現在我須得說得簡單一點，歇爾托得了圖，一到了印度，就不再回來。蒙斯吞拿了一張紙來，告訴我道：『歇爾托少佐辭職回英國去了。這是某郵船的搭客名字。少佐的名字，也在上面。』我驚問歇爾托何以驟然想回國。蒙斯吞道：『他的父親病故了，遺產極大，都給少佐。少佐以後可以做富翁，不必再到這裏來受磨難了。』我道：『不！我們必已給歇爾托老賊所欺。他獨自拿了寶物回去了。』蒙

斯吞不信，告假到阿克拉去察看，果然寶物鐵箱已沒有了。我大憤怒，日夜思想如何報這個仇。逃走咧，尋歐爾托咧，殺死他咧，這三件事沒有一刻不在我的心上打轉。那寶物的能否再得的問題，反而不及報仇的重要。但是相隔萬里，還有法律限制着我的自由，儘是我發瘋，也沒有法想。一天，蘇木登醫生有些小病，不能做事。兵隊從森林裏救了一個土番回來，那人生着熱病，奄奄一息，快要沒命了。我因為略懂醫理，就把藥給他喫，並且看護他。這土番雖是和毒蛇一般凶悍，可是在將死的時候，有人救了他的生命，也一樣知道感激的。住了兩天，他的病漸漸好了，和我竟成了知己朋友。並且願意常住在我的小屋裏，不願再到森林裏的老家去了。我和他住了長久，略略懂得他的言語。知道他的名字叫吞加，素來是搖船的。並且自己有一隻樹皮船很大，可以渡過洋海。我聽了這消息，知道時機已到，便立刻和他商量。叮囑他在某天深夜，把樹皮船停在一個舊碼頭旁邊。這碼頭地點很冷僻，平時人跡不到的。在那裏出發，可以決定必沒有意外。再吩咐吞加在船上多帶些糧食，像番薯這一類東西，以便渡海時果腹。那時吞加已經發誓，永遠做我的朋友，聽了我的話，一點

不耽擱，立刻去預備。到了那天深夜，我從小屋裏偷偷地到了碼頭。忽然瞧見巡丁潘生也立在碼頭上。這人性很慘酷，我到了島上，屢次受他的虐待，心上雖要報復，在勢有所不能。那時我見他背心向着我，報仇的意念忽地起了。這好似上帝要我離島以前，還清一切的債。但是手無寸鐵，尋遍了海邊，連一塊石子也很難



我跳了三跳便跳到潘生的後面

得。倘然空手去抵敵有鎗的人，必定糟糕。我又轉一個念頭，忽地自己快活道：『我隨身有一件軍器，爲什麼不用？』我就自己脫下木腳來，跳了三跳，便跳到了潘

生的後面，用盡氣力，把木脚向潘生的腦後打去。潘生正想回轉身來開鎗，卻已經昏倒了。我因着兩脚重力不勻，也跌倒在地。吞加從船裏出來，背了我上船，趁潘生還沒有醒，就解了繩，向茫茫大海裏行去。過了一點鐘，我們已經在島外了。島上官兵雖嚴密，也沒有法想了。但是我木脚上，至今還隱約有些血痕，那就是潘生的腦血，可以算是我到安達門島的紀念。吞加自知這回遠行，不是就可以回來的，故而把他所有的東西都放在船上，從他的衣服，食物，軍械起始，直到他天天禮拜的菩薩，什麼都有。內中有一桿長矛，幾張草席，我就把長矛做了桅桿，又把草席做帆。掛了帆，任着風駛去。行了十一天，碰着了一隻商船。船上是運巫來由人，從新加坡到結結打去燒香的。我們就狂呼救命，登到他們的船上。船上乘客很多，並且很嘈雜。我和吞加的來歷，幸而沒有人過問，我們才安全脫離了重洋的危險。自此以後，我所經過的危險還有不少。我偷然仔細說來，恐怕到明天天亮，還不能說完。只是有一句話可以包括，我一心只想早日達到倫敦。可是倫敦總不能就到，我夢裏也殺過歇爾托好幾回，卻是我總不能和歇爾托見面。這樣過了三四年，我和吞加果真到倫敦了。

到了那裏，歇爾托的住址，自然容易找尋。然而寶物不是仍舊存在，卻很難探聽。我就運動他的幾個僕役，做我的內應。這幾個人的名字，我現在不願宣布。因為主謀是我，事體成功，我享受利益，事體失敗，我受罪罰，不必拖累別人。後來做我內應的，探得寶物還在，並沒有變賣。我就躲在他住宅附近，希望得到一個機會，就前去奪取寶物，並且報我的仇。可是歇爾托自己防衛得很周密，兩子和僕役以外，還有兩個力士。我自己估量了幾回，終究不敢冒冒失失的下手。一天，我知道歇爾托將要死了。我不能再耐，就一逕闖進他的園裏，在窗下偷看他的動靜。我見歇爾托奄奄一息，剛在那兒和兩個兒子說話。我憤怒極了，想等他的兩個兒子出去後，我就走進去殺死他。一回兒歇爾托忽張眼長號，和這世界告別了。我見他已經死了，也就不再想戮他的屍首，就即退了出來。到了夜間，重又走去，想在他的遺留的紙片中間，探尋寶藏的地點。可是歇爾托生前狡猾，死後也仍險惡，竟一點沒有痕跡。我惱怒之極，就寫了一張『四個人的簽名』，放在他房裏，表示我所以深夜前去，另外有事，和平常的小竊不同。後來，我因着就擱在倫敦已經長久了，生計很窘。幸虧吞加能够喫

生肉，能够做土風舞。我就帶了他到市上，租了一間小屋，命他扮演野蠻社會的情狀，和演劇一般。一時倫敦市民，以為沒有見過，都來見識見識，看的人很多，我們就靠此微利過活。我雖是很苦，卻仍舊運動做內應的，時時把本迪邱利精舍的消息告訴我。這幾年，只知道白沙洛遍尋寶物不得，別的消息卻沒有。直到現在，方知寶物已經在白沙洛的閣樓裏發見了。我恐怕發見以後，不就去拿，一定要移到別處去的。因此，趁他不備，自己先到他的園裏察看房屋建築的形狀，以便下手。察看了長久，知道閣樓既高，決不是我殘疾的人能够上去。但是閣樓上有一扇小窗，倘然在晚上白沙洛進餐的時候，乘他不在房裏，我和吞加同來，或者可以成功。計畫既定，又探明了白沙洛晚膳的時間，到了夜裏，自己帶了一根繩，叫吞加盤在腰裏，先攀登屋頂從小窗裏進去。約定到了白沙洛房裏以後，就從前窗口掛下繩來，拖我上樓。不料吞加從閣樓到了房裏，見白沙洛也在裏面，剛在那裏把寶物搬出來，估量他的價值。吞加心想不把他殺死，決不能做事。就從衣袋裏摸出毒刺，放過去刺死他。等到我到了樓上，見白沙洛已死，十分火冒，就把繩梢打那吞加，打得他半死。然而白沙

洛已經無救了，祇得把寶物先宕了下來，吞加又將我縋到下面，他才照着原路回去。那時我仍舊留着一個四人



吞加又將我縋到下面

有一種原因。我說到這裏，全案始末，都明白了。像福爾摩斯的精明，量來也沒有什麼再要問了。但是我有一事，不能不替史密司洗刷。因為『亞勞拉』船所以供我使用，是因我聽得這船有迅速的盛名，故而出重價雇用，實在並不和史密司同謀。史密司見我們的舉動奇怪，心上一定起些驚疑。但是他喜歡喝酒，喜歡用錢，但把酒給他喝，把錢給他用，他便一切都不管了。咳！我到這時候，我若不把原原本本說出來，你們也無可如何。所以我一定要把真情告訴你們，並不是討你們的歡心，也不是有什麼要求，實在要使人們知道歇爾托待我

簽名字
樣在房
內，教
人家知
道這寶
物的得
而復失
，內中

的不合，和白沙洛的慘死，實和我沒有關係的。」

歇洛克福爾摩斯道：「好啊！你所說的故事，前半節我不知道，後半節卻都和我所猜度的符合。但是房內的長繩，我沒有想到是你們所帶的。不過吞加的毒刺，既已都遺留在房內，怎麼在我們窮追的時候，他還能夠放一根給我呢？」

他道：「毒刺已經丟完了。所剩的只有這吹筒中間的一根罷了。」福爾摩斯道：「這是在我意料以外的。」

史毛爾道：「你還有什麼要問麼？」我的同伴道：「要問的已經問完了，你能够詳細告訴我，我心上很感激。」

瓊司起立道：「密司脫福爾摩斯，你的技能真神奇！這事全靠着你的幫助。我現在應當辦我的公事了。這罪犯留在這裏已經長久了，現在有馬車和兩個警士在門外等候，我須得帶他走了。我很感謝兩位幫助，到審判的時候，還要請大駕光臨呢。再會！晚安！」史毛爾也起來說道：「晚安！再會！」瓊司就和史毛爾一同出去。到了門口，瓊司道：「史毛爾！前頭走！我不能像那安達門島的巡丁，嘗試你的木脚。」

兩人去了，我和福爾摩斯默然相對了一刻。我開口道：「這一齣慘劇，現在要閉幕了，但是有一件事，也

須歸入劇情。我還沒有告訴你，就是密司蒙斯吞已經和我訂婚了。」他道：「這件事我不敢道賀。」

我聽了很不快活，問道：「你爲什麼對伊不滿？」

「我並非對伊有什麼不滿。伊的容貌既美，處事也很精細。當伊告訴我案情的時候，就把案中一切有關係的東西給我看，我才能够根據了各種東西，去偵探成功。伊如此聰明，做你的佳偶，怎麼說不好。然而我以爲愛情這東西，很足以汨滅性靈。假使我娶了妻，我偵探的能力，必定完全失掉。所以我寧可獨身的。」

我道：「清心寡欲，只有你呢，我那裏敢及得到你呢？但是我也疲倦了。」

「是啊！不是一星期，或者不能恢復我的體力。然而一想到這事的結果，很是快意。倘然讓瓊司一輩子魯莽從事，這案子將永沒有水落石出的日子了。然而瓊司心疑辣爾勞，已把他捕去。辣爾勞假使果真就是史毛爾的內應，那麼，瓊司也不得不看做一線希望呢。」

我道：「這事結果雖好，酬報卻很不均。瓊司得名，我得一妻，你盡力獨多，卻無所得。眞苦惱極了。」

「你說我無所得麼？試瞧火爐上還有『哥加因』呢。」

他說這話時，瘦白的手已伸到『哥加因』瓶上去了。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重排新四版

福爾摩斯探案
長篇
四簽名

實價國幣九角

外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著者 柯南道爾

譯者 程小青等

發行人 張靜江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各埠世界書局

¥030

